

武帝好學貴人品，敬慕那不屈於天子的耿介的嚴子陵，把後漢一代的民心奮然興起了。在前漢貴經學的結果，修學成了仕進的手段，然不知道其為一種趣味性。於是產生了光武及其佐命功臣鄧禹寇恂馮異賈復等。如嚴子陵學老莊隱君子，為光武底學友，光武敬慕而授以顯榮的地位，然子陵視若敝履，捨而不顧，垂釣富春山下，以終一生。其恬淡之趣，前漢實無其人。且因此種人物一出世，後漢書別作獨行逸民等傳，在人間榮華以外，開一種理想的世界，這似乎是經學底反動，然間接地可以說是受了經學底影響。雖飛於空中，仍是以地面為基的呀！

貴名節重
意氣的風
尚

這樣結果，貴名節，重意氣，造成了一種敢於為他人所不能為的風尚。例如教梁丘易的范升，嘗為出婦所告，繫坐獄。時弟子楊政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道傍，潛伏候車，駕直訴。侍衛武士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去，又以戟刺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動帝心，范升於是被赦。楊政由是顯名。李固被戮時，弟子郭亮負斧鑕上書乞收屍，由是顯名。政傳這是感於師弟底恩誼的；或有感於知遇之恩，對於友人之喪有如對父母之三年的喪的。李恂傳 樂恢傳 桓典傳 荀爽傳或以爵位讓於其庶兄或異母弟，或其他以高節得名的也甚多。韋元成 鄧彪 劉愷 桓郁 丁鴻 郭躬 徐防等傳是等貴名節的結果，有為了朋友復仇而行刺或成為任俠之類，蔑視國法的極端的行動也發生了。何容 鄧暉

黨錮底發
生

貴名節，重意氣，雖是美風，然稍過度，遂失中道。黨錮之起，正是為此。漢書黨錮傳序云：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倅直之風，於斯行矣。

後漢從來是貴名節的，故後漢末，桓帝靈帝暗君庸主相繼，政權移於宦官宮妾之手，政府寧說是污穢之所，在野高名之士，却爲世人所憧憬。公卿以下皆折節下問於此等人，以採取其意見。是等名士，殆如今之政黨首領。先有竇武、劉淑、陳蕃三君，其下有八俊、八顧、八及、八廚許多名士，互相標榜，政府失政，滔滔彈劾。政府自然是以國賊目之。桓帝延喜九年，有因些細事殺人的事，八俊中的一人李膺與太學生結託誹訕朝廷，誣爲敗壞風俗。帝怒，下逮捕令，執膺等二百餘人，詈爲黨人，下於獄。翌年竇武等表赦歸，然書其名於王府，終身禁錮。被禁錮却爲名譽之的，前面的三君、八俊等續出，其中八及中的一人張儉彈劾中常侍侯覽，帝捕儉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其後又捕太學諸生千餘人，凡與黨人有緣的悉被禁錮。不久黃巾賊起，黨人乃被赦歸，其刑罰頗慘酷。由是黨人之名愈高。范滂初出獄歸時，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千兩。滂傳甚有其黨人學徒，以不被捕縛爲遺憾而自罪上表者數人。景綴皇甫規張儉名節之貴這樣使人興奮，且死生度外視之，此可以知道了。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儒教一說是名教，過於好名，求之甚難，是亦一弊。當時政府底腐敗達其極點，彼等黨人，固爲清流正義之士，然不講求怎樣廓清政府的方法，只買其怒，以博名聲，是太利己的了。後漢書儒林傳云：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

如董卓曹操那樣的豪傑，尙懼大義名分，憚於恣肆，經學的道義觀念，沁入上下一般人心之深有如此。經學底效能在此點是很值得稱贊的。

註(1) 白虎通義漢班固撰，據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而揚終傳稱，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即日貰出。丁鴻傳稱肅宗詔鴻與廣平王諡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時張酺召馴李育皆得與於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序，言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唐章懷太子賢註云，卽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崇文總目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通風俗通爲說，實則遞相祖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尙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尙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四庫總目提要）

註(2) 古列女傳七卷漢劉向撰。曹大家註。其書屢經傳寫，至宋代已非復古本，故曾鞏序錄曹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本書然也。……王回序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嬖孽等目，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復爲他手所亂，故併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四庫總目)

註(3) 見前第三章註(3)。

註(4) 春秋繁露凡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四庫總目)

註(5) 按隋書經籍志後漢諸儒尙有下列各著爲本書著者所脫載，今補錄於此。

1. 許峻 易 新林 一卷。

2. 許峻 易 決 一卷。

3. 荀爽 九家注 周易 十卷。

4. 鄭玄 毛詩 箋 二十卷。

5. 鄭玄三禮目錄一卷。
6. 鄭玄等三禮圖九卷。
7. 蔡邕月令章句二十卷。
8. 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
9. 賈逵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本。
10. 賈逵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
11. 鄭玄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12. 許慎說文十五卷。
13. 許慎五經異義十卷。
14. 鄭玄六藝論一卷。
15. 桓譚新論十七卷。
16. 王充論衡二十九卷。
17. 仲長統昌言。
18. 王符潛夫論十卷。

註(6) 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卽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擊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尙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其說皆足爲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鳴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爲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爲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爲毛

葛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諸子之辯說，著門戶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爭，茲其發端矣。（四庫總目提要）

第五章 三國六朝時代的經學

第一節 三國時代

三國時代（西紀二二〇——二六四）四十五年間，所謂英雄豪傑爭天下的兵馬慳慳的時代，學問底不行是事實。有名的故事，魏正始中有詔議園丘，祭天儀式，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尙在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三國志王肅傳注。這一事很可以證明了。這去漢靈帝熹平四年，所謂以熹平石經立於大學的漢學隆盛時代，僅七十年，離一代大學者鄭玄底死不過四五十年頃的事。一切學者不曾聚集於姦雄曹瞞所居的魏，且又有懲於爲了能明道理，而繫於牢獄的數十年前的黨錮的那回事，當時儒學底衰頹，可以想見。雖然如此，曹操曹丕都是出色的文人，陳思王曹植尤其是空前的文豪。後面將要論到的王肅王弼何晏等也生於此時代。在魏略裏有董遇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爲儒宗。三國志注。邯鄲淳精於書法，正始石經卽其手筆。晉書衛瓘傳魏書江式傳。遇著有周易章句十卷，經典釋文。序錄十卷。左氏經傳章句三十卷。隋志。此等書物，今日雖不傳，其中幾分收入於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其易說有一種足與漢儒比肩的見識。論到這董遇有一個有名的話。從遇學者遇必使讀同樣書物百遍，

說是「讀書百遍而義自見。」但如果從學者沒有這多的閒暇工夫的話，則當以三餘的時候去讀，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晴之餘，以此教諸生，諸生於是少從遇學。王肅傳注右七儒外，到後世止，幾分有生命的著述殘留下來的學者尚有：

魏吳蜀底
學者樹觀

魏——劉楨（毛詩義問十卷）嵇康（春秋左傳嵇氏音一卷）王基（毛詩駁一卷）麋信（春秋穀梁傳麋氏注十二卷）春秋說要十卷）孫炎（禮記孫氏注三十卷）爾雅注三卷）董勛（問禮俗若干卷）陳羣（論語陳氏義說若干卷）王朗（易春秋孝經論語周官傳各若干卷）周生烈（論語周義說若干卷）

吳——姚信（周易姚氏注十二卷）唐志十卷姚信集二卷）韋昭（毛詩答雜問七卷）孝經解讀一卷，

國語解二十一卷）徐整（毛詩譜暢三卷）射慈（喪服變除圖五卷）

除韋昭國語解全部到今日止還留傳外，餘皆散佚了。但其中幾分並採輯於玉函山房。其中獨蜀學者著述不傳，但昭烈帝曾有鄭玄而啓告治亂之道的事。華陽國志卷之七以周羣爲儒林校尉來敏爲典學校尉，尹默爲學從事，許慈胡潛爲博士，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左氏春秋，來敏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治易，尙書，三禮，毛詩，論語。蜀志各傳周羣善春秋識占氣候，與人相豫言悉適中。例如說蜀與魏爭的不可豫言，蜀亡滅之時日及自己刑死，悉如其言。杜瓊亦同樣理解此種內學，惟不

甚語於人，也不傳於誰，恐怕是懼受其禍吧！他似乎是解釋春秋應用此術者，與董仲舒略同。孟光好公羊，呵譏左氏，來敏反之，好左氏，因此二人常相爭論。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左氏春秋，從劉歆底條例，到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之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蜀志卷十二劉歆底條例是怎樣底東西雖不明，大概是現今杜預底釋例底基礎。總之當時在這邊鄙的蜀也可看作爲有了著述了。又有名李譔的學者，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與王肅同樣皆是依據賈逵馬融而反對鄭玄的。蜀志本傳還有此等諸士之外，有著古史考有名的譙周學者。始治尚書兼及諸經，通圖緯，著書有古史考等百餘篇。郤正也是卓然的學者，文人。上從這等處看來，蜀却反而學者盛旺了。只地利不便，其書物不傳於中原，故多湮滅，甚爲可惜。

以上諸學者，都是三國志隋書底經籍志及唐書藝文志等所載的。其殘留的著述雖僅斷片，但其學風大略可知了。殆與因爲趙宋傑出的學者出，後來的元明諸儒，悉不能脫其範圍，同樣，三國時代，大體不過是追隨前後漢諸儒的。學問雖少，但經學不能說是全衰。特別如王肅何晏王弼例外，在某種意味上是不爲兩漢所囚的，寧說對於六朝以後的學問思想界開一新方向的人物。

王肅字子雍，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的王朗之子。十八歲時，讀揚雄底太玄，而更爲之解。文帝使大司馬曹眞攻蜀時，上疏說征之不利，遂罷其役。又上疏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並有省

徭役以使民安息的上疏，都被採用。其他在實際的政務上，有相當的功績是事實。學問初好賈逵馬融之學，而不好鄭玄，不寧說王肅一生的事業在於反駁鄭玄，而單在古書注釋上，不說彼此，只就實際地應用，其禮樂制度上立一家的見識，極力攻擊鄭玄，以漢制度爲立脚。肅於魏廢帝甘露元年（西紀二五六）薨。只不是鄭玄那樣的人格者，而偏攻擊鄭玄，所以後世學者不滿意王肅的人多。然其死時，其門生縶絰者以百數，在當時是頗尊敬的人。其遺著甚豐富，茲列於左：

周易十卷，魏衛將軍王肅注。

隋書經籍志以下同

周易音一卷，尙書十一卷（日本見在書目，今文尙書十卷，王肅注。）

尙書駁議五卷，毛詩注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二卷，周官禮十二卷。

禮記注三十卷（見在書目二十卷）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孝經一卷。

論語釋駁三卷（隋亡）孔子家語二十一卷。

聖經論十二卷，王氏正論十卷，魏衛將軍王肅集五卷。

這是在魏廷執政務旁之暇作的，其精力可驚。

他爲了駁鄭玄，僞作孔子家語，僞古文尙書也是成於王肅之手，尤其是被非難之點。家語如孫志祖底考證是從左傳史記等古書中搜集攏來使與自說暗合而作成的。僞古文尙書底僞孔傳說固似

王肅說，但其偽作的證據猶不充分；若事實如果是肅偽作的話，則從王肅時以來至東晉梅賾上頗有年數，其間王肅派的學者不必論，就是奉鄭玄的學者也當然是有的，然而究竟被保存在何處呢？特別是王肅底注釋，依見在書目，則是今文而非古文；倘若偽孔傳有似肅說的話，則偽孔傳底作者有取於肅。所謂似並不全部，不過六宗及其外二三說。雖因悉對鄭玄立反對之說，故被非難，然大體不過因為鄭玄不取馬融之說，故王肅取了馬融之說而已。

所謂鄭玄不取馬融，王肅非難鄭玄，其解釋底價值內容，從今日看來，也有很多有意義的。例如鄭玄以五帝爲五天帝，與昊天上帝合爲六天，王肅則說天只有一，沒有六；鄭玄說園丘與郊是有別的，而王肅則說是二而一。紙上之論是與在針之上論除了天使以外，何人能立得定的問題同樣，當時天子作六個祭壇呢，抑是一個呢？成了這樣一個實際的問題了。其他許多的鄭玄與王肅底禮制底相異，詳載杜佑底通典，歷代以來，採取誰底學說呢？王肅之說未必被非難吧，尤其是清朝學者萬斯大屢說以鄭玄比較，王肅之說要優勝。學禮質疑 卷一卷二鄭玄自然是大儒，但仍然不能脫離時代影響。例如經說底解釋，主要是蹈襲秦以來的漢制度爲基礎，且必定用當時流行的緯候來說明。這雖未必是鄭玄底過失，然並無永久墨守之必要。經學如果作爲其時代政治道德底標準學問的話，必得依據各個時代底特徵而多少加以變遷呀！

在前漢所謂一經或數經專門，傳書者不知詩，傳詩者不知春秋的風氣，加之重師法，弟子必得是嚴守着師之一言一句的狹隘的人。到了後漢這種障壁完全撤去，既廣通羣經，雖有師說，而可取捨自由，同是經書，今古文各異其傳統者，也可彼此傍通，以六經看作整個的東西，欲以此認識周公孔子經學底全體。其最大的代表者是鄭玄，鄭玄如宋之朱子綜合周張二程之學一樣，是企圖把前後漢今古文底許多異說適度地調和統一的。只是朱子因是論理氣心性的空理，不怎樣困難，而鄭玄是從歷史上禮樂制度有形的事實立論是頗不容易的。故鄭玄底企圖，有某點是成功的，某點是終於不成功的。所謂成功，是把周公孔子的文化造成一種有系統的組織。其不成功之點，原來因為古文與今文有着不同的系統的傳說，所以古文是古文底主張，今文是今文底主張，其說大體雖一致，然彼此折衷都作為相通的話，那就未免有點牽強了。例如周禮底制度與禮記底王制不合，公羊穀梁與左氏不合。鄭玄却爲了融通，於不便利的處所，則作為周前時代底制度。這樣，於此，有一不妥當的事，就是禮記王制作為殷之制度，對於孟子荀子所述，周之制度，也說是殷之制度。這是鄭玄過信周禮的結果。然大體鄭玄是一世秦斗是很能整理經學的。倘無鄭玄或者經學至於散逸不傳也未可知，不過宋學因朱子而造於絕境，漢學也是因鄭玄而造於絕境，故到三國時代，王肅等就應運而生了。

王肅底學問，無論說什麼都不及鄭玄，但其見識却未必能說是劣。至鄭王學問之得失，近年皮錫

瑞在經學歷史曾說過，二人都有得有失。即是鄭玄綜合六經是得，而不分古文與今文底差異，未免籠統，却是失。王肅亦蹈其轍，以古文說破鄭玄底今文說，以今文說駁其古文說，其方法仍然是古今文混合的。以上皮氏說然予對皮氏及一般今文學者之說不能全然贊同。總之異說之起有解釋上不滿足之點，這是必然的要求，不能斷滅的。僅用今文，其說明，完全可能，以此能滿足的話，那誰也不特別引出古文來了。僅用古文能够說明的場合也同樣。前漢時代，今文材料既少，且其解釋也不能使後漢人滿足，所以古文遂被歡迎了。又因單是古文而材料有不足之所，仍然兼用今文者。在此點予以爲鄭玄與王肅底方法並不應那樣非難。且今日吾人研究起來，鄭玄王肅，不單是把古昔的東西作爲古昔的東西冷靜地去研究，他們是直接地應用於政治道德的。今日研究他們，不待說如皮錫瑞或廖平，各各分析其古文是古文，今文是今文，而使其還原來看，是必不可缺的。然予又以爲綜合起來看也是必要。否則就不是實際的學問。例如公穀左氏三傳，皆異，然作爲極端地異，單是峻別，沒有什麼效能的。原來真的春秋是什麼，有怎樣地變遷，倒還有知道的必要。詩經底四家傳也是同樣。然而無論鄭玄，無論王肅，無論其後學者，所謂變遷，概沒有注意，以爲經書總是不變的東西。所以以詩書禮樂春秋爲共通的，這是鄭玄之學，比前漢諸儒優勝之點。

王肅對於鄭玄一一加以反對，寧說是滑稽。王肅在鄭玄以外，又出異說，以起波瀾，對於經學不是

惡結果，反而是欲造其極端，更給與一轉機，使回復其生命的。皮錫瑞說，「王肅出而鄭學衰。」然假令王肅祖述鄭玄恰如元明諸儒爲宋儒之說作纂疏，愈加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同樣，鄭學反而更衰是無疑的。王肅所以出詭曲的異說的，是由於易代革命不得已的事情，亦是個性敏銳的人物，不堪立於人下所致。由此對於說經啓示自由討論的餘地，實後來經學上偉大的功績。但自大主義的中國人，由此被啓發的却少，這是可惜的。經三國六朝至唐止，老莊學與佛教空前興盛，但經學依然以南北之爭保持相當的生命，流傳下來的其一就是鄭學底流行吧！予在此點是主張王肅底有功的。

何晏與王

三國時代，其綜合的大學者是王肅，然其外思想家有何晏王弼。何晏作論語集解，猶傳至今日，王弼注易老子，影響後世，在何晏以上。然王弼何晏所以至於被非難爲罪浮桀紂范寧語的，就是以老莊虛無的思想入儒教中，成爲晉朝清談的先驅。這從今日看來，不過是不知時代精神變遷的盲評而已。何晏論語集解之外並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十篇。三國志九今已不傳了。只「聖人無喜怒哀樂」之說，王弼駁之，謂雖是聖人也有喜怒哀樂，不過不爲其所支配而已。註(1)三國志鍾會傳注 何晏之說，「其論甚精」與唐李翱底復性書相同。王弼以二十四歲死，止此短短的年齡。到今日所傳的雖止易老子注，然確是天才的人物。老子注至今日止沒有誰不敬服，至於易注完全捨了鄭玄等底象數，以空理來說明，從漢學一方大被非難，然唐時孔穎達作疏，加入欽定經注之中，宋程伊川朱晦庵底傳義，大

體是王弼底樣子，從這點看來並非全然無價值的了。特別是當時好易與太玄同時貴老莊，因而佛教也非常被歡迎，這是當然的推移，如王弼何晏的稍具天才的頭腦者不能不受其感化，如果到此時代，依然守鄭玄那種的學說，其爲泥滯的死的思想無疑了。

誠然，如果老莊底思想，事實上發展的話，則儒教會因而而不行，所以真正的經學者，嫌惡之如蛇蝎，也是有理由的。然如老莊底思想，不待說也，並非離開人間自然性的思想。只不過老莊在其中是自然的，儒教可說是稍偏於人爲的這點相差而已。所以如果使儒教向上進一步的話，則成爲老莊，使老莊向下設立秩序使成組織的話即成儒教，只用之之時由人而生利害禍福罷了。王弼何晏在這點是有幾分注意到的。在前的揚雄底太玄，在後周子底太極圖說，皆不外孔老思想底調和者。然而並不把揚雄周茂叔以桀紂來比。且無論在前後漢，無論在其他時代，僅是純粹儒教支配思想界是絕對所無的。孔老二思想，要把陰陽二氣的中國思想縱斷了的，全然拒絕一方是不可能的，王弼何晏不過大胆地發表這種思想的人。這樣三國時代此三學者底功績在經學上或思想上，誠是給與一大轉機的人。

還有在此時代，與王弼恰反對而用漢以來的象數，以納甲卦氣說易的大家虞翻，居於吳。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嘗送書於少府孔融，且示所著的易。融答書云：「……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以爲騎都尉，屢犯顏諫爭，權不悅，徙交州，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作論語國語

陸績

訓注皆傳於世。翻傳其易注九卷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多引之。清儒張惠言修補而作周易虞氏義九卷，周易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翻之易說，充分地可以知道了。其易與鄭玄之易同樣，是綜合前漢孟喜京房等的思想，更緻密，其極雖不免牽強附會，然總之從左傳筮法以來的漢易，寧說是由鄭玄虞翻而被保存，更被發展的。吳之陸績也著周易注十五卷，其書雖佚，却是次於翻的名家。

第二節 晉底經學

三國時代，魏之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定五經課試之法，其後勅郡國貢士先以經學，然尙未見其效果。至晉武帝踐祚之初，立學校，行幸太學，太學生有三千人。其後至七千餘人。不久蜀吳平定，國家無事，耽於宴樂，士大夫學老莊之學，置經書於不顧，蔑視禮法，以縱酒昏酣謂之放達，交游談戲放論老莊之玄理，謂之清談，舉世之人做慕之，晉底風俗悉成非天真的了。又立國子學於學官，許五品以上的人入學，然不久內憂外患乘來，西晉遂亡。東晉成帝咸康三年，立太學，招集生徒，然士大夫習尙老莊，儒術終以不振。

晉代要是繼續三國時代，老莊佛教盛行，足稱爲經學者殆無有。只杜預底左傳注，范寧底穀梁注，郭璞底爾雅注，至今日止在經學上曾給與影響。嚴密地說：兩漢以後，至趙宋止，純真的經學可以說定

老莊之學
盛行

沒有。如唐之作五經正義，經學似與其政治一起統一了，然事實，唐之五經正義，不過把從兩漢到魏晉六朝的諸注說，適宜地折衷而已，特可稱爲唐經學者殆無有。然今日的經學，從漢經唐而得傳者，紹述之功誠不可沒。特別是與三國同樣，對於經學，多少加入了時代的色彩，這點說到經學變遷上是不能放過的。這仍然與其時代底風氣思潮有密接關係，或以經學比較，那一方更其有趣也未可知。不過是把標準略置於經學上而已。

有晉（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元年，西紀二六五——東晉恭帝元熙元年，西紀四一九）一代，百四十四年間，從政治史說是劃然分開的，然大體不過從後漢末以來繼續至唐太宗時止近似一社會現象底一幕。其中晉代富於趣味的人物輩出。總之在團體方面國勢不振，在個人方面幾有曾點「舞雩詠歸」的氣態，是很有趣的時代。比較起來，與兩漢三國判然有別。後世以爲唐朝某時代與晉相近。雖則唐是在政綱確立上的太平，晉是在政綱廢弛上的太平，有這一點不同，然大體其風氣是很相似的。其所以然，在兩朝共尙老莊佛教超世的思想，這點可以證明。至少此兩時代，經學與儒教真正意味不行是事實。何故至晉代經學廢而老莊佛教盛行呢？將在後詳述。普通的說法，在魏正始中王弼何晏出祖述老莊，其立論所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喜之者多，晉之王衍尤重其說。

朝野翕然做之，謂之一世龍門。晉書王戎傳以外竹林七賢阮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籍傳嵇康著養生論，敘

不關心世間是非的意思。其聲無哀樂論，也不過是此種思想底發揮。如劉伶底酒德頌，特別是大膽地

藐視一世的作品。伶傳其外王戎、阮籍、阮咸、注、莊子的向秀，以及山濤、樂廣、戴奧庾、數等，都是喜這樣

的思想，而慕簡曠放達的人。其反對者有裴頠、江淳、卞壺、范寧等，發憤激之言，就中裴著崇有論、江著通

道崇檢論，痛說無爲主義底不可，但終不能阻止此種滔滔思潮。

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

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愍帝紀論摺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

流俗，目縱談以清高。儒林傳序

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世反謂之俗吏。裴頠傳因是這樣的時候，致沒有一個忠心於職業者。風俗

頹廢，道德掃地，殆盡矣。雖然，以上觀察，要不過皮相之見，我們要知道老莊清談不流行的國家，而滅亡的

也甚多呢！

先說七賢中的一人山濤吧，濤好老莊，隱身自韜晦，與嵇康、阮籍都是作竹林之游的人物，他一旦

被用，盛從民間拔擢賢才，後來，都是有名當時的人物。其外濤之施設，悉合時宜，其論州郡不應去武備，

倘若採用其說，晉之社稷，其必安全無疑，其不見用，非常可惜，以此可知清談者並非亡國的人。其次作

達莊論以述無爲之貴，對禮俗士作白眼，對酒琴士作青眼，以爲應對的阮籍，本來有濟世之志，但因魏晉之際，天下多事，名士全性命者少，遂酣飲韜晦，爲免其禍。其拜東平郡相時，乘驢馬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居母喪，毀瘠骨立，飲酒斗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並不許其羣從昆弟做效其放達，其真意可知。與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合禮法稱至孝。雖此時代，決不是廢禮法道德的，我們看一部世說新語中所載德行、政治、品藻、方正，則有了充分的證據。只是做效這等諸賢的貴游子弟，無何等的學德，極其傲慢自稱放達的，當然要在例外了。這樣看來，表面經學雖廢，但事實上是決不廢的，很可以知道。又此時代不羈屬於晉的僭僞諸君夷狄諸酋長，也多修學。例如前趙冒頓族劉淵自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甚至作傲語云：「一物不知爲君子恥。」載記其子劉和也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劉聰也聰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同上劉曜也好學，卽位之後，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選民間俊秀者千五百人，使朝廷宿儒教之。同上其他前燕慕容儁前秦苻堅苻登都甚好學，建學校，養成學生數百人，其詩賦文章且有晉人不如者，雖是北狄不可侮也。

晉如前所述，在武帝建祚之初，立學校，幸辟雍，有太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

人，其才而仕四品者欲留之，祿利之道一開，紛然羣集。咸寧二年，起國子學，當時荀顛以制度贊維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張華以博物參朝政，劉實以好禮爲秩宗，文獻蔚起，有足觀者。蜀吳平定，國家無事，早已耽於宴樂，無留心學問的人，老莊清談遂以流行云。儒林傳大意然這是其表面的事。武帝當時已有學校，太學生也甚多，這未必可說是學問興盛的證據，尤其是經學，不能以這等的事去論盛衰的。兩漢經學雖盛，然其奔獵祿利的官僚，要算多數，真正對於經學具有趣味而研究的却極少數，比較起來，晉代經學，決不能說是衰微。關於晉人所著的經書，還算可以。今隋書經籍志姑從略，而把載於玉函山房的佚書檢視，決不劣於兩漢及其他時代。今避一一列舉其書名之煩，在易有十二人，十二種，書有三人三種，詩有四人四種，禮有二十三人，二十三種，春秋有十人十種，論語有十七人十七種，其他爾雅經總還有若干，這等中間，除數種外其全文逸的居多，雖在今日十三經注疏中稍有引用者，但無什麼創說，以外單是記誦昔時訓詁的宿儒老先生也不少。

易在當時與老子共貴，稱爲老易，清談家者流自然以王弼一流的合理的解釋來說明。然漢魏象數卦氣納甲等也研究，且欲以之作人事的或合理底說明的學者也有。這就是向秀張璠干寶等底易說。就干寶爲有名。唐李鼎祚底周易集解有云：「刊輔嗣註(3)之野文，補康成註(4)之逸象，」其大部分就是干寶之說。今由此看來，漢易只是論空理的象數卦氣，王弼只論人事與空理，干寶等却是折衷

於此兩者，欲通象數，以引出人事理論的。宋之程朱之易，很受了這種感化的。道安法師說易「以感爲體」，這是占筮上的話。

就書而論，晉是重大的時代。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有名的五十八篇偽古文尙書在晉代出現於世，至宋之朱子止，誰也不知其偽。至明之梅賾，清之閻若璩始證明其偽，然實因隋書經籍志稍有巧晦之所，故毛奇齡反對閻氏至以此爲證明，然今日則誰也不採毛氏之說了。要之，在經學上這種重大事體，就發生於此時代，是很有趣的現象。惟梅賾上此偽古文尙書孔傳之時，是東晉元帝之時，陸氏釋文然有名的汲冢書，從魏王墓中發現竹書紀年易經穆天子傳等七十六篇，其時學者荀勗與和嶠把科斗文字寫成隸書，這也是元帝時。註(5)

雖是偶然，然此二事相當地爲當時所注目，則眞摯的學者，東晉確是有的了。梅氏底偽古文尙書之事，出於今之晉書何處，余尙未之見，然此時代的徐邈所輯的尙書音已及於偽古文底胤征太甲說命，梅本在東晉已通行是無疑的。據陸德明釋文，說是梅氏底古文尙書，因沒有舜典，故取王肅底注，以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學徒大盛，後范寧以之寫成今文並作注，然俗間或取舜典范注以合於孔

傳云。這樣范寧也看見此古文尙書無疑。然而這還是不明瞭。大體舜典底偽孔傳之注與范寧之注，殆是相似的。寧之尙書十卷，在唐已亡失，把穀梁傳注與今偽孔傳比較而觀，實是很有趣的事實。且元帝之時，修繕學校，簡省博士，有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等博士各一人。凡九人的記事。荀崧傳以此與隋書經籍志比較，隋志說，永嘉之亂，今文尙書已亡，古文尙書僅經文存祕府，然今之記事有尙書鄭氏，這是今文古文雖不明白，然而永嘉以後還有，是無疑的。其次有古文尙書孔傳大概是梅氏底偽孔傳，但隋志何故對鄭氏本不及一言呢？要之隋志底記事尙有疑問，偽孔傳也還是有疑問的。

論到詩，齊魯韓三家詩不行，只毛詩流行，毛傳鄭箋之外，王肅之注也行，孫毓却比較鄭王二注而作毛詩異同評十卷，以毛鄭比較寧說取王肅之處所不少。陳統又批評之，作難孫氏詩評十卷，排王肅而取毛鄭。這等之說大部分在今毛詩正義裏被引用，但沒有特別可取的處所。

當時易學者也相當地有其人，就中以干寶尤爲有名，其說在李鼎祚底集解中尤多引用。其易是陰陽術數，雖以京房夏侯勝等底卦氣納甲做解說，寶則更從歷史的一人事立論。例如「初九，潛龍勿用」之注，「聖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姜里之爻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注，「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矣。」其後，爲程伊川蘇東坡解釋易的先驅。

關於禮，沒有一個鄭玄王肅那樣的人，是當然的。然其祭天的禮，廢鄭玄底六天說，用王肅底一天

毛詩

易學者干寶

禮

說廟制也用王肅說。其他對於周禮沒有特異的著述。當時禮法雖全廢，然意外地關於儀禮尤其是葬祭方面有相當的爭論。其中特有名的是杜預之說。即秦始皇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時，當時之禮定爲漢文帝以來的三十六日的略服，直改吉服，皇太子亦同釋服。此時獨博士陳達持異議，謂今行三十六日，即以日代月的略服，爲漢帝底權制，非禮之正。尤其皇太子別無國事，自應終三年喪服。時尙書杜預評判云：「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帝卒從其說。晉書杜預傳當時杜預頗被非難，後世還有非難之者。讀通鑑論卷十一杜預之說自然有一種投時好的傾向，然自是適合時宜的方法，受到徒然以古爲貴的中國人的批評，是當然的。單是這種的議論却把一般社會重古禮的事實反證出來了。其他關於儀禮，蔡謨，賀循，謝微，葛洪，孔衍等造詣相當地深，今姑從略。

論到春秋，杜預底左氏傳集解，與范寧底穀梁傳集解，尤爲有名。春秋左氏傳底注釋，後漢有賈逵服虔之法，以外雖還多，然獨杜預底集解流行，其他自然失其勢力了。至於賈服注與杜注底得失，尤必
要冷靜地觀察，然彼徒貴漢學的結果，凡貶魏晉以下的學說的清乾嘉間的諸學者，悉難贊同。例如賈服二氏之佚說，今日雖有從諸書籍中拾攏來的，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從今日看來，或採兩漢時代的陰陽五行說，或取公羊穀梁之說，而強釋其傳文。其長所雖有，但大體仍不出杜預之注，與諸經底今文說

之次，不能不出古文說是同樣的。杜預之功，特在其釋例。原來左傳之凡例，果左邱明所作抑劉歆所作，雖不明，然是從左傳家一貫的倫理的判斷而來的，對於公穀可說是無遜色。只因左傳本文散於各處，故沒有系統地記下。從一貫的原理而演繹的來研究，至少不能不集其各條的凡例，參伍錯綜地研究。杜預大部分是努力於此的有功者，據此一部左傳無論披閱何處，比較地容易能够理解春秋筆削的意味。自然是左氏一流春秋這是應承認爲杜預底功績的。例如左傳說「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不憚舉出書弑之例，這是受後世韓非派底君主神聖論所非常非難之處，甚至說是「傷教害義。」然因傳文明明地書寫着，實不得已；尤其因是貶君主，杜預千方婉曲地布衍此旨，而說君主「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圯隔，是爲路人，非君臣也。」春秋釋例卷三這是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那樣，雖無特別罪名，然清焦循仍從後世法家底儒教底見地來說，甚以爲不可。焦循說：「杜預祖譏仕魏，其父恕與晉宣帝（司馬懿）不相能，致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尙帝妹高陵公主，遂拜尙書郎，……預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杜預集解，適爲之便，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春秋左傳補疏序這實在可以說是酷評。自然，司馬氏是亂臣賊子，但不是亂臣賊子的歷代革命的帝王有誰呢？這樣嚴密論斷起來，則中國人歷代沒有一個人能成爲臣下的，不，就是一人也不能生存，都是不共戴天之仇，以過其生活的。總之杜預據左傳以解左傳，不使混入公穀二家

之說，不爲漢時代俗間的思想所支配，是一個左傳學底大成者，其功績真不容忽視。所謂漢時代俗間的思想，例如公羊以孔子底春秋是爲漢作一王之法的那種曲學阿世的思想。然而大體儒教，如果作爲適合其時代的被改造的東西，那末杜預底左傳注是適合晉代而作的也許是不能否定的事。只從今日看來如公羊之在漢那樣露骨的一人也沒有。如焦循底思想看起來，則甚至論語孟子都是爲了亂臣賊子的口實而作的了。

與杜預底左傳相對，范寧注穀梁傳。范寧與杜預是性格非常不同的人物，他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徐邈傳其所評的左傳與穀梁傳，已經把其人物說明了。杜預是一個順應事物與世推移的人，范寧是一個反抗一世以期達到其主張的人。如以王弼何晏底貴清言主張虛無，謂其罪深於桀紂，註(5)而欲以當時勢力萎微的真儒之道改造一世，就是其例。杜預有爲傳而缺經的處所，范寧有爲經而不取其所宗穀梁傳的處所，他以三傳比較，說公穀俱有傷教害義不可強通之處。

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自絕於希通哉！穀梁傳序

這種說法誠是正堂堂的。徒拘於門戶之見，蔑視是非曲直，以阿其所好爲忠謹的漢儒，是夢想所不

及的。倘若三傳俱失其意，則並捨去而「求宗據理以通經」，尤其是對於經學的重要方法論。總之范寧對於漢儒是企圖在經學上的一大革命者，後來隋之王通，唐之啖助，趙匡，陸淳，宋之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元之黃澤，趙方等，都是受其感化，而興起者。在另一方面，如宋學底說經，開自由討論的風氣，亦可說是范寧爲其先驅。自然漢儒流門戶墨守派，所以不能說是好的，要是當然，至清朝而發揮穀梁的人，仍是不以范寧所言爲善。許桂林穀梁釋例柳與恩穀梁大義述然學問與歷史同樣是反覆的，非難，辯護未必可軒輊。范寧一方大罵王弼何晏底虛無論，一方對於經學上的門戶，墨守的態度全然一蹴去之，確是大膽的方法。與杜預注左傳不據漢儒之說同樣，仍不能不看作晉時代特有的自由思想而來的結果。把左傳及杜預底解釋與范寧底研究的態度，漸漸延長，則所謂經學，甚是自由，可謂思過半矣。經學單是作爲古典的研究的話，即假令其帶幾分自己底理想底客觀化的話，則勢必至於如此。元來公羊穀梁在兩漢一時雖流行，然其後頓形不振，晉元帝時欲置諸經博士，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却省而不置，由荀崧底上奏，稍有補救，「但終有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荀崧傳的話。雖然這樣，但范寧外，還有劉兆，江熙，徐乾等前後研究公穀二傳，又如劉寔「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郵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劉寔傳。既是高士，又篤學，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皆反公羊傳舉此

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云。定傳這樣看來，劉寔可說是公羊家的范寧。可惜其書物全散逸了。要之經學衰廢的此時代，而能把祿利之途全然置之度外以研鑽是等學問，以上數子之志，實勝漢儒萬萬哩！

在老子與易被歡迎的當時，喜好論語是當然的。其注釋的大部分，在梁皇侃底論語義疏裏被引用，但因爲不是名物制度，却是理義之說多的論語，顯著地當時的思想是被採用的。例如：「顏淵死，子哭之慟。」郭象注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仁也。」皇侃義疏引直接地就是從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之情之論世說新語而來的，間接地就是從老莊而來的思想，以孔子爲達於至人神人之域的。「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庾翼注云：

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未盡，則不可以涉險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爲指南，啓門徒以出處。豈聖賢之誠言，互相與起予者也。皇疏

這等，恐怕是從佛經尤其是維摩經的思想而來的。當時老莊佛教流行，對於孔子顏回都作爲超人看待，所以於其一舉一動，都看作從方便而來的。因爲當時老莊佛教流行，孔子顏回只討論人間事業，當時的人，不能滿足。關於這點，就是後世的周張程朱陸王也同樣。尤其可珍的，如「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張憑注：「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宏德。」皇疏此意味一行，鄉原是方外逸士，却反而成了可尊的德者。這亦是過於深思，結果反陷於不思的穿鑿附會，竟至於說許由務光要比堯舜高尚，此亦非當時不能聽見的珍說。

以上極疏略地把經學一瞥，然把當時的思想及趣味從他方面具體地表現出來的，我以為還是陶淵明之詩文，王羲之之書，顧凱之之畫。但關於這等今都可不述。三國志底著者陳壽，博物志底著者張華，也可說是當時有數的學者，雖是術數家，在當時尤為可貴的學者，就是那帝王世紀及高士傳等底著者皇甫謐與抱朴子隱逸傳等底著者葛洪。皇甫謐其學說沒有什麼可觀的，只其博綜典籍，而沉靜寡欲，作守玄論，自號玄晏先生，以著作為樂，在這點是很有趣的。而從其自所標榜之處看來，孔老兼學的色彩是很充分的，而且能各採其所長。葛洪也同樣。葛洪於大安中石冰作亂時，迫為將兵都尉，自募數百兵攻擊之，洪軍整齊嚴厲，遂破賊，遷伏波將軍，給布百匹，洪悉以之與部下將士及故舊的貧者。亂平釋武裝，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而不論戰功云。抱朴子自叙傳後被召為大著作官，不就，專攻其所自好的煉丹導養之術，聞交趾出丹，請為句漏令，許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止於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所著抱朴子，其名自然是從老子底無名之朴來的。內篇述神仙黃白之事，外篇專論當時的學藝。洪此抱朴子之外，尚有數百卷的著述。但一讀此

皇甫謐與
葛洪

抱朴子，則葛洪是憤慨世儒徒然服膺周孔而不信神仙之書而作的。其態度誠堂皇冠冕與那陽標榜儒道而竊服仙藥，以期長壽的偽儒，是不能同一談的。大膽地表現這種的思想，亦可說是此時代學者底特質。儒教經學固不能全廢，然其權威甚薄，好似是與老莊佛教等略同程度，並且在其下位一樣，惟經學說起來，實是表面的宗教，老莊佛實是內面的學問，或者經學可謂形式的（有），二氏可謂質量的（無）。而皇甫謐葛洪可說是巧於併用的人。如潘岳底從子潘尼底安身論，把無私，不爭，兼濟，忠肅，愛敬，去名等孔老墨底思想打成一片，與這主張是同樣的。潘岳傳以王弼何晏底虛無論王衍傳裴頠底崇有論裴頠傳比較起來，不是內容底不同，只是論法的相差，如宋儒底「太極」「無極」底相差而已。其所謂無害世道人心的，恐怕與此有無關係吧！為什麼因為王何之無，不是澈底的萬物之無。不過一種定形無的意味，又裴之崇有論，也不過具一種有的形式而已。但是把儒道二教完全表象出來的就是此二論。而此二論之出，無妨說是對儒教底鼎而問其輕重了。當時還有一部重要的書即傅玄著的傅子。其重爵祿篇中有云：

爵祿爲國事之本，富貴之原，不可不重。爵不當其德，祿不當其功者，不可濫授……若不竭力以奉上，不與其相當之祿，則必營私利，教必廢。雖盜跖，與以厚祿而任用，必廉；雖夷叔，與以薄給，生活雖困，決不採薇首陽……

這雖是甚傾向於物質主義的議論，然在事實上，這種的力，實支配古今人底心，原是出於不得已。且儒教對象是國民，其運營之者直接是國家，間接是社會。國家以爵祿臨天下呢？或者社會應用一種代替的東西時，儒教就勃興，否則儒教就衰頹呢？抑其根本原因是爲的應尊重如所謂名教一樣，即所謂名目形式或爵祿那樣的東西呢？倘若於此有一個不貴名而以爵祿爲贅疣的人出來的話，那儒者無論如何是以爲不可的。又事實上不屑從政廳受到名譽或爵祿的賞賜的時世，即在所謂三國六朝的時代，的確出了一種貴隱而無名的人，是當然的了。既不以國家與國民爲對象，又不置名譽與爵祿於眼中，這實是不貴一切形式的老莊之教的長所。因而老莊之教，適於至治或至亂之世，儒教可看作依違兩可的。

第三節 南北朝底經學

通三國六朝約四百餘年間，政治上變動激烈，文學上有空前的發達。除古文然而經學却沒有可觀的東西。經學要之是在兩漢完成的學問，以後只是如何咀嚼如何應用的問題。如王弼底易注，就是老莊哲學儒教化了的東西。到了南北朝，佛教盛行，對於一切經論的細微的研究流行，撰成注疏。儒教不知不覺做效之，於注上更加義疏，把兩漢底單簡的訓話，更縱橫微細地疏通證明。這是訓詁學上一大

變遷。

宋武帝劉裕受晉之禪，其次的文帝好學，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以雷次宗爲教授，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後五年立國子學，七年罷之。當時臧燾、徐廣、傅隆、裴松之等，都以儒學有名，謝靈運、顏延之都以文學顯。總之宋代文化，第一要推元嘉時代。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立國子學，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張緒爲國子祭酒，旋廢。武帝永明三年復立，以王儉爲祭酒，詔在王儉宅開學士館，以四部書充之。這是四庫全書之祖。儉好禮春秋，言論必以經典爲則，影響及於當世。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立國子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明山賓、陸璣、沈峻、嚴植之、賀瑒五人補博士，各爲一館主，每館有生徒數百人，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官，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又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校。七年使王太子、宗室、王侯就學，武帝親自釋奠先聖先師。昭明太子亦招才學士討論學事，從事著述。時東宮有三萬卷書，才學之士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有如斯。惟當時江南久無事，武帝只尙文雅，不知綱紀廢弛，所以有賊臣侯景之難，武帝遂慘死。元帝亦愛文籍，好玄談，工書畫，但也因居治忘亂，迨北魏之兵南來，依然講書不輟，在圍城中，君臣還是以詩相唱和，及城陷，古

今書籍十四萬卷都被焚燬，而說是「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如元帝真所謂不善讀書者。

陳之文帝，尚儒術，天嘉以後，雖置學官，但無大效果。

以上是南朝學政底大略，北朝以魏之道武帝拓拔珪始立都邑，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十餘人。天興二年，增太學生員三千人。後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徵盧玄高允，命州郡，使舉有才學者。人多勵經術。獻文帝時，詔立鄉學，每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與下郡人員有差。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迨遷都洛陽，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帝殊好學問，雖在乘輿，書物不離。劉芳李彪以經書，崔光邢巒以文史榮達，有學藝的皆昇進。北魏底學問，自是鬱然興起。通南北朝沒有比此時之學問還盛的。比兩漢規模雖小，其文教之郁郁乎殆是兩漢之亞。

北齊却上下都不勵學事，只不過形式的教育。次代的後周，其太祖宇文毓好經學，把周官禮行於實際的政治，命蘇綽掌其事，旋綽卒，使盧辨計畫之。於是依周禮立六官，置公卿士大夫，撰定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行之。以後世世雖有損益，宣帝時，隨意變革，兼用秦漢之官。太祖又嫌晉季以來的文章浮華，當魏帝廟祭，倣尚書典謨之體，以作大誥。由此一時士大夫底文章一變。總之後周的太祖不是一個尋常人，但武帝行幸太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而問道。後辨定儒釋道

三教，建德三年，廢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悉使還俗，就是所謂三武一宗之法難之一。

以上南北兩朝，由隋文帝而統一。文帝其初從中央到地方都開大學校，儒雅之風，盛極一時。但晚年專尚刑名法術，仁壽元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校，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及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又復興諸種學校，徵儒生，遠近畢至，當時耆儒都凋落，只劉焯劉炫二人拔羣出類，其所著諸經義疏爲當時人底師宗。

以南北二朝底經學比較起來，南朝似不及北朝。這因爲南朝政府當局不重視，故修之者少。只南齊初，及梁武帝四十餘年間，稍盛。北朝因興自夷狄，欲學中國聖人之文化，反而熱心研究。據北史儒林傳序，在南朝周易用王弼，尙書用孔安國，左傳用杜預之注。在北朝左傳服虔，尙書周易鄭玄，詩南北都是毛傳，禮南北都是鄭玄之注。卽北朝極端地是兩漢之學，南朝是介在魏晉之間的。王弼底易，評爲玄虛，一半是老莊底思想摻雜着，可知南朝原來行魏晉以來的玄學。南史儒林傳伏曼容「少篤學善老易」又作老莊之注。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植之傳沈峻也「少善莊老……尤精三玄。」峻傳全綏也「通周易老莊。」綏傳張譏說是「篤好玄言，」所居之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以爲教授，著書有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外雜篇義四十二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譏傳其他儒林傳中的人，不作老莊等玄學的人甚少。然北朝則玄學不行。李業興對梁武帝云：「少爲書生，習五典，素無玄

南朝底學
者雷次宗
崔靈恩皇
侃

學，何敢仰酬。」在南朝諸儒之間，玄學流行，只此經學可說是不純粹了。北朝其所用的經注，皆用兩漢之不雜老莊趣味的，只此可說有一種不染當時風調的醇處。但是南朝也有相當的學者。如雷次宗、靈恩、皇侃，特別有名。雷次宗，晉末宋初人，詳於禮服，與鄭玄齊名，有雷鄭之稱。當時是老莊之學流行，蔑視禮法的時代，說喪禮以謹嚴，引證詳覈，是可珍的。其說略見於杜佑通典。尤其是雷次宗始登廬山與宗炳等共從慧遠授喪服經。慧皎高僧傳慧遠雖是淄流，然不能不說是非常博學的人。崔靈恩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始仕於北魏，歸梁爲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學，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風采雖無，而解釋經理甚有條致。都下舊儒，皆重之。靈恩始習服氏底左傳，因南方不行，所以爲杜氏所改。然常申服難杜，遂著左氏條義。時助教虞僧誕精杜氏學，因申杜難服，以答靈恩，兩書都傳於世。宗誕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當世的人，沒有能企及之者。靈恩著有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靈恩傳

皇侃少好學，師事賀瑒，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聽其講義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上於梁武帝，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又撰論語義禮記義，爲世所重，學者多傳之。侃傳此當時之著書，尤其是注疏，因唐之正義出來，不爲人所讀，因而大底散逸不傳的多。然皇侃底論語義疏，在中國雖佚，而獨傳於日本。清嘉慶年間，又從日本取回，入知不足齋叢書，今在中國，爲一般所傳。論語義疏，是以何晏底集解爲

底本而更作疏的，其文駢麗整齊。當時底如何重文藻，可以知道，同時又可據此以考知當時底時代思潮哩！例如論語進先「季路問事鬼神，」皇侃底疏，「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自以儒教爲外教。這因爲是疏，不是皇氏一家言，當時一般以佛教爲內教，以儒教爲外教，很可明白了。講經書的儒者這樣說，所以世間一般佛教怎樣旺盛，僅此語已昭然若揭了。

以上三人之外，南朝許多的著述者，例如沈文阿在東宮講孝經論語，其著書有儀禮八十餘條，春

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世。傳文阿孔子祛尤精古文尙書，有尙書義二

十卷，集注尙書三十卷，續朱異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著述極其浩瀚的。傳子祛

又張譏有周易義三十卷，尙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及前述關於老莊

的著書很多。傳譏要之，南朝一方是老莊玄學，一方却佛教流行，所以其解經書，往往取其方法，有很明快

的東西。例如南齊沈峻字士驎解周易「初九潛龍勿用」注云：

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初

九旣尙潛伏，故言勿用。李鼎祚集解引

這是如何地明快呵！又梁之伏曼容底周易解，「蠱元亨」注云：

蠱惑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案尙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爲訓者，正以

太古之事無爲無事也。今言蠱者，是卦之惑亂也。時既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以起惑矣。故左

傳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同上

「萬事從惑而起，」直是從佛教底無明緣起着想的，要之如林希逸老莊解一樣，只要稍有痛快之處，至於合乎經義與否還是可疑的。在當時老莊佛教盛行的南朝，經書底解釋，如果不是這樣，當時的人就不能理解。

北朝則反之，如前述，君主既重經術，舉孝廉，舉秀才，亦多由經藝去取，所以士大夫無論誰都用力於此。因而儒林之士也多，最先在北魏之時，有徐遵明爲學界底泰斗，從後周到隋之間，有劉炫、劉焯爲大宗。北史儒林傳，遵明講鄭玄所注的周易，傳於盧景裕與崔瑾。景裕傳於權會與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言易的多郭茂底門人。這北魏之易即徐遵明所傳的漢易。遵明對於尙書，又受鄭玄之注於屯留王聰，傳於李周仁及張文敬。李鉉權會僞孔古文尙書，武平之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昶底義疏而注意。要之遵明是傳鄭注尙書的。三禮亦從徐遵明之門出。遵明以之傳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於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於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惟所謂三禮，小戴禮，卽禮記，雖盡通，但周禮儀禮兼通者，十惟二三。總之三禮亦是徐遵明所傳的。春秋也是由遵明傳的。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都

北朝底學
者徐遵明
劉炫、劉焯
沈重

是從遵明學服虔底。左氏傳其他尚有治服氏底。左傳的衛覬、陳達、潘叔虔等，雖不學於徐氏，然「爲通解」在儒林傳裏看來，當時徐遵明是怎樣的大家怎樣的有人望，可以知道了。姚文安、秦道靜二人始學服氏，後兼學杜元凱之注。要之北朝左傳是行服注，而不行杜注。公羊穀梁二傳，儒者都不措於懷。「論語孝經諸學徒無不通講。」又儒林傳有云：「諸儒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所以自無獨創的思想。遵明在鄭玄底論語序裏把「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無理地牽強附會地解釋。當時有名的學者，說是還有更甚的。遵明傳當時與遵明對抗的學者，有劉獻之。他曾與其友人說：「見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獻之長於春秋毛詩，但每日講左氏，僅到隱公八年止。說是「義例已了，不復浮辭。」弟子不能究其說。獻之傳遵明底弟子李業興始仕梁武帝。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底正是那一時的正月？」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說：「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榮始，故知爲夏正。」又問：「堯以前何月爲正？」對曰：「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正月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出之堯典，安得云堯時用何正爲不知也？」業興對曰：「三正雖不同，然言時節，皆據夏時之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由周以來，雖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業興傳這是當時經學底議論，大半是與機智相戰的問

答。

當時又有沈重，博學通敏，尤明詩左氏春秋，爲梁武帝所重，在紫極殿講三教義之時，有道俗二千餘人的聽衆，爲諸儒所推服云。重涉獵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遺有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的著書，於隋之開皇三年，以八十四歲卒。

熊安生學於徐遵明，博通五經，專以三禮教授。弟子從遠方而至者千餘人。討論圖緯，發明先儒所未悟之處不少。後周武帝聞而欽重之，旋行幸安世之第，詔免其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說：「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尙有阪泉之戰，況陛下恭行天罰乎？」稍有問答，武帝大悅，以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其他種種貴重品賜之。安世儒宗，人望高，其弟子亦由師名而有名。劉焯劉炫，卽其門人。安世有周禮義疏三十卷，禮記義疏三卷，孝經義一卷，皆行於世。其禮記義今之禮記孔穎達疏是引得很多的。

劉焯受左傳於郭懋常，問禮於熊安世，皆未卒業而去。因武強交津橋劉智海是大藏書家，往其家讀書約十年間，遂以儒學有名，爲州博士。後與牛弘，元善，蕭該，何妥，房暉遠，崔崇德，崔曠諸學者，討論古今滯義，不能屈焯。楊素等深服其精博。洛陽底石經，文字磨滅，不能讀，奉勅與劉炫共同考定。因國子釋

奠與炫二人在議論上深挫諸儒，致招妬恨，被彈劾，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對賈馬王鄭之說，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天文推步，山海測量術，無不精通。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皆行於世。與劉炫共稱二劉，不遠千里而來學的無數，致稱爲數百年來的碩學。與徐遵明同樣吝嗇於財利，不持束修而來的決不教。傳焯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時並行，無所遺失。吏部尙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之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稍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皆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在朝知名士十餘人，都保證炫所言爲實在，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逸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連山易魯春秋等，新奇的名，上送於官，以取賞。其後，人有訴之者，赦死歸家。後屢招屢罪，其後對朝廷大事，述其意見，也有被採用的。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尙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序注詩一卷，算術一卷，皆行於世。傳炫孔穎達底春秋左氏傳正義序云：「炫聰慧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然大部分是採用劉炫之說的。不限於左傳，凡炫所著的義疏，直接或間接爲唐之正義。

所採用的多。

以上是從南北二朝至隋統一止經學底大略，北史，儒林傳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南朝原因老莊之玄學流行，易王弼，尚書偽孔傳，左傳杜預極其流行，以達意而簡明的爲貴；但北朝以鄭玄底學問爲主，考故實本於制度，故一切都是緻密而朴實的研究方法。然到了隋劉焯劉炫，取了兩方之長所，而欲使其折衷的。天下由北而征服南方，使成一統，學問却是由南方而統一的，誰也不是好在「深蕪中窮枝葉」者，經學舍此道無由。南北雖對立，然南朝底衣冠文物，常爲北人羨望之的。北人也始守漢學，近於質朴，南人善談名理，吐華詞，雅俗共賞，北人遂捨舊而從之。這是所謂經學的南北統一，實則是北學亡而爲南學所統一了。只有禮學，原是南北共通的，故得維持。所謂南學北學，因是從學問底性質上說，不是從地域上說的。不待說，南人也有習北學的，北人也有習南學的。崔靈恩原是北人，而歸於南；沈重原是南人，而歸於北者。顏之推也是南人，而仕於北的。之推雖不是以經學者得名，然其家訓七卷中，如書證篇，音辭篇，影響於後之校證學，音韻學至大。褚暉，顧彪，魯世達，張冲，皆南人，爲隋之煬帝所重。偽孔古文底費昶底義疏，如前所述，是北魏時輸入於北方的。據隋書經籍志，易在南朝有鄭王二注，列於國學，但在北齊唯傳鄭義。至隋而王注始盛行，鄭學浸微矣。書在南方講鄭孔二家，在北齊只傳鄭義。至隋雖孔鄭並行，然鄭氏甚微。春秋北方唯傳左氏服義，至隋而杜氏盛行，服義浸

微。鄭服衰而僞孔王杜之所以盛行的，皆是隋時。劉焯劉炫以北人而修南北二學，焯方稍是北學的，炫却是南學的，要約煩雜而爲英華的。

隋末，有所謂王通字仲淹的人，隋書沒有傳，但在唐書王勃傳裏說：「勃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尙書，後其序亡，有錄無書的十篇。」做古之六經，作書，擬論語而作中說，今所傳文中子中說就是。但其他擬經却不傳。中說之末載有唐杜淹所撰的文中子世家，說通於隋文帝時獻太平十二策，因帝不用罷歸。在家教授，弟子從遠方而來的甚衆。門人私謚曰文中子。此書一切都擬論語，以通語爲「子曰」，「列舉唐初名臣之名，皆爲門人，一一與通問答，酷似孔子之有顏曾有夏，是非常可笑的。然其所說，具堂堂的見識，雖兩漢諸儒有不能不首肯的處所。惟受時勢影響，持着有一種儒佛道三教平心的思想。其聚徒講一家之學，可說是從通開始的。元經十卷，是王通所撰，收於漢魏叢書中，但不載於漢志。至宋始由阮逸之家發現，或說是逸所作。王通與當時經學，雖無直接關係，但對於後來宋以後的經學或思想界，多少有所影響。

註(1) 三國志鍾會傳注云：「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子，通辯能言父業。爲尙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尙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爲言天人之際乎。正始

中，黃門侍郎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正，又議用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稱。每與弼語，嘗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支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少不闕。雖有可解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註(2) 據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晉人所著關於經學書籍，名目如左：

周易向氏義一卷 晉向秀撰

周易統略一卷 晉鄭湛撰

周易卦序論一卷 晉楊乂撰

周易張氏義一卷 晉張軌撰原目云涼劉昉注附今未見

周易張氏集解一卷 晉張璠撰

- 周易于氏注三卷 晉于寶撰
周易王氏注一卷 晉王虞撰
周易黃氏注一卷 晉黃穎撰
周易徐氏音一卷 晉徐邈撰
周易李氏音一卷 晉李軌撰
易象妙于見形論一卷 晉孫盛撰
周易繫辭桓氏注一卷 晉桓元撰
集注尙書一卷 晉李暉撰 原闕
古文尙書音一卷 晉徐邈撰
尙書舜典注一卷 晉范寧撰
毛詩異同評三卷 晉孫毓撰
難孫氏毛詩評一卷 晉陳統撰
毛詩拾遺一卷 晉郭璞撰
毛詩音一卷 晉徐邈撰

周禮于氏注一卷 晉于寶撰

周禮徐氏音一卷 晉徐邈撰

周禮李氏音一卷 晉李軌撰

喪服要集一卷 晉杜預撰

喪服經傳袁氏注一卷 晉袁準撰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 晉孔倫撰

喪服經傳陳氏注一卷 陳銓撰

喪服釋疑一卷 晉劉智撰

蔡氏喪服譜一卷 晉蔡謨撰

賀氏喪服譜一卷 晉賀循撰

葬禮一卷 晉賀循撰

喪服要記一卷 晉賀循撰

喪服要記注一卷 謝徽撰

葛氏喪服變除一卷 晉葛洪撰

凶禮一卷 晉孔衍撰

禮記音義隱一卷 謝氏撰

禮記范氏音一卷 晉范宣撰

禮記徐氏音三卷 晉徐邈撰

禮記劉氏音一卷 劉昌宗撰

雜祭法一卷 晉盧謨撰

祭典一卷 晉范汪撰

後養議一卷 晉干寶撰

禮雜問一卷 晉范寧撰

雜禮議一卷 晉吳商撰

春秋公羊穀梁傳解詁一卷 晉劉兆撰

春秋左氏傳義注一卷 晉孫毓撰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一卷 晉江熙撰

春秋穀梁傳徐氏注一卷 晉徐乾撰

春秋土地名一卷 晉京相璠撰

春秋穀梁傳義注一卷 晉徐邈撰

春秋左傳徐氏音一卷 晉徐邈撰

春秋左氏傳函義一卷 晉干寶撰

答薄叔元問穀梁義一卷 晉范寧撰

春秋穀梁傳鄭氏說一卷 晉鄭嗣撰

論語譙氏注一卷 晉譙周撰

論語衛氏集注一卷 晉衛瓘撰

論語旨序一卷 晉繆播撰

論語繆氏說一卷 晉繆協撰

論語體略一卷 晉郭象撰

論語樂氏釋疑一卷 晉樂肇撰

論語讀注一卷 晉虞喜撰

論語釋一卷 晉庾翼撰

論語李氏集注二卷 晉李充撰

論語范氏注一卷 晉范寧撰

論語孫氏集注一卷 晉孫綽撰

論語梁氏注一卷 晉梁覲撰

論語袁氏注一卷 晉袁喬撰

論語江氏集解二卷 晉江熙撰

論語殷氏解一卷 晉殷仲堪撰

論語張氏注一卷 晉張憑撰

論語蔡氏注一卷 晉蔡謨撰

孟子綦母氏注一卷 晉綦母邃撰

爾雅音義一卷 晉郭璞撰

爾雅圖讚一卷 晉郭璞撰

五經通論一卷 晉束皙撰

五經鈎沈一卷 晉楊方撰

五經大義一卷 晉戴逵撰

註(3) 輔嗣卽王弼。

註(4) 康成卽鄭玄。

註(5) 按荀勖和嶠俱武帝時人。汲冢書底發掘，在武帝咸寧五年。——但晉書束皙傳却以爲在太康二年。律曆志以爲太康元年。

註(6) 晉書卷七十五寧本傳「……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濛濛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第六章 唐宋元明底經學

第一節 唐底學政

唐興（六一八）七年，高祖初置學校於州縣鄉，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親行釋奠之禮。太宗李世
民定海內，銳意於學問之興隆。其爲秦王時，開文學館，招聘學術之士，於是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
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爲學
士，號爲十八學士，使議天下事。既卽位，置弘文館，於其內引學士，使更代宿直。聽朝之間，討論古今，或入
夜不息。太宗爲不世出的英主，固在漢高光武以上，所以開唐三百年的文運。玄宗雖也尙學問，但不全
其終，天寶亂後，學校衰廢，不足觀矣。代宗雖興國子監，但因用宦官魚朝恩董其事，其價值可知。其後凡
君庸主相嗣，學政不振，但人物還有，可以說是太宗底遺德。唐之文運盛，不單是儒教，佛教也是極盛時
代。唐是李氏因與老子同姓，所以貴老子，尊之爲太上玄元皇帝。又崇信後漢以後，托老子而起的道教。
佛教也由玄奘三藏，翻譯梵經甚多，禪宗由六祖惠能而出，所謂五家七宗，善導底念佛，法藏底華嚴，智
愷底天台，金剛智底密教也起了。所有宗旨，都開於唐時，且又盛行。又大秦國底阿羅本傳景教，貞觀十
二年，建大秦寺於京師。又從中央亞細亞傳來的祆教，其教徒也多。武宗好神仙，因道士趙歸真之勸，於

會昌五年行廢佛毀釋，毀寺四千六百，使僧尼還俗者二十六萬五百，祇僧二千，翌年武宗崩，宣宗立，趙歸真杖殺僧尼皆復舊，一時騷然。

漢魏以來，國學雖屬於太常，然後周之時，却屬於大宗伯。至隋文帝國子寺特爲一官，後改寺爲學。煬帝又改學爲監，唐因之。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在祕書外省，別立小學。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置學校。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驗而加階級。太宗貞觀五年，屢行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學。朝鮮、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學。我日本亦有入學的，所謂「遣唐留學生。」在國學有學生八千餘人，實是空前的盛況。

六學之制

唐之制度，六學

國子學 太學 四門學 律學 算學 書學

皆隸屬國子監，國子學有學生三百人，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孫，或

從二品以上的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官，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都許可入學。太學生有五百人，五品以上的子孫，現職官吏，五品的親戚，或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都被許可。四門學生有千三百人，其五百人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之子均被許可；其八百人，是庶人底俊異者被許可入學。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充之。京都收容學生八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八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

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補祭酒統之。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之。凡館有二。於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於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這是皇族親近的宰相及散官一品現所有者。京官現職三品，黃門侍郎之子均被許可。凡諸學校皆有博士助教。其經藝每年於仲冬郡縣館監試驗其成功者，長吏會屬寮設鄉飲之禮，送尚書省。

教師及事務員是：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同業二人，從四品下，丞一人，從六品下，主簿一人，從七品下，錄事一人，從九品下，府七人，史十三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國子博士二人，正五品上，助教二人，從六品上，典學四人，廟幹二人，掌固四人。太學博士三人，正六品上，助教三人，從七品上，典學四人，掌固六人。四門博士三人，正七品上，助教三人，從八品上，典學四人，掌固六人。國子直講四人，大成十人。律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從九品上，典學二人。書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典學二人，算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典學二人。大唐六典二十一天寶後，學校荒廢，生徒流散。永泰中，置西監生，但館無定員。憲宗元和二年，置東郡監生百員，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使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云「道舉」。其生徒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蔭第，與國子同。

國子監太學四門學其學科大體如左所記

周易

鄭玄 王弼注

小經 二年間

尚書

孔安國鄭玄注

小經 一年半

周禮

鄭玄注

中經 二年間

儀禮

同上

中經 一年間

禮記

同上

大經 三年間

毛詩

同上

中經 二年間

春秋左氏傳

服虔 杜預注

大經 三年間

春秋公羊傳

何休注

小經 一年半

春秋穀梁傳

范寧注

小經 一年半

論語

鄭玄 何晏注

附 一年間

孝經

孔安國鄭玄注

附 一年間

老子

河上公注

附 一年間

律學即法律，即明法科。

書學，卽石經三體書，限三年，說文二年，字林一年，是書記官底學問。

算學，孫子五曹共一年，九章海島共三年，張兵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是當時的數學。六典卷二十一從以上的國子太學，四門學三監出身的名爲明經，其中也有專攻五經，三經，二經，一經的。有三禮三傳，又有史料。以外有秀才，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一史，開元禮，道舉，又有童子科。春秋三傳之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問三十條的方法，但後來明經科不大流行，進士却盛。明經要把經書專心地研究暗記，進士只作詩文，可自由地發揮才能，故頭腦優越的大抵投奔於此方。

第二節 五經正義

唐太宗以儒學多端，注釋繁雜，命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孔穎達既卒，博士馬嘉運指摘其撰定的正義缺點，詔使修正，但未成。永徽二年，詔諸儒復攻證之，永徽四年，遂以五經正義頒天下，每年據此以受試驗。從唐至宋，明經皆依此書。昔漢武帝雖欲以儒學統一天下底思想，然儒學本身却不能統一。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然太宗毅然出於此舉，這是一大英斷，恰如漢武廢儒教以外的學，以阻礙學藝底發達同樣，使經學完全固定，其結果進步也就因此終止。

其內容

這雖是太宗底英斷，但在隋時劉焯、劉炫已經努力於南北學術底統一。

其五經正義就是義疏底統一，易取王弼注，書取偽孔傳，左氏取杜預注，公羊取何休，穀梁取范寧，三禮取鄭玄，詩取毛傳，鄭箋。其不取鄭玄底易尚書，又不取服虔、左氏，雖被非難，然在隋時，此等書已經流行了。如三禮制度的學問，當別論。如易等卦氣納甲那樣漢時代底寧說是近於迷信的東西，鄭玄之易實不敢恭維。既說是古，僅是近於戰國秦漢。尚書因今日無鄭注，良否都不能說，但如偽孔傳那樣的不簡輕，恐怕是深蕪而難解的東西也未可知。總之鄭注之逸，雖是千秋遺憾，然據後儒所拾綴的也可見一斑哩。惟其成功的五經正義果然完全無缺嗎？說起來却有「彼此互異」、「曲徇經文」、「雜引讖緯」等底非難。這不是無理的事，雖說是孔穎達底疏，但並非一人所作。周易是馬嘉運、趙乾叶、德融、趙弘智，尚書是王德韶、李子雲、朱長才、蘇德融、隨德素、王士雄，毛詩是王德韶、齊威、趙乾叶、賈普曜、春秋是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馬嘉運、王德韶、蘇德融、隨德素，禮記是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頤、張權，手續既繁，一書分任，其「彼此互異」是勢所必然的。僅題孔穎達之名，未免可怪。又疏主要是把注疏通，注近處即南學北學，遠處即今古文底師法乃至家法，所以比較本文利害觀念強，雖是無理不能不曲循了。又疏有一種澈底說明底必要，爲了說明，自然讖緯之說也不能不引入。注中既有讖緯，經文也是有的，所以這是不足咎的。而且以孔穎達始依諸儒從新統一南北學說，作此正義，但尚書

其缺點

舜典疏：

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廢之。

呂刑疏：

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

雖是唐人在唐代，而說「大隋」是很可怪異的。或者是把穎達居隋時所作，照樣抄寫呢，或者是把隋人底義疏照樣蹈襲，二者必居一於此。如前所述，南北朝人作義疏甚多，恐怕是把這等的東西雜揉而成功五經正義吧？明時底五經大全是把宋元諸儒說鈔謄一過而作成的，曾受與以多額的賞賜，與此大異。作明之大全的人，皆無學無識，作唐之正義的人，皆堂堂學者。孔穎達字仲達，孔子三十二世孫，幼而就學，日誦千言，暗記崔靈恩底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文巧而長於數學。舉隋之明經高第，煬帝時與國子祕書學士論議，穎達第一，至唐由文學館學士到國子博士，竟爲五經正義撰定的主幹。其他馬嘉運，賈公彥等皆有名的學者。雖然如此，但如果沒有六朝諸儒底義疏，在唐要新作正義，恐怕是不容易的事。總之，唐之正義成，六朝底義疏就枯了。朱子評五經疏說：「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然而如周禮儀禮雖是名物度數，然僞孔之書，與王弼之易，却是理論的，因古昔底名物度數等少，故不成爲認識古昔的參考。雖然如此，孔穎達等與之共鳴，大半是對於南學的

疏通證明，可注意的，這已成爲宋儒理學的先驅了。例如所謂尙書序，偽孔氏沒有一辭的處所，在孔疏裏却說：

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以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尙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

單是所謂尙書的名稱底解釋，不用何等具體的說明，直下一種道體認識論的考察，道是無形無象，是從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之語而說明的。這是署孔穎達之名的，然在賈公彥底儀禮注疏序裏也說：

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

其委曲說明的方法，佛教底末疏照樣表現出來了。在左傳序疏裏也有「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云云」分段的說明也是印度式的方法。總之解釋尙書儀禮先從哲學的觀念說明是不能够的，那王弼底易底流行是當然的了。又一方從所謂「道舉」的奉勅的老莊學研究起來，唐之五經正義，多少受了老佛的影響，是不足怪的。尤其五經疏如朱子所言，有能有不能。雖有如上

面的哲學的考察的處所，然這是與經注無關係的處所，在大學中庸樂記等能够自由理論的處所，却反而疏略，無何等的闡發，這是疏，爲了忠實於注，如果注單略的話，則準此而被拘束了。但如周禮及禮記王制底疏，信是詳博。要之五經正義除易外，雖有老莊佛教底影響，然大體是六朝以來研究名物制度之學。其中漢以後風俗習慣自然也有混入。總之，五經正義是儒家所傳文化史的貴重的材料底集積。

次於五經正義而可貴重的就是陸德明底經典釋文三十卷。其書從陳後主元年寫起到隋前而成功的。就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取漢魏六朝底音切，二百三十家，又載諸儒訓詁以正各本異同。今割裂而入於五經注中，與原本對照誤脫甚多。更與敦煌古寫本比較，刊本誤脫也多。狩野先生文那學文藪有古本尚書釋文考考證此書亦是南學，易取王弼，書取僞孔，左傳取杜預。其以老莊入經典的已如前述，是因爲唐貴道教吧。孟子到北宋時始列於經書，此時還沒有。

然而這種成功的五經正義，習讀的人怎樣呢？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上奏文云：

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之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

又開元十六年，楊瑒爲國子祭酒，上奏云：

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絕廢，請量加優獎。

則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既無顧之者，習左氏傳的人也十無二三，這樣太宗所定的五經正義到唐中期，只易書禮記爲當時所讀，其餘多束之高閣了。不經書這東西在當時一般人已不在眼中了。反之當時詩文大家，如花簇出，以詩文爲進身之階，榮進的捷徑，誰還努力於衰微的經學呢？這是太宗以來，歷代天子，與其說是愛經學，無寧說是愛詩文書畫的文采風流的結果。

五經正義如前所述雖不流行，但唐儒却並不絕念於經書底研究，如精於三禮的人就很多。李元植，王恭，王元感，王方慶，褚無量，韋道，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恆，史文燦，朱子著，沈伯儀，盧履冰，元行冲，康子元等，各本傳就很有關於經說的著書。只當時印刷術沒有，且應考試時只用勅定正義，故正義以外的著

啖助底批
評

述，殆散逸不傳，這是可惜的。唐儒持着難侮的見識的學者，也還不能說沒有。如啖助及其弟子趙匡陸淳之於春秋三傳底批評。漢以來的學者，重師法家法，公羊是公羊，穀梁是穀梁，分門別戶而其說不可搖動。只晉之范寧，隋之王通，說是三傳都有得失，不能說是絕對的完全，但並未曾廣泛的作三傳比較的研究。從來說疑三傳的是僭越。然啖助對於三傳就抱着疑問。助所著春秋集傳，春秋例統，雖佚而不傳，由其弟子陸淳所著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傳辨疑十卷等，很可以知道。第一他

懷疑從來說左傳是論語上面的左丘明所著。他以為左傳述周晉齊宋楚鄭之事特詳，乃後代學者由師授而布衍，依其年月順序編爲傳記，並雜採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等。所以敘事多而釋經文的處所少。公羊、穀梁以左氏比較，密於經文。就說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是不當的。大抵其初大義是從子夏口授而傳的，後人一一配以經文多生乖謬。春秋之文雖簡易，然先儒各守一說，不肯相通，互相攻擊，是其弊害。於是考三傳之得失，彌縫漏闕，以察聖人之真意云云。要之他是一種折衷三傳，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或者不充分時以己意作爲解釋的方法。啖助在當時是一卓見者流，趙匡、陸淳都佩服他。當時柳宗元也佩服其弟子陸淳之說而爲作墓表。宋代邵子、陸九淵及其他，敬服其卓識的人甚多。此說不喜各信一傳，以爲倘若真欲研究春秋，則不能不趨向於此點。但實際則是困難的事。春秋是沒身而已，所以應作爲一代之事業。但此折衷三傳的方法，其後繼承者也有人。例如唐人陳岳有春秋折衷論三十卷。但此書佚而不傳。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載二十七條，今抄其一二條如左：

隱元年書即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桓之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重之。春秋必謹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

莊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弒君，不言即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

即位。折衷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桓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即位，故不書。公穀謂弑君不書即位，則桓繼隱之弑君，即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谿，六月癸卯喪至，其月戊辰即位，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

宋劉敞底春秋權衡即是受了此等影響的。

劉知幾底
歷史觀

比啖趙陸稍前，有劉知幾字子玄著史通四十九篇。這是一種史學研究法，其以六經皆歷史，又有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等命名，尤其是列舉春秋底短所十二條，而激賞左傳。惑經申左總之從來經書看作神聖，劉子玄却隨意地降為歷史，其研究的對象從今日看來，雖則沒有什麼，但在當時頗是大膽的方法。其後大中時，有工部尚書陳商其人議立春秋左傳學。其說：「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流也；左邱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節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說鄆大中遺事北夢瑣言這是漢儒所謂「左氏不傳經」的意味，不大似唐朝經學者

底意見啊！

又當時公羊穀梁二傳束之高閣時，還有篤志學者殷侗底公羊春秋注經義考佚、馮伉底三傳異同三卷佚、劉軻底三傳指要十五卷佚、韋表微底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佚、徐彥底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等。徐氏底東西，今被收在十三經中。又稱爲一代文豪的韓愈底原道原性進學解等文，在經學中也有所得。其弟子李翱底復性書，託中庸之性唱三教一致之說，對於宋代性理學有很大的影響。韓愈不待說是唐宋八大家中第一人，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復興古文是有名的，然不單是文人，且以聖人之道自任，砥排異端，攘斥佛老，隱然自信，是嗣孟軻之後的。雖非經學者，然其感化影響却不劣於經學者，只是其研究不深是爲可惜。李翱是其弟子，哲學的思索，不及其師，其復性書三篇，宋歐陽修說不過是中庸底義疏。其所謂性，比從來孔孟所說氣質之性，更上而認識了佛教本來面目，卽所謂本體的自我，超主觀的自我，說是應以此爲眞性而使復歸之。其所謂復性一辭，雖出於莊子，然在其性底思想，却是禪學的。翱曾去參謁過藥山底惟儼禪師而有所得。復性是去邪妄之情，去動主靜是必要的。在此點不是儒學從來徒讀經書，實行禮樂，而是內觀的所謂默坐澄心，這對於宋學給予很大的影響。

第三節 宋底經學

從唐亡，後梁後唐晉漢周五代，迭爲興敗，兵亂繼續，凡五十餘年，由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天下。（西

宋代學政

紀九六〇）宋太祖鑒於唐末藩鎮太重，武臣勢強而君弱的弊害，重用文官以奪武臣之權，宋之兵弱就是爲此，宋人一般都重學問也是爲此。太祖增築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以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二入底像書於太學東西廊板壁，又履行幸國子監，詔求遺書，表旌德行孝弟，御便殿，親自試驗進士，帝王親自考試學生是始於此。其學問獎勵法，有似後漢底光武。太宗眞宗都好學，至仁宗立四門學，廣以士庶子弟爲生員。神宗勵精圖治，不御畋遊，不治宮室，將欲大有所爲，然熙寧元豐間信任王安石之徒專行新法，朝野騷然。及哲宗立，元祐間，以司馬光爲相，盡罷新法，爾後元祐熙豐黨派互爲消長，成了後漢時黨錮之禍。宗室遂以不振。然而名臣碩儒，蔚然輩出。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底板卽從此開始。自是刻本愈加多起來了。學校及貢舉之法開始是唐以來的，但王安石却擴張從來以貴族子弟爲限的太學，而行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所謂三舍法以廢科舉。安石又罷從來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而曰：「學術不統一，則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有所爲則異論紛然不聽，此由朝廷不能統一學術，統一學術不能不興學校，改貢舉之法，」於是置詩書周禮經義局，以安石及其子雱呂惠卿等作所謂三經新義頒於學官。稍前劉敞作七經小傳對從來的注疏立異義。晁公武曰：「慶曆前，學者尙文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陳振孫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

王安石底
三經新義

但安石新經義，影響於宋一般學生不少。因唐作五經正義，故無讀正義以外的東西的人。正義是集漢以來的注疏的，安石等如其名所示，雖是新義，不過是捨却從來所傳的訓詁而下自己一流的解釋而已。總之安石捨祖先以來的法則，立新法，什麼多喜歡新，且因居於政治上的要路，故對於學界也給與一刺激，破壞傳統，成了宋人底一種時髦了。

宋與其說是經學寧說是一種的哲學或實踐道德學是很發達的，與原始的儒教，或兩漢底儒教向着稍異的方面進展的。然如所見可說是比儒教更進於高尚的學問。其人物也明於世故，其品性高尚可說是在兩漢人物之上。其融合老莊與佛教教理立陽儒陰佛底哲學，附會孔孟之教，其被非難，雖是當然，然一看戰國秦漢之際的儒家，也如前述，牽引陰陽五行及讖緯入經典，以投時好，似不能說誰屬優勝呢？且兩漢底學問，如鄭玄那樣底大家除外，不是真地好學問，却是作為祿利之道，仕宦底手段而去修學的多，宋儒尤其是道學者完全不是如此。真地是爲了學聖人，愛好道而講學的，所謂爲學問而學問的修學的多。只其因過於尙嚴肅的結果，卑視感情，成了禁慾的，或者徒然堅苦領悟聖人之道，至於無論誰都要律人以規律，這是其蔽。但是融合老佛，組織成一種哲學（又叫理學或性理學，道學）是儒教空前的偉功。因是從中庸底所謂「尊德性，道問學」敷衍的，不能說是全然是經學以外的東西。

胡瑗

宋學底創始的是胡瑗（安定）。他七歲善屬文，十三而通五經。後爲太學所聘，嘗出顏子所好何學一問題，試驗學生，此一問，至掀起宋學界重大波紋。比較從來在經文裏所表現的訓詁解釋，是欲體驗經文裏的心的。卽所謂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樂什麼？論語不曾記載，自然其注釋也沒有。這就成了研究的問題。以後宋底學者，就常提出此問題來研究。宋學成爲內省的也是此一問。其次就是唱所謂明體達用之學。所謂明體，是以道德仁義等完成人格，所謂達用，就是通學藝或事務。雖說體用之學，然所重的還是在體。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其有一種怎樣的人格感化力可知。

孫復與石介

與安定共稱爲宋初三先生的有孫復石介。孫復卽所謂泰山先生，進士落第，在泰山之陽與安定共苦學十年。由其弟子石介，招至太學。其學風略與安定相似，然安定沈潛篤實，而泰山却高明剛健。所著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這是以穀梁及唐之陸淳爲本，以探聖人底微旨，以爲春秋底大意是尊天王，以明諸侯大夫底功罪，凡春秋所書有貶無褒，是從純倫理的立場以解說春秋底經文的。其獨斷論多。當時常秩譏之說：「明復 孫復字之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刑，步過六尺者誅。」而說是其失在於刻，但胡安國却贊成秩評。經義考朱子等褒爲「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志。」以商鞅之法比之雖是極端，然這是宋儒一般通弊，抉摘人之不善，往往有過於深刻者，穀梁評隱公那樣的論

法，是爲一般所喜的。註(1)

安定底門人有存覺其人，著春秋經解十五卷，這也說三傳不足信，但仍然是與孫復同樣，以穀梁爲主，參考左氏公羊啖助趙匡陸淳之說，以胡安定之說爲斷案而解說的。其他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開，呂祖謙，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等的春秋解釋，都與孫復存覺同樣。其中胡安國底春秋傳三十卷，通稱春秋胡傳，後來元明取士就是用此書，是特別有名的。此時是宋被逐於江南，而稱南宋之時，宋人惡北狄金殊甚，安國爲了投人所好，專以復讐爲經義，以尊王外夷的意味說春秋。致被評爲這是南宋人底春秋而非孔子底春秋不是無理的。然而最奇怪的，一面說復讐，一面却怯戰爭而嫌之，說是應以柔德云。莊公三十年有齊人伐山戎的經文，左氏無傳，穀梁以爲善，公羊以爲惡。胡傳取公羊而以爲所謂齊人是譏齊桓公的。

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關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不遠伐，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之戒也。……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

說是宋天子喜讀此書，就在這一點。所以其恰相反對忠臣岳飛欲以武功恢復中原，百方阻止，終至橫死，或是爲的這種經說也未可知。總之胡傳與公羊媚漢同方法，是媚宋的。如皮錫瑞經學歷史所評胡氏春

呂祖謙底
左氏博議

秋底大義，本於孟子，以一字褒貶，本於公穀，此點是不可非難的。然而求之過深，一切出於公穀以外，鍛鍊過刻，多存託諷時事之心。因而徒使人起猜疑心。至呂祖謙底左氏博議殊甚，宛然如老吏斷獄以評天下事。宋人好理論，可說有一種神經過敏之弊。天下底人不皆是罪人。宋儒合揉三傳捨專門家學底遺法，在另一方說來又有偉大的處所。這是不以春秋爲只立一王之法的漠然的經書，却以之爲天下萬世不易之法，吾人亦於精神中存春秋的判斷，直接可應用於當今之世。前漢學者，尤其是公羊學者們——雖存着這種的思想，但是局部的，僅應用於日蝕、地震、或衛輒拒父，直接地有似春秋底紀事而已。宋儒則把所謂春秋底大義——大半是主觀的——綜合地研究，且由此演繹以判斷事物。捨訓詁而通大義，這也是宋儒一種過於穿鑿、精微地研究的事實。其判斷，有幾分過度，大體是從道義的觀念底強烈性來的。「觀過知仁」的場合也有一概把宋儒底經學斥爲空論，是不可以的。

陳搏一派
的易學

邵雍

宋之經學，易也占重要的地位。北宋初，有名叫陳搏（希夷）字圖南的隱者，把易學授於种放，放授於許堅，堅授於范諤昌。東都事略种放底弟子有穆修、劉牧。牧著易數鉤隱圖三卷。穆修授於李之才，之才授於邵雍。（康節）即所謂先天後天卦圖。與劉牧底圖，雖稍有相差，然結局是相同的。這本於繫辭傳裏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以白與黑之點註(2)作星座之圖，表象宇宙的論語有河圖洛書之名，劉歆以爲河圖是八卦，洛書是九疇，但陳希夷却以此

二者爲黑白點的圖，由十位，五十五點成的爲河圖，由九位四十五點成的爲洛書，劉牧是反對這個的。其他有八卦底方位及六十四卦底次席的圖，其中所謂先天大概是天地未分以前的原理的意味。此所謂數，雖甚不可解，要之，是把從所謂太極生兩儀的著策上的數，不待說，著策是表象宇宙的直接爲天地開闢萬物發生開展的原理了。其數是所謂加一倍之法，從二二如四，二四如八，二八十六至六十四卦，但與繫辭傳天地數五十有五不合。又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不合。於是以為大衍之數五十，乃五十有五之誤，其中引乾坤六子，爲四十九，而附以種種的說明。總之邵雍是刻苦數十年，遂達其妙所，而想出一種哲學。雍天稟極高，雖貧而樂。或人於雪中深夜訪之，猶見其儼然危坐，研究天地萬物之理。曾於天津橋上，（大概是江南）聞杜鵑聲，豫言地軸已移於南，果然王安石變法，天子南巡。這亦是從其數理學卜知的。其友程伊川與明道都尊敬他，以爲是千古豪傑，但却不相信他底數學。雍著觀物篇，皇極經世，漁樵問答等書，皇極經世有似印度底劫波，即成住壞空的思想，是依據年數以研究世界底發達的。這也是從其易學來的，大半是讖緯的，頗從騶衍底思想受到影響。朱子是信仰雍底數學的思想的。

周敦頤

同樣，從易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句，發明太極圖說的有所謂（濂溪）周敦頤，字茂叔其人。黃山谷詳評道：「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程明道評道：「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程學之，所謂濂洛關閩學派是有非常影響的。所謂太極圖，註③原是應用道家鍊丹導引之圖，然周子是以無極而太極爲本體，其本體有一種靜爲陰，動爲陽的屬性，由此而生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的要素，其五原素陽性的爲男，陰性的爲女，萬物皆是從陰陽二氣化生的。只是「無極」一詞，儒書沒有，後來陸象山說僅是太極而無極是無用的，與朱子論爭，然而「無極」在逸周書命訓有「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雖與周子所說不同，然稍有相似處，無極就是無限的意味，就是從無限以生萬物的意味。邵子是從一到二，從二到四，以數論發生，周子則是從陰陽五行的原素來說，雖有不同，然都是從易來的。此宇宙論由朱子而大成，以後殆無條件地採用了。朱子以此「太極」爲形而上的理，陰陽爲形而下的氣。怎樣能從理生氣其說明還不足。以外周子還把易底「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作爲聖人底心境；喜怒哀樂未發的狀態底說明。而寂然不動底本體，應機而動的微妙的狀態，謂爲「感而遂通」，說是吾人亦應沒却私慾復歸於寂然不動的本性。總之周子是從易之繫辭傳以立宇宙論且創出修養的方法的。

程顥（明道）程頤（伊川）兄弟稱爲二程子，雖不能說是易學者，然受了周子邵子底影響，而創出一種的道學，可以看作易哲學者底一種。明道從所謂仁，而抱着天地萬物與我一體的思想，以爲吾心即天地之心，吾性即宇宙之理，而唱性即理的學說，在大體上也可說是從易傳底意味發明的。伊

川唱「居敬窮理」之說，對於一種嚴肅主義的宋學，唱重大的學說。著易傳四卷，從一切道德的理論以解釋易，與朱子底周易本義都是宋學者所尊重的書物。

張載（橫渠）則與周子底無極說異，以為陰與陽是一氣的兩面，把一陰一陽之謂道，照文字解釋而唱氣底一元論，以其二氣底和冲會合的狀態名為太和，唱氣即道，形而下即形而上，現象即實在論。這等之說，是說其哲學的非我們底目的，姑從省。總之是等從陳搏以來的易，不能看作易底本身底傳注，只是一些什麼先天後天，什麼無極太極，什麼理氣，什麼數等底哲學思想，其發展上，是很有趣的。其從道家或佛家採取材料的處所格外不成問題。總之構成一種有系統的渾然的學說可說是宋儒底功。以上五子之外，寫陳搏一派易傳的有邵伯溫，張浚，沈該，朱震，朱子等。就中以朱子為最。朱子（名熹，字元晦，號晦菴）著周易本義十二卷，易學啓蒙三卷。在本義一方取邵子底圖載於卷頭，欲補程伊川之傳，而作易注，在啓蒙一方，把從來其筮法不明的繫辭傳底十八變筮法，詳細考出，由是自陳搏以來的易，遂被總括起來了。這一派以外，作易注的，在宋還很多。司馬光，蘇軾，陳根，耿南仲，宋衡（周易義海撮要），程迥（周易古占法一卷），楊萬里（誠齋易傳二十卷），呂祖謙，以外還不勝列舉，或借易以說人事，或彌縫漢魏底佚說，但沒有出於王弼，李鼎祚以上的要之，無論春秋無論易，宋人底解釋，是反對漢唐底學者只忠實地把古注闡明發揮，而組織一種合於當時思潮或哲學或相近似的學說，驅

宋儒對於
經文的懷疑

使經書相合的地方多。縱是漢儒唱公羊其他五行災異的一派，也是這樣。至於經文的訓詁，雖委曲地保存古說，但宋儒不但輕視古訓詁，而且就是經文也懷疑。例如歐陽修底疑易繫辭傳，修及蘇軾兄弟底毀周禮，指摘尙書底缺點，晁說之底斥詩序，司馬光李觀底難孟子。宋人雖是對於古傳說，也用自己底頭腦去判斷，以定是非曲直的。在千載後欲把千載前的事從證據或道理上去論證的。雖是哲學的，却不是歷史的。兩漢人，全然避掉活動頭腦去推論。在這點雖是謹厚，然也是誤解自明。故宋儒底方法，全然是不可捨的。因為經學歸納演繹兩方都成必要。

在書，宋人曾有獨特的研究。如胡安定底洪範口義，以賜洪範於禹的不是天乃是帝堯，黜一切神祕怪談，以五福六極之應是通四海的，不是指一身而言，極其公明正大，合理地解釋，啓示了宋學底方向。林之奇著尙書集解五十八卷，其自序云：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開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

此「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之說，那是所謂「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的常識的且合理的判斷，成爲宋學底中心之說。此說二程朱子也唱，陸象山從宇宙二字而說此心此理不問千載前後，東西南北，都是同一的，也是此說。只其所謂同然也有程度。愚人之所同然，賢人之所同然，與聖人之所同然，

宋儒對於
經文的見解

其心其理底認識方法及內容不能不異。於是宋儒就研究聖賢之所同然。這是宋以前不大成問題之點，而宋儒則受了佛老二教底影響，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例如胡雲谷在鄭伯熊底書說序說：

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

認識聖賢之心至少自己不到聖賢之心是不能認識，這不待說了。前述的胡安定所謂「顏氏所好何學」也是認識聖人之心這一回事。陳亮記張橫渠底語說：

尙書最難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不下十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不知其何如也。鄭敷文書說序

時瀾底增修東來書說二十卷底序裏也說：「唐虞三代之氣象吾不著於心，何以接於典謨訓詁之精微。」研究唐虞三代底氣象，是極其注重觀念的，在伊洛諸儒之間，常成爲問題成爲公案而被研究的。朱子也說：

尙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個大底心胸如何了得。語類

七十

這就是認識聖賢氣象的方法。然唐虞三代底事，浩大闊遠，從何處着手以認識聖賢之心呢？朱子則說是例如堯之事吧，則研究堯底治民爲如何，舜之事，則研究舜底事君爲如何。上同依朱子之教而作的蔡沈（註）底書傳，完全是從這種思想發生的。其序云：

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由此心學又叫做傳心。黃度底尙書說，袁燮底絜齋家塾書鈔，皆詳述此事。這雖是宋學底一大宗旨，然其典據之所，實出於偽古文尙書大禹謨，這是頗可笑的。

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語之出處今日才明白，無論三聖傳心之語，無論什麼都沒有，其成爲爭論的問題的，是說出人心道心，或者「即心是道」的。黃氏日鈔卷五的唯一的根處。程子解釋道：「人心是人欲，是危殆，道心是天理，是精微。以惟精致之，以惟一守之，方能執中。」朱子語類七十八由此，與禪學以心傳心對抗，唱出一種心學，其中更加入大學中庸等的道理，而成功所謂「道學」，說是孔門傳授的心法。由是尙書問題，只此人心道心。就是帝王之學必先正君心之非，即須講此章。兩漢底尙書之學，洪範五事等成爲中心，與春秋陰陽災異結合而有生命，這也是應用正君心之非的。不過兩漢是宗教的，宋是倫理學的，有這樣的不

同罷了。黃震說禪學者是借此傳心爲依據的，但這正是其反對，在禪學中所謂傳心，至少是從唐以來就有的。唐宣宗時，黃檗就著傳心法要一書。究竟發見了尙書底下便大的處所，和研究聖賢之心，可謂宋儒空前的發見，但也是時代底產物啊！

宋儒對於尙書的學問的功績，就是偽古文尙書及偽孔傳底看破，反之，六朝及唐學者，全無顏色。懷疑偽古文尙書的，是宋之吳才老說註(5)梓材一篇後半是別爲一篇爲始。朱子語類卷七十八但全體懷疑的却是朱子。

孔壁所出尙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罔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語類卷七十八

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況又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同上

伏生傳的今文二十八篇，佶屈聱牙，而孔壁底古文却易讀。懷疑這種不思議處所，是朱子底卓見，其易讀當然是後世僞作的了。就六朝諸儒及唐顏子固、孔穎達諸先生却不知此，反以此書爲真物而尊敬之，真是莫可比擬了。且朱子不但疑古文，而且疑孔安國傳。

尙書注並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語類卷七十八

尙書孔安國傳，此恐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爲名。與毛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麤，魏晉間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爲。^上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上

後來明之梅鷟，清之閻若璩把古文尙書之僞及孔傳之僞無遺留地論證而成爲定說，其爲先驅的實是朱子。清朝底考證學，也可以說是以朱子爲淵源。總之，宋儒不拘於從來的傳注，眼光澈紙背以讀書，故能有這樣的發見。東坡底書傳說義和怠其職，實爲貳羿而忠於夏；指摘康王之誥王底服冕爲非禮，亦是前人所不注意的處所。後趙汝談也疑今文尙書，王柏却把尙書全體改換或補綴。要之從來把經書當作神聖信奉的，宋儒却以之作爲學問對象，冷靜地去研究。至其方法，雖有趨於極端陷於弊害之所，但大體從一種學問說來，可說是進步。其信仰的態度薄弱寧是當然的。

宋儒對於詩的見解

論到詩，從來對於毛傳鄭箋及其正義不挾異義，到了宋歐陽修著毛詩本義，毛鄭之說也都有批評。蘇轍底詩經傳，只取小序首句，而刪其以下。楊簡底慈湖詩傳連小序也不信。南宋底鄭樵專攻擊毛鄭，罵倒小序。朱子起初雖信毛鄭，然後來贊成鄭樵之說，作詩集傳時，把大小序別爲一篇，而作詩序辨說。^{註(6)}集傳雖有取毛鄭之說的處所，但以鄭風衛風爲淫奔之詩。^{註(7)}爲淫人底自詠。這在當時陳傳良既已懷疑，以後發生了多少的物議。後朱子作白鹿洞賦時，引用所謂淫詩中的清衿，取了詩序傷學

校之說。門人有質之者，朱子則說「序亦不可廢」。一旦斥詩序，因習難忘又使用之。年老的人多是如斯。然青衿等作爲淫詩似乎是非自然的。朱子底再傳弟子王柏作詩疑把朱子所謂淫奔詩底全部，從詩經中刪去了。

禮自王安石作周禮新義，依周禮以取士，王昭禹次之，作周禮詳解四十卷，發揮從來注疏所未及的處所。易祓底周禮總義三十卷，王與之底周禮訂義八十卷，衛湜底禮記集說百六十卷，陳祥道底禮書百五十卷，李如圭底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楊復底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是誠盛事。這等書也有實事求是之學，大概說來，是論證的，天馬馳空的議論多，如禮一樣的名物制度之學是事實，不是理論。讀這等書百冊，不如讀清朝考證家底研究一冊那樣的效果。特別是明以後的必修書，陳澧底禮記集說尤爲劣書。不但如此，程子及朱子從禮記中挑出大學中庸二篇，作爲單行，合以論孟而成爲四書。中庸梁武帝雖曾別作講疏，然今不傳。但公平地看來，此二篇爲禮記中的傑出，簡而得要，在他種經書不見其比。尤其是大學寫儒教經世濟民的大理想，就是「合下便大」的東西。朱子論到讀尚書的方法，教人先讀大學。語類卷七十八這誠然是得當的。就把中庸底未發已發等，禪學的地來解釋，而說是傳授的心法，却是附會的。要之經學常是移動的，程朱以後到元明經學底中心，可說是在大學中庸。大學底規模甚大，而中庸是屬於哲學的方面，都爲當時時代思潮所歡迎。

要之宋之經學，忠實地傳漢唐底注疏的，是疏，但從胡安定孫泰山等起，由周張程朱而大成的道學，是混融佛老二教而成爲一大勢力，不但風靡宋一代，且至元明清尙存其勢力。其學說之影響於上下一般世道人心，漢唐儒學遠有不及之所。尤其是道學者都有一種高尚的人格，道學者以外也。有忠節之氣貫金鐵的志士，也有使一世人憬望的人傑。這可以說是宋代貴文的結果。宋亡時（西紀一二七六）陸秀夫奉八歲幼帝在舟中講大學，這雖是可笑的故事，然其不出宋人底本色有如此。

第四節 元明底經學

元明底學政

元是由北狄蒙古興起，從北部亞細亞起席捲北歐一帶，遂至於占領中國中原（一二七七）元開始不重儒學。據鄭所南底心史，則儒者比乞丐還要甚。即人底等級分爲十等，爲官吏、僧、道、匠、醫、工、良民、儒、丐，雖是一時的事，然略可窺其方針了。但太宗六年，以馮志常爲國子學總教，使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世宗忽必烈至元八年，始詔於京師立蒙古國子學，使蒙古及漢人百官底俊秀者入學，惟未規定員數。至元十四年，即占領中原之時，立國子學，設博士，使依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底順序去讀，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其他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醫學，陰陽學等。以蒙古人欽察人爲主，漢人寧是置於從位的制度，經學可觀的沒有是當然的。只是在宋以朱子一派入爲僞學。

黨，不但禁用其人，而且禁讀朱子所著的書。到了元四書並用朱子章句集注，詩也用朱子集傳，尙書用蔡沈周易，用程子朱子的爲主。以上三經也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要之學問，太略是朱子學成了統一了。其間有許衡吳澄趙沅程端學等耆儒，要爲宋學底繼紹者。

明太祖朱元璋滅蒙古統一天下，（一三六八）取了嚴峻的政治，同時獎勵儒學，洪武二年，詔郡縣使立學校。永樂中，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修五經四書大全頒行天下。與在唐作五經正義，在宋作三經新義同，欲由此以統一學問。然其成功的大全，自然在當時是誰也不會批評，但顧炎武底日知錄卷十八裏說：

因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黃幹有論語通釋，采語錄而附於朱子章句之下者，是真德秀，名爲集義。此僅大學。祝洙做而足之成四書附錄。後有蔡模之四書集疏，趙順孫之四書發明，胡炳文作四書通樸，門人倪士毅合二書爲一頗有所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諸書皆廢。倪氏之輯釋，今雖見於劉用章所刻四書通義中，但四書大全特少有增刪，其詳略不如倪氏底大學中庸或問全是同一。而時有舛誤。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爲「汪氏曰」，「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

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勅修四書五經大全，頒發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致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既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

四庫提要更引朱彝尊底經義考作考證，周易大全是取董楷底周易傳義附錄，董真卿底周易會通，胡一柱底周易本義通釋，加以取捨而作成的。書傳大全是從陳櫟底尚書集傳纂疏與陳師凱底書蔡傳旁通，禮記大全是以陳澹底集說爲主，凡採諸儒四十二家之說而作成的。信如經義考所說，這從其他四經之例說來，決不是胡廣等所編輯的，大概是蹈襲誰底既成書，今幸其原書不爲人所知了。約而言之，唐之五經正義後來雖成爲必要的書，然宋王安石等底三經新義與明底四書五經大全其後却被唾棄，其所以然，是從其內容價值底空疏而來的，一是到了清朝代之而成功，欽定四經御纂七經，一是對經學的復古運動，是爲了校證學盛，宋明之學不被顧及的結果。

大全以外，明儒多少對經學還有研究的，但多不足觀。來知德作周易集注十六卷，從漢以來的互體法著想，把牠縱橫地應用，錯綜之而名爲四正錯，四隅錯，四正綜，四隅綜等，取象種種是頗複雜的。然要不過漢魏之易底應用或變形，不過因爲當時沒有論象的易，故特別有名而已。

梅鷺底古文尚書考異六卷，在明儒中是最出色的著述。疑古文尚書之僞的如前述，是吳才老與

朱子其次就是元之吳澄作書纂言，不注古文，但還沒有舉出偽證。朱子以爲偽古文尚書序及傳底作者，與孔叢子底作者是同一人，但梅氏則斷定尚書是皇甫謐所偽作。禹謨底「克艱」二語，是本於論語底「爲君難，爲臣亦不易」；「不矜不伐」本於老子底「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顏厚有忸怩，「鬱陶」取自孟子，「顏厚」取自詩。胤征底「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採自三國志。仲虺底「慚德」，本於季札底「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湯誥底「降衷」，取自夫差底「天降衷於吳」。伊訓底「從諫弗拂」，取自班彪底「從諫如流」。太甲底「升高陟遐」，本於中庸底「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咸有一德底「觀德觀政」，取自呂氏春秋底「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泰誓底「離心離德」，取自子太叔底「棄同卽異，是謂離德」。周官底「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老子底「爲之于未有，圖之于未亂」的語氣，悉探其出所，以證明偽古文尚書之僞。後到清朝，閻若璩更詳加研究，把僞古文尚書體無完膚地抉摘，就是從梅氏此種研究激成的。郝敬底尚書辨解十卷，却是謬見僻解，例如說周公決不東征，不殺管叔，也沒有踐阼朝諸侯這一回事，真不成話。

明人學問雖淺，但好作僞書，作僞之由來，令人可驚。例如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等而公於世；據經義考，坊又作古書世學六卷，箕子被封於朝鮮時所傳的書底古文，從帝典到微子終，後附洪範

一篇，即徐市傳於倭國的東西，坊底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而祕藏於家，實是無稽之談。其他漢魏叢書中也有明人底偽作。姚際恆古豐坊尤其好偽作，於詩作魯詩世學三十六卷，要之獨斷臆見之外，什麼也沒有。

實行之學

希臘底學問，因到了羅馬便成爲倫理教，或宗教。宋底學問，元繼紹之，明只取其中的幾分實行之而已。宋儒後來也趨於理論，不伴實行，宋末殊甚，宋之所以亡，可說是基於理論之爭。明自太祖以來，貴實用之學，嘗於學正吳從等來京時問民間疾苦，因皆對道：臣等職學事，不知民事。故太祖說：胡瑗爲教授之時，教以治兵治民。汝等所教爲何事，因而竄之於極邊云。永樂帝時，作四書五經大全，徒研究學說異同，欲使其簡易而實行便利。這樣一來，學問雖不進，但在實行方面，或出氣節之士，或養成道德家。太祖崩，其子惠帝嗣，太祖子燕王棣舉兵占領京師，即帝位。這就是成祖永樂帝。初，方孝孺（正學）學於宋濂，欲從文藝以明王道，以致太平爲己任，爲惠帝講周禮，欲改禮樂制度，及燕兵圍京師，孝孺被執下獄，姚廣孝告成祖，孝孺必不屈，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幸勿殺。成祖允之。然成祖即位，使草詔，孝孺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成祖大怒，磔殺之於市，並誅殺其宗族親友前後數百人。所謂殺身成仁，雖眼見十族之死，猶不屈以全其義，這與成祖忿厲之心對照，千秋下猶令人心胆俱寒。這種慘劇事件，有一種忠義凜凜的強烈之感，同時發生一種淒慘的恐怖心，使明人與其說是爲天下

作事，無寧說是內觀的磨礪己德，而成爲獨樂的隱者。即是使明人對於公的生活底氣力，傾於畏縮。吳與弼（康齋）讀伊洛淵源錄，慨然志於道，說聖賢未有學而不至者，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讀四書五經及諸儒語錄，身心體貼，二年不下樓。胡敬齋學康齋，竟絕意科舉，築室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與人事相關。陳白沙（獻章）會試中乙榜後，學吳康齋，歸而絕意科舉，築陽春臺靜坐其中，不出闕外者數年。都是如道士或如禪僧一樣隱於山間僻地，好靜坐觀察的，如白沙所說：

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若常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明儒

學案
卷五

王守仁之
說

這種的學風風靡一世；如王守仁（陽明）謁婁一齋，慨然信聖人可學而至，出入佛老及謫居龍場時，說是瞑目靜坐，恍然有所悟云。從來說聖人之道，記於六經論孟，朱子等心底作用，不過知覺。理是客觀的，遍在於天地萬物的。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知覺纔豁然貫通，與事物之理一致。然陽明祖述陸象山之所謂「宇宙內之事就是己分內之事」，所謂理，也不是在吾心以外的東西。不吾心以外並無所謂天地萬物之理。因吾心具天地萬物之理，故吾把心之天理應用於事事物物，則是其道。陽明把這所謂致良知，因而所謂學問就是心學，不外此心光明無一點私慾。要之即是佛教底萬法惟

一心，心外無別法的主觀的觀念論，陽明則更唱知行合一，貴實際地去體驗。這種不立文學的直接簡易之說，爲蔑視學問的豪傑所喜是當然的，殆風靡一世。其解自己底心底煩悶，是充分的。然此說一利一害，無論誰，此心雖光明而並不是天地萬物的道理即便了解。閉居一室之中，無論怎樣明鏡高懸，也不能把屋外的天地萬物都弄明白。所謂光明所謂私慾之念，是程度問題，不能夠容易把牠分成這是光明，這是私慾。如果一面讀經書，一面參考此方法則爲害少，苟不讀經書僅聞斯說，就去實行則不免於弊害。幸陽明把大學作爲所依據的經典，故門人大體讀過朱子底經注的多，故弊害還少。及三傳四傳，或近於狂禪，或逞空疏的理論，耽於所謂遊談，而至於爲世之患。總之這種心學滔滔，風靡天下，所謂學問，就是靜坐澄心，所謂天理如何，人欲如何，只是一種反省，所以經學不被顧及是當然的。在經學中只實行尊德性，那經學是極其局限而倫理化的了。其所謂「尊德性」其內容不是孔子及子思時代底德性，却是老莊佛教底無欲守靜，或者禪學底卽心是道，或者就是不思善，不思惡，端的本來面目。這二程朱子陸象山既有其萌芽，明儒不過更進一步而已。至陽明儒佛道三教底一部份略成一致了。在倫理的實踐的方面，總是簡易直截，效果雖有而範圍則狹。宋之道學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其規模何等大地。而明之心學，「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學之矣。」傳習錄言語雖大，規模却陷於方寸。且以天地爲經緯的禮樂制度底研究也沒有。要之只是一種實踐的精神修養法，最是有效，但學問上則

內容甚是空疎。

註(1) 穀梁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云：「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者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註(2) 圖見前第二章註(6)。

註(3) 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金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曰陽；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註(4)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元定之子，朱熹之弟子。隱居九峯，學者稱九峯先生。著有書經集傳六卷。

註(5) 吳才老即吳棫。棫始疑東晉所獻古文尚書爲僞造，曾著書稗傳十三卷，今佚。

註(6) 詩序辨說一卷，舊附載朱子詩集傳。朱子語類卷八十四云：「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註(7) 詩集傳二衛國十篇下云：「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又氓下……云：「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木瓜下云：「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又卷三「鄭國二十一篇……」下云：「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又將仲子下云：「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叔于田下云：「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辭也。」遵大路下云：「亦男女相悅之辭也。」有女同車下云：「此疑亦淫奔之詩。」山有扶蘇下云：「淫女喜其所私。」芣兮下云：「此淫女之辭。」狡童下云：「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褰裳下云：「淫女語其所私。」子衿下曰：「此亦淫奔之詩。」揚之水下云：「淫者相謂。」溱洧下云：「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其餘邶、東門之墀、風、雨等篇，朱子亦皆指爲淫詩。（參閱周予同注經學歷史）

第七章 清朝底經學

第一節 清初的經學

清從滿洲興起至於以武力統一中國（一六四四）然對於中國文化，却努力欲與之同化。關於學政及科舉，大體取明朝的制度，只維持滿洲的風俗便足了。在京師置宗室學，覺羅學，咸安宮學，景山學等。以滿州語，蒙古語爲必習之科目。可是漢人底優秀的文化，把滿人澈底同化了。滿洲人終至連其國語也忘記了。這和以前的元朝不同。歷代的天子，皆好漢人的學藝，於順治九年（一六五二）發布六諭說：清興於滿洲，但其所奉是堯舜孔孟之道，與漢人的天子是同一的。其獎勵學問，在漢光武，唐太宗以上。康熙五十四年，著御纂周易義十卷，康熙六十年，著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乾隆二十年，著御纂詩義折衷二十卷，乾隆十三年，著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三卷，康熙三十八年，著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著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頒之於學官。這是做唐五經正義，明五經大全的東西。從其成績說比正義雖劣，却遠勝過大全。大體是取程朱之學，而參考於古注疏，最後加以結論，欲把漢宋兩學，對照於一眸之下。在普通的研究上，雖然便利，但在徹底的研究上，自然是不適當的。但要之漢宋都有所取，把學

問之路大大地擴大了。乾隆四十七年，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他有康熙字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等便利書籍，斬新欽定。此等工作，也有歷代天子，作爲碩學老儒的懷柔策而給與。以此種工作的。但也有天子自身好學問，徵集學者，或巡行地方，向各處碩學，徵集詩文，並使其人榮進的。

凡是朝代一改變，必改革前代的弊，而別開一新局面，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在學問上，前明原是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底末流，愈趨於空疏不學；而在政府登用人材之門的科舉，因用所謂八股時文，其弊更甚，富家子弟，聘請文人，預出種種考試題目，做成很多的文章，令其熟讀，大抵百發百中，不讀經書一冊，直得列於縉紳之林。這等的及第者，不知有經學、歷史、政治及社會是當然的了。所以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而覺着此等弊害，奮然而起的，就是顧炎武、黃宗羲。

顧炎武

顧炎武（亭林）專研經書，是就一切事物，做實際的研究的方法，以反對明儒，只是此心一光明，則客觀的事物的學問爲無用之說的。其論學問，這樣說：「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

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與友人論學書）

這種的學風，有類於宋底王應麟黃震，是取朱子學派的長所而矯其弊的。把一切事物，就實地爲精覈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即所著日知錄三十卷。以外並研究音韻之學，以爲古時有音無韻，故溯源古音，要約爲十部類。著有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二卷，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總名叫做音學五書，爲當世所推重。所謂音韻學，這一種學問，便在清朝學界中開創了。又研究歷史地理，而周游天下，把書籍和見聞，對照地研究，著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又據圖經的例，作肇域志，然已散佚。又著研究石經及金石文的九經誤字，石經考，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求古錄，金石文字記，金石要例等。關於經學的著作，以外還有左傳杜解補正。炎武所給與的影響是至大的，自是以後，同樣，得知道經學也有校勘經文的必要，且由音韻學，而得知採取意義，由歷史地理沿革，而得知研究的必要，又開創一種金石學的考古學。炎武的研究，從後儒專門的精細的研究看來，雖尙有疏漏的處所，要之，和理氣陰陽的空論爭鬥的時代，以一人而開創各方面的研究，確是值得特筆大書的功績。

黃宗羲

黃宗羲（梨洲）與炎武，同出於明末清初，與炎武由朱子學派出相對，宗羲由陽明學派的劉宗周（念台）出的。宗羲鑒於明末心學者的弊，日夕涉獵十三經，二十一史，百家九流，天文曆算，道藏佛藏，嘗說：『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做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窮經，能以經術經世，乃不爲迂儒。』又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其學盛行於東西。其論易著有易學象數論，其意：『聖人以象示人，有七種：八卦的象，六爻的象，象形的象，爻位的象，反對的象，方位的象，互體的象。』後儒的僞象，也有四種：卽納甲，動爻，變卦，先天是七象當尙之，四象當黜之。』又他研究天文，是用泰西算術，探日月五星之會，以知其行度，成爲梅文鼎的先導者。又關於明史的編纂，宗羲貢獻的處所很多。當時被召入修史局，他不自行，却把條例，授其弟子萬斯同，明史就是依據其方法以編纂的。其他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實爲哲學史之魁。以外關於天文曆法，歷史文集等著述，尙浩如淵海。就中明夷待訪錄一卷（又曰明夷留書）徹底的發揮孟子的民本主義，清季革命之際，革命黨員最是熱心研究。此書雖是一小本，但當時顧炎武讀之嘆服，說是如把牠實現起來，可返於三代之盛，足和他自己所著日知錄相比並總之。顧黃二氏底學風，是爲清朝底學者開關門戶的，自是以後，學問便如果不考證事實，以歷史的爲論證，便算不得學問了。

從來對於周張程朱之學，稱宋學。清朝底學問因復歸於漢朝的學問，所以叫做漢學。顧黃二氏實

是開漢學之門的人。但顧是從朱子學出身，黃是從陽明學出身。雖不能說是純粹的漢學者，但可以說是漢學的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這二人除外，述在附錄，其不妥當，是不消說的。清初學界泰斗的三先生，除以上顧黃二人外，其另一位就是王夫之（船山）。他遺有周易內傳、詩經稗疏、禮記章句等，許多的著作，影響於漢學的却少。

閻若璩（百詩）學於顧炎武。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即疑偽。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說之最精的，謂漢書藝文志說：「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也可稱二十四篇。今梅氏之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書序注，於仲虺之誥，太甲，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梅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說：「古未有考族之刑，即苗民之虐，亦祗肉刑止耳。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

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又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毋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於魏晉間又一佐也。此外他還逐一搜出梅氏文句的出處，僞證山積。僞古文之所以爲僞，便成鐵案。後毛奇齡憎牠，作古文尙書冤詞，駁斥閻氏。但不能動人。若璩又研究地理，著四書釋地等書。尙書疏證尤爲有名，自是研究尙書，另開一門徑了。

毛奇齡（大可）以雄鷲之資，博學能文，其著述分經集文集，合之而爲西河全集，約五百卷。只以好勝人，且好立異論，爲了辯護己說，甚至捏造典故，有似於魏王肅的處所。他始學陽明，一一攻擊朱子的學說。其攻擊朱子的四書注，甚至把朱子取古注的處所也誤解爲朱子之說而排斥着，又如前所述閻若璩以古文尙書是僞，他却以爲真。儀禮本無可疑之處，他因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他就反對說儀禮是僞書。總之毛奇齡學問該博，能多舉證據以立論，其論還有多少的根據。如辨先天圖的僞，駁胡安國的春秋傳，破壞宋儒的僻說，實在有功，而對漢學復興，能給以種種暗示，也是事實。然沒有什麼系統的研究，畢竟是啟蒙期的學者罷了。

胡渭

毛奇齡

胡渭（臚明）精於地誌學。顧炎武之壻徐乾學奉詔修大清一統志時，與顧祖禹、閻若璩及黃儀

共被招聘。因此得研究尚書禹貢，知道僞孔、孔穎達、蔡沈暗於地理，多有舛誤，乃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考其異同而折衷之。著禹貢錐指二十卷，所謂錐指，是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古來地理圖多散逸不傳，渭據九洲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記，計里畫方，作圖四十七，把古今的水道山脈，一一明細地記出。幾如身往其地，而目擊的一樣。這不單是把舊的地圖了無益處的畫出而已，而且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為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以備將來堤防水利的參考。又論陳搏以來，流傳河圖洛書之妄，作易圖明辨十卷，又以洪範無錯簡，而宋儒却任意改竄，移「庶徵」省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是錯了的，作洪範正論五卷。

此外張爾岐（稷若）以儀禮鄭注，古質難讀，著儀禮鄭注句讀，為顧炎武所佩服。馬驢（宛斯）把左傳編年的記事，改撰為敘事體，作左傳事緯，又集太古以來至秦的歷史傳說，編成釋史。這等的書雖不入正統的研究書之列，總之對於一般是能給與影響的。又朱彝尊（竹垞）就自己所藏書八萬卷，及和他所知，統考古來經書的存亡，作經義考三百卷。對於古來經書傳注，前列撰人姓氏，書名，卷數。把到今日止還存在的，作為「存」，把亡佚了的作為「佚」，把殘缺了的作為「闕」，把未曾見過的作為「未見」。從先秦到明末清初止的經書目錄，與對於各經的諸家底略評，及各書的自序，他人有力的序跋及批評等都記載於其中了。十三經外，並載羣經，四書逸經，毖緯，擬經等類。末有師承，以明經

學底傳統。又在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述經書刊行的歷史，最後爲通說，述經學的總論。在經學研究上，給與便宜最大，後來編纂四庫全書，尤於這書大有所參考。

以上是明末至康熙年間的學者，雖因不能以年代區別，其中也有涉於乾隆年間的人，然大概是在漢學和宋學尙未顯然區別之時，大體是傾於漢學的學者。若從清朝的制度而言，這種學者真是理想中的學者，與所謂以宋學爲根，以漢學爲枝葉的欽定七經的宗旨，是很契合的。李元度底國朝先正事略，以宋學者爲名儒，以漢學者列於經學。大概政府的方針，以宋學者有擅長政治的實材，人格亦較爲高尚，也未可知。真地，宋學者確多出大政治家，漢學家雖也有其人，自然屬於例外。因爲宋學是出於政治家底餘業，而漢學則必得是專門的研究，所以漢學家之於政治，多有曠職之謗啊。

第二節 乾嘉時代的經學

清朝底國力及文化達到高度的，是在康熙時起，至雍正乾隆嘉慶時代止。就中乾隆嘉慶，尤臻絕頂。文學美術，特別發達。及至道光咸豐，國力已有稍衰的徵兆了。而清朝的漢學，完全脫離宋學而獨立的，是在乾隆嘉慶，然還未能十分純粹，那粹然脫盡宋學的痕跡，尙在嘉慶以後，但學問該博，實力鞏固，確算乾嘉時代。

惠周惕（研溪）著易傳，春秋間，三禮問，詩說，其詩說，以毛詩底周南召南，皆是房中之樂，自關雎至芣苢八篇，不是詠后妃，乃託言於后妃的自述。鵲巢，采芣託言於夫人自述。雅以音分大小，而不關於政事，正雅變雅，美刺錯陳，是頗有趣味的說法。在清朝說詩的，前有陳啓源，著毛詩稽古篇，修唐以前專門之學。同時朱鶴齡也參照他著詩經通義。周惕繼陳朱而起也。同樣修唐以前的古學，很有盛名。其子惠士奇（半農）著易說，禮說，春秋說等，繼紹其父底古學。所謂易說，謂「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捨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羲，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註(1)京房以變通，註(2)荀爽以升降，註(3)鄭康成以爻辰，註(4)虞翻以納甲，註(5)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畢竟完全是漢學。

惠棟（定宇）是士奇次子，專心經術，而於易尤精通。研究三十年，作周易述八卷。漢易衰絕，千有五百餘年，至是可謂粲然成章了。是書垂成而病革，還有自鼎至未濟，共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未能脫稿，蓋是未完之書。其爲說：經中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亦又坤化，六爻皆正，成而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

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傳篇所謂『既濟定也。』『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要之棟是以還原於既濟，爲他說易法的新發明。此外有易漢學易例，又著明堂大道錄，禘說，古文尙書考，左傳補注，九經古義十六卷等書。古文尙書考和闍若璩一樣，是疑僞古文的。九經古義，是討論古字古音，而研究漢學的。棟自祖父以來，三代皆以經學傳家，故人稱三惠。乾隆二十三年，享年六十二卒。其友有沈彤，沈大成，余古農，王鳴盛，錢大昕，戴震，王蘭泉等。

沈彤（果堂）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及尙書小疏，左傳小疏等。余古農（蕭客）通小學，著注雅別鈔八卷，古經解鉤沈等。和沈德潛，朱筠，紀昀，胡高台等爲友，他們極尊敬之。

王鳴盛（西莊）和江聲（艮庭）同研究尙書，都受了闍若璩，惠棟的影響。訓詁必以漢儒爲宗。鳴盛著尙書後案，他以爲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的，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時所獻之泰誓固僞，而唐人所斥爲僞大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而尙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云。這書以馬融鄭玄注爲主，不得已時，有取於僞孔，及王肅。對於唐宋諸儒底說，一概不取。又著有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術篇一百卷。其博洽，和洪容齋王深寧差不多。蛾術篇多關於經學之說。

沈彤余古農

王鳴盛

江聲（良庭）讀閻氏底古文尙書疏證，惠棟底古文尙書考，而知古文和孔傳，都是晉人所僞作。因此集漢儒之說，而注今文二十九篇。漢儒不備時，旁考他書，精研故訓，著尙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尙書集注音疏前後述外篇一卷。經文及注疏，皆是用古篆寫的。論者謂王鳴盛自知其所作後案，不及江聲的音疏，故勸聲用篆文來寫，以致一般人不能識讀云。其辨泰誓三篇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泰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曰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寢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曰：『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鵬。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無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見正義，辯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尙書大傳乎？『泰誓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

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又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泰誓二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頤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烏在其可信邪！看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合，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鷗，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况，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券以自吐其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撫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輯，故無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

由這看來，江聲已把馬鄭所傳泰誓當信之點證明了。然則這研究的結果，今文泰誓的確是真的了。至於牠和僞古文泰誓的異點，有無深義奧論，那要任讀者的判斷。不過他把事實作爲事實來證明，那是考證學家的責任。這也不止江聲。即閻若璩、惠棟、王鳴盛諸家和其他一切所謂漢學家，都是把價值判斷置之度外的。若宋學家，則首先注意到價值判斷，決不做無用的穿鑿，至於無用中的有用的意義也蔑視之。江聲又有六書說、恆星說、性耿介，不慕榮利。其友王鳴盛、王蘭泉，畢沅，很尊敬他。弟子有數十人，以顧廣圻（千里）、徐頤（述卿）最有名。千里天姿絕倫，經史小學、天文、曆算、輿地等學，無不貫

通。可惜家道貧窮，整日以校書來作生活，所以名不大顯。今日所流傳的宋元覆刻本，和校勘記，署名爲孫星衍，黃丕列，秦恩復，胡克家的，實際都是成於千里的。

錢大昕

錢大昕（竹汀）精究古經義，及聲音訓詁，旁及天文曆數之學。官至侍講學士。著潛研堂文集五十卷，二十二史考異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元史氏族表等。若以漢儒相比較，可謂在鄭玄之次，賈逵服虔之上了。其論虞氏之卦之說云：

之卦卽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

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坤、乾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君謨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

大昕精於天文曆數。他所創作的見解，都有道理。其外對於鄭玄的爻辰、費氏的分野，也有發明。他論毛傳，多轉音曰：

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即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即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漆洧之「漆」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漆」者，讀「潛」如「漆」以諧韻耳。「漆」即「潛」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漆漆」傳亦云「漆漆，衆也」。增漆聲相近，轉增爲漆，亦以諧韻，與潛洧作漆洧同。

他論春秋云：

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

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爲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曷弟不可以愛憎爲子奪也。衛孫寧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正干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

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闕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長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

他論性與天道云：

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

其他在史學上，發明也很多，其弟錢大昭（竹廬）亦經史淹博，著有後漢書補表八卷，律呂考文六卷，史記三書釋義，淮南天文訓等皆是訂正古書的名作。

江永（慎修）他所撰近思錄集注，不過以餘力爲之。其專門的著述：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辨，歲實消長辨，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遺著很多。他爲人和易，能感化鄉黨。嘗立義倉，行之三十年，鄉人不知有饑饉。他的學問，由三禮以及天文曆法，曆學，是根據西法，一切皆徵實而有根柢。他論聲韻云：

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

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八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歛當分爲二，猶之真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

他論易變卦說

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

這是他對於變卦所下的定義，他論春秋軍制，以爲：

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土，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

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敢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

戴震

他的證據很爲詳明的確。要之江永是不求聞達而很忠實的學者，可謂鄭玄以後的一人。其弟子有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孫，任大椿，孔廣森等，蔚然爲清朝經學的中堅，不能不說是江永所感化的。戴震（東原）學於江永，得許氏說文，大好之，盡通十三經注疏，尤精三禮，兼習推步鍾律，而聲音文字之學，最爲得意。錢大昕見他所著書，非常嘆服，紹介於秦蕙田，秦大喜，託他編纂五禮通考。是這五禮通考，實由震的意思所完成的了。他常說：學者必要由聲音求訓詁尋義理，失此方法，不是學問。今人讀書，還未識字，輒鄙薄訓詁之學。是文字還未知道，便謂已明瞭言語，言語還未懂，便謂已知道其意思，實是惑之甚者也。論者謂漢儒是經學，宋儒是理學，一主訓詁，一主義理，此實愚之大者也。須知義理，若

捨經能求，則人人隨手可得，經學可以不要。只是空的獨斷不適當於理的。所以義理，應該求之於古經。但求古經其遺文已絕，時代既隔，不能讀，意義便有隔闕，所以必深求之於故訓。故訓明，古經才明；古經明，古聖賢的義理也明，我心所同具的義理也明。況且古聖賢的義理，都不過在典章制度中而已。世人把訓詁和義理，分作兩項，然訓詁若不是要來明義理，這訓詁也是無用。而所謂義理，若不是存在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端曲說，也是歸於無用的。

在文字的研究，戴震首先就勸人治爾雅，他云：

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如釋言「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桃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蔭也」，卽詩「不可休息」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他考證底卓絕，皆是此類。又以水經注，譌舛很多，王應麟引經文四件，但有三件，是以注混入經文的。震獨發見經例和注例，而本文和注的區別，容易分明。水經注由此易讀，真是發前人所未發的。戴震底研究方法，都是科學的組織的。他嘗說：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又說：

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曆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虫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詰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叔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

戴震底方法，是把在經書中，一切事都要去徹底研究的。所著有古曆考二卷，曆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勾股割圓圖一卷，策算一卷，九章補圖一卷，考工記圖二卷，以

上都關於曆法數學地理的著述。而關於文字底研究，有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十卷，毛鄭詩考正四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儀禮正義壹卷。關於音韻學底研究，有聲類考四卷，聲類表十卷。

如前所述，戴震當然是純粹的漢學家，除在典章制度以外，沒有所謂義理的。所以他的研究，都是從事於各項事物，而關於天道性命等義理並不多言。但把義理研究，全置之度外，究竟不免偏見。所以戴震的師江永，却以其餘力，注近思錄。然而宋儒有宋儒的義理，漢儒也有漢儒的義理。只是有僅言義理或罕言義理之相差而已。戴震畢竟是大家，他不止研究典章制度，並且是進一步而尋性命的義理的。他著有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他底獨特之說就是原善之說：「人不能盡其材，大概因有兩個毛病。」

……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慳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

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此等堅苦的學者，却主張滿足本能主義，是對於宋明以來，道學的嚴肅主義，禁欲的主義的反動，然而利用厚生之道，固是孔門傳授心法之一，不過由漢學者，大膽發表這說而已。

王念孫

王引之

傳戴震聲音訓詁之學的，是王念孫，及其子王引之，和段玉裁。王念孫（懷祖）著廣雅疏證十卷，讀書雜誌十二卷，餘篇二卷，王引之（伯申）著經義述聞三十二卷，經傳釋詞十卷，積數十年的研究，乃發明古音的假借。從來曖昧而不知讀的，一旦明瞭，其貢獻於學者，是很偉大的。阮元經義述聞序云：

「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例如「於」字和「于」字，同是助字，而借牠作「在」。《易繫辭傳》「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是在中古乎的意思。《禮記曲禮》「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是在外在其國之義。又借「於」爲「之」。《左傳昭四年》「亡於不暇，又何能濟？」是亡之不暇。十年「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是唯蔡之感。又借「於」作「爲」。《禮郊特牲》「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如此而成，於孝子也。」是爲其質也，爲孝子也的意。又借「爲」字作「曰」字。《穀梁傳》「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公羊傳》爲作曰。又讀爲作將。《孟子》「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見也。《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韓非子顯學篇》「今之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說，因用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戰國策韓策》「韓爲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雁行以來。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以上所有爲字，皆讀作將甚明。又把爲讀作「於」。讀作「則」。讀作「與」。又只爲語助之處也很多。其他所有動詞助詞，都能一一舉出其通假。因此，佶屈聱牙的古書，一變而爲普通人能明白的平易文了。例如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二句意義難解。王氏訓「乎爾」爲「於此」。「於彼」就很明瞭。（孟子此條，據章太炎國學概論所引，經傳釋詞未見，不知出於何處。）若能熟諳王氏父子的讀法，利用牠去讀古書，和傳注，必能有

新發見，或能從漢學中，另外開拓一種先秦的古學。

學於戴震，而專研究說文的。是段玉裁（若膺）。他嘗聞震說：「以字考經，以經考字」兩句，便立志去研究說文。玉裁先把研究說文的結果，做成長篇，名爲說文解字讀，盧文弨爲序其書。由此更研究三十年，選其精鍊，撰成說文解字注十五卷。說文是後漢許慎所編的，但許慎只解釋其本義，其餘引伸之義，和假借之義，還沒有研究。且沒有參考經史百家之書，而加以證明。段玉裁即完成這種工作的。王念孫序此書，非常的激賞，謂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玉裁更研究音韻，作六書音韻表五卷。音韻的學，顧炎武先作音學五書，約廣韻二百六部做十部，在後江永又分做十三部。玉裁由此去讀古詩，發現有不合之所；更研究而分做十七部，總之這部段注說文，大爲學界所尊重了。

任大椿（幼植）和戴震同時爲四庫全書纂修官。著有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

八卷，小學鉤沉二十卷。孔廣森（搗約）孔子後裔，僅三十五歲而卒。天才卓犖，能傳戴震底學，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三卷，禮學卮言六卷，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經學卮言六卷，儀鄭堂文集二卷。

戴震之友，同時沈潛於漢學，而精於讎校古書文字底異同的，爲盧文弨（紹弓）。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見聞記等書，都是他所校正的，自經他校勘之後，向來不能讀的書，都可以讀了。此外經他斷

朱筠

片地整理的，有羣書拾補。以外還有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鐘山札記，龍城札記等。

比戴震略爲前輩的學者，是朱筠（竹君）年十三，已通七經。進士及第後，爲翰林侍讀學士。時乾隆帝，詔求天下遺書，筠條奏稱，前明永樂大典中，內載古書，爲今之所無的，非常之多。應擇取繕寫，各自爲書，由是採集逸書，至五百餘部之多。其導火線遂至發生纂輯四庫全書底大事業。這完全是他底功績了。他常以經學六書來訓士。經學，專宗漢儒之說，而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屢握文柄，搜羅英俊。如任大椿，戴震，汪中，孫星衍，洪亮吉，武億，吳才鼎，李威等，或在其幕府，或是其弟子。

紀昀（曉嵐）乾隆三十八年，奉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裁，當時的四庫全書，是網羅有名的專門學者，費十餘年而完成。當時把中國現存的書籍，分做經史子集四大部。而經部又分做十類，史部分做十五類，子部分做十四類，集部分做五類，總計有一萬零二百二十三部，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六卷，每部皆記著者里居，行歷和書的出處來歷，及內容的解題，綴於各部的卷首。在後又集其解題，成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先是每部的解題，由各專門學者，分任選著，一一送交紀昀一人核定。其中都加以添削，也有完全改作的。因此提要的全書，所有文體及意見，都和出於一人的手筆無異。像唐五經正義所謂「彼此互異」的，完全沒有。他的精力絕倫，只有令人驚嘆了。然而他是漢學家，不喜歡宋學。所以提要，對於宋學者的書，就有多少的不公平。卽有相當價值的，都被貶而置於存目類。那性質上，其

有應該入子部儒家類，都入到史部的傳記類。然在大體，對於經學，固然考訂精核，即對於史子集部，也能以堂堂見識去批判，表示第一流學者的態度。至書籍分類，在學問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中國稱爲「目錄之學」。那創作的，始於劉向父子的七略，所謂七略，即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術數略。漢書藝文志，把牠訂正，仍置六藝於第一，次九流諸子，次術數，方技，詩賦等。晉荀勗總括官中祕書，分做甲（六藝及小學），乙（諸子），丙（史），丁（詩賦）等四部。南齊王儉撰七志，一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文翰志紀，（詩賦），四軍書志紀，（兵書），五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術藝志紀，（方技），七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梁阮孝緒作七錄，一經典，（六藝），二記傳，（史），三子兵，（子兵），四文集，（詩賦），五技術，（數術），六佛七道。然而荀勗四部的分類，卒爲後世所採用。隋書經籍志先從牠，宋王堯臣崇文總目也從牠。但置史爲第二，子爲第三，又不稱做甲乙丙丁，而名爲經史子集罷了。今四庫全書，也仍其舊，但紀昀的分類，比以前更精核。集於其部下的編纂官，有任大椿，朱筠，邵晉涵，戴震，莊存與，金榜，王念孫等漢學家。然其他的部分，宋學家却多，不過被總纂官的勢力所壓倒而已。在後從提要中，除却存目類，更撰四庫簡明日錄二十卷，完全由紀昀一人所作。提要經部總敘，述經學的略史，當然是出於他的手筆的，今述如左：

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

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陸，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援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說，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

他雖是漢學家，也認考證有煩瑣的毛病了。眇於書無所不通，尤其深於漢易。生平著書，只有四庫提要及簡明日錄，可以窺見他的著述一斑。總之此二書，可以說能代表乾嘉時代經學的傾向了。

在王念孫底親友中有汪中（容甫）是清朝經學第一流的識見者。顧炎武、黃宗羲經世之學，雖然偉大，惠棟、戴震、王念孫父子，在漢學研究法，緻密而有組織，不能不謂絕倫。但要之，仍是漢以來，訓詁的祖述者，即是傳注。如進一步而對經文，去下批評，做把經學全體總攬考究的學者，還是沒有。然企及之者，實是汪中。其論三代以上學制的廢興，分類爲虞夏第一，周禮之制第二，周衰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六個目錄。而自題其端說：「觀周禮太史……當時行一事，則爲一書。其後執其書而行事，又其後事廢而書存，彷彿成告朔的餼羊。宋學以後，甚至其

書之事，都亡矣。」又說：「有官府的典籍，有學士大夫的典籍，有故老之傳聞。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爲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禮樂政事，雖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只守其文，故老能口傳其事。好古君子，懼其次第淪亡，因著之於書，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所謂學士，乃官師之長。所謂教，只其事務，其所讀者只詩書，其他典籍，皆藏於官府，而代代守之，民間無有。苟非其官，雖官亦不能有其書。其所謂士，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則爲一命之士。此外僅是鄉學小學。因辟雍之制不明，所以太史之官失職，於是民間有授業之徒，草莽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政府而在民間。至其末，諸子各以其學鳴，先王之道荒矣。然當時諸侯，無其典籍。及始皇焚書，有司所掌，蕩然無存。然學士相傳，尙保存其一二，誠不幸中之幸也！」又說：「孔子所述，學士所成，又留爲世教，但其政教之大者，因孔子不在其位，故不能舉以教其弟子。」又曰：「禮樂征伐之權，移於諸侯大夫。及後四豪游俠之徒出，而學問移於士大夫之手。」又說：「周之末年，典章制度，在官府尙能整然存在，但年代經歷，因革不明，故不能知其制作之意。孔子欲以一王之作，而應用於當世，曰：『人存政舉。』曰：『待其人而後行。』莊子則以爲無用，而欲盡去之。」又曰：「古人之學在官府，官吏世襲。然因官吏失職，所以其專門之學即亡，其書籍卒未編纂。其大略沿革，僅如上述。」（以上所說，載在王藻的文獻徵存錄，但他由何處得來，還未之知。）以上是汪中的思想，其撰成在章學誠文史通義之前。章氏從史學的立場說，而汪氏是

從經學的立場，以考出有史以前的狀況，尤爲偉大。汪中又從左傳的研究，說：「古時詩書禮樂，由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由太史掌之。後世二官俱亡，六藝之學，併歸儒者之手。」這樣想像，固不免有多少疏漏，但也有先儒未道破的卓見。汪中一生，輾轉不遇，其著書不過述學內外篇數卷，然其文作金玉的聲，像清朝漢學家底煩瑣的訓詁校證的文一些沒有。像宋學家底一意抑揚頓挫，或天馬行空的虛辭也沒有。其校證，都是經過洗鍊的重要事件的考證。其證據也經過千錘百鍊才引用。王念孫述學序云：「容甫討論經史，確然疏發，絜其綱維。余拙於文詞，而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媿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容甫才卓識高，片言隻字，皆當爲世寶之。……」這不是過譽的。

前述惠棟研究漢易，取孟京荀鄭虞諸家，撰有易漢學，周易述等書。不過從散逸之餘，而撥拾的，雖左右采獲也無十之二三。他所述大抵宗虞氏，若不能盡通，乃旁取他說，而附合之。關於這點，有張惠言（臯文）崛起，把這學再加研究。他說：「易有孟氏費氏，學派迥乎不同，虞氏和費氏荀氏，也不能合。虞從孟荀出，鄭從費受。今強合爲一，實有不安。」所著有周易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周易鄭氏義二卷，周易荀氏九家義一卷，易義別錄十四卷，由是同在漢易中，已分別得很清楚了。

與張惠言同時的，有焦循（理堂），他讀易，對於旅卦，對於同人卦俱有所謂號咷的名詞，小畜小過俱有密雲不雨之語，蠱象異象俱有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語，均抱着疑問，長久研究的結果，乃悟九

數術以通易，乃以數的比例，求易的比例。取卦爻之經文而實測，有旁通，相錯，時行三事。何謂旁通？在本卦，初和四換，二和五換，三和上換。本卦若無換，才旁通於他卦。他是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是當位。不待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是失道。易的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相應，這是變通不窮的。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就上下不能相應。但能變而通之，還是大中而上下應。這是縱橫應用之卦的方法。其根底自荀虞來，由此撰成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總之他是據共通的文句，求出共通的卦爻來。把數學上的公理及定理來說易。所以其說，很能合理而痛快。因他算出共通的卦，縱橫變換那卦爻，所以自能算出所求的卦了。不過這和卜筮的目的，不能不說稍異的。

焦循還著有周易補疏，尚書補疏，毛詩補疏，禮記補疏，春秋左傳補疏，論語補疏。他覺得十三經注疏中的孟子疏，杜撰頗多，因作孟子正義三十卷。焦循博覽強記，其他關於數學，地理，動植物，也有著述。而以孟子正義，爲最精博。

段玉裁的友孫星衍（淵如）精小學。嘗在江寧瓦官閣寺讀書，披覽佛乘。見元應一切經音義，和慧苑華嚴經音義二書，所引古書及字書，古本甚多，可資考證。因加較勘而刊行之。是書雖博學如朱子，及王應麟，還未得見。實和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在有功於小學，同一重要云。嘗病古文尚書，爲東晉梅賾所亂。撰集古文尚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據孫氏的考證，對於金縢「秋大熟未穫」以下，以爲

是毫姑逸文，乃成王所作，和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毫姑篇今亡，還可在這篇中考見。必後人因其文有「啓金縢之書」一句，誤合在金縢之篇而已。又案尚書大傳說：「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卽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見後漢書張興傳注引尚書大傳。）書序云：「周公薨，成王葬於畢，作毫姑。」正指這事，今古學者，都以「天乃雨反風」是在周公死後。則秋大熟未穫以下的文，其爲毫姑篇逸文無疑云。孫氏考證之學如此！乃以二十餘年研究的結果，著成尚書古今文注疏三十九卷。又著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孔子集語十七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集六卷等。其學得嚴可均（鐵橋）而流傳。可均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纂輯。以上是乾隆嘉慶期學者的大略，據江藩漢學師承記，除上述以外，還有褚寅亮，王蘭泉，洪亮吉，汪元亮，陳厚耀，程晉芳，賈田祖，李惇，江德量，顧九苞，劉台拱，鐘襄，徐復，汪光曦，李鐘泗，凌廷堪等。至於朱子學派，和陽明學派的人物，像孫奇逢，湯斌，李中孚，陸隴其一流。在經學上，沒有甚麼可特記的點，今從省略。要之所謂乾嘉之學，不是有明瞭的時代，劃然分明。不過就這兩年代間的學者，述其大體的傾向而已。在這時代，像江永，惠周惕一流，以宋學的本色，而治漢學的，還有多少人。但大體都傾心於漢學，尤其熱心於後漢。而研究馬融，鄭玄，許慎，賈逵，服虔，下至王肅，虞翻等的學問。其學問是古文之學。其中規模

較大的學者，研究天文曆數，以至地理歷史，名物制度，藉此以探察三代的文化。那較小的學者，就專心於特定的小學，和諸經的訓詁。就中種類，不限於經書。有涉於古書，而研究其聲音訓詁的，這是博言學者的一流。又有專研究漢易的，有研究三禮的，有研究尚書的，有研究天文或地理的。至研究經書底全體的還很多。可是這時代的學者，治尚書的，專於尚書，治毛詩的，專於毛詩，確能徹底地研究。至於書底大義如何，微言如何，詩和書底關係，及和其他經底關係如何，人文上的價值如何，對於這樣，敢爲這種高等批評的，可謂絕無僅有了。要之清朝的學問很謹嚴，不過只是小學訓詁的學，把經書視爲神聖，對於漢儒，也太過重視。當然是由宋儒大膽批評的反動，其弊不免怯懦。他們對於僞古文尚書，已經判斷牠是僞了。然則真古文及今文，便完全出於聖人制作，沒有一字可疑了。其他的詩禮春秋易，完全出於周公孔子遺文，也沒有一點可疑的了。所以嘉慶以後，就出了一種不肯埋頭於局部的煩瑣的研究，以思考經書全體的意義的學者。

第三節 道咸以後的經學

所謂道光咸豐（一八二一——一八六一）不過四十年而已。道光初，阮元上奏禁鴉片，其後林則徐極力主張，在廣東和英國，屢經戰鬥。一方又有回教的亂，道光末年，洪秀全倡亂於廣西。咸豐元年，

稱太平天國，席捲東南半壁，血戰有十多年。到了同治三年，才由曾國藩一班人平定。可是清朝的鼎的輕重，已經內外人問過了。乾隆嘉慶的興隆象氣，漸漸動搖而倒塌下來。再經二十餘年，至光緒二十年，清日戰爭，滿廷積弊，遂一旦盡情暴露，又經十餘載，至宣統三年，清帝退位，翌年爲中華民國元年。民國以後，把所有一切制度，多根本推翻。因此數千年傳下來的學術，都有改革，但經學尙爲古物保存的一學科云。

通志堂經解

皇清經解及其續篇

康熙初年，徐乾學把其藏於傳是樓中的宋元經解，由其弟子納蘭成德刊行，是爲有名的通志堂經解。凡一千八百九十餘卷，浩瀚的著述。自唐五經正義以後，宋元諸儒的經解，這書可算是集大成。要之是宋學者的經說，多是無根據的空論。然自顧炎武以後，至乾隆嘉慶間，有根底的漢學者的經說，紛然簇出。或刊版，或由稿底流傳。嘉慶末年，阮元總督兩廣，建學海堂，以古經課士，網羅漢學家的著作，命夏修恕等刊行，名爲皇清經解。凡七十餘家，一百八十種，一千四百卷。至道光九年工竣，清朝經學的著作，至是廣行於天下。凡被搜集於此中的經說，大抵是乾嘉學者之說，卽後漢許鄭賈馬之說。我在以上所述諸儒之說，皆在其經解中了。其後江蘇學政王先謙，又搜集阮氏經解所遺漏的，和道咸以來的諸儒經說，繼續刊行，名爲皇清經解續篇。凡二百九部，一千四百三十卷，至光緒十四年七月，工竣發行。收爲續篇的書籍，和乾嘉學者，注重文字的研究，以後漢的古文學做主。道咸以後的學者，多研究前漢的今

文學春秋則研究公羊穀梁，詩則採齊魯韓三家的遺說，書則搜索伏生歐陽夏侯的逸說。原來今文學家，關於文字的研究，即所謂小學的，不甚注重，只窺探孔子的微言大義而已。其結果成立一種以孔子爲教祖的孔子教。在古文方面，以周禮左傳爲主，所重視的是周公。在今文學方面，以公羊王制爲中心，置孔子於最高位。要之道咸以後的，確是前漢之學，雖鄭玄許慎，並不重視。

阮元在刊皇清經解之前嘉慶四年，集部下學者著經籍纂詁百六卷。所謂展一韻而衆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讀。（王引之序）「卽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序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於研究古書的訓詁，此書的確利便。阮元見日本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覺悟經文校讎的必要，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六十八卷。最後乃編刊皇清經解。畢竟阮元是乾嘉學的總決算的人。卽經書文字校勘之學，已盡於校勘記。（但還稍有錯誤處）學者已無搜集許多異本去校勘的必要。只把他所校勘的置之座上，來做參考，則經文及注疏，可以一目瞭然了。各個字的訓詁，也可毋庸涉獵數卷的注疏，只打開一部經籍纂詁，已經悉數網羅了。皇清經解也是阮元始意，想把牠來分經編纂，例如「曰若稽古」一句，搜集古今的注釋，彙列於其下，的確是大規模的類書，不過其結果，校證學之極，成爲這樣機械的東西是當然的了。趣味雖少，却還便利。總之乾嘉學者，一世辛勤，專替後人做成便利的機械。後來的人，只利用其機械，受用這等學者所得到的結果，無再

古文派與
今文派

做這等努力之必要了。

如前所述，大體乾嘉學者是古文派，道咸學者是今文派。但乾嘉時代，也有努力於今文之學的學者。如前述孔廣森著公羊通義，即其例子。然廣森想把公羊的偏僻，加以矯正，特發揮其穩妥的說而已。而錢大昕的友褚寅亮（摺升）著公羊釋例三十卷。說是三傳只有公羊是漢學。孔子作春秋，原為後王制作。凡詆毀公羊的，實違經旨云。又以何休說禮，有殷制周制之別，不肯贊同。著周禮公羊異議二卷，頗鼓吹今文學。又有洪亮吉（穉存）著公羊穀梁古義二卷，莊存與著春秋正辭十一卷，春秋舉例一卷，春秋要旨一卷，想以公羊學做哲學的研究，是宋學者一派。他信周禮，並信偽古文尚書。存與的從子莊述祖著尚書校逸，毛詩說，毛詩考證，周頌口義，五經小學述，夏小正考釋，說文古籀疏證等，還是乾嘉之學。但他的弟子劉逢祿，却是明顯地打着今文學底旗幟的。

劉逢祿（申受）著公羊何氏釋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詁箋一卷，論語述何，書卷述聞，尚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其論公羊謂：「傳春秋者雖人人殊，然公羊所傳最正。五傳至漢景帝時，與其弟子胡毋子都共垂竹帛。是時大儒董仲舒，下帷三年講貫，此學大興。然及東漢之末，鄭衆賈逵之徒，曲學阿世，煽劉歆之毒焰，鼓圖讖之妖氛，此學之命脈幾絕。幸有任城何休，學識卓絕，尋董胡之緒，補嚴顏之缺，此學復明。及晉異學爭鳴，杜預范寧，吹死灰而期復燃，漑朽壤而成樹藝……」又論左氏春秋說：「左氏春秋，

劉逢祿

乃是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一類，不是傳春秋者。故史遷所謂左氏春秋，是其舊名。名爲春秋左氏傳，乃出於劉歆所改。其他史記漢書儒林傳，所有記載左氏傳的由來，統通歸於劉歆的竄入。可是反證却很多，到底非公平之論。對於論語也多怪論。如「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一節。他以本立道生，謂是始元終麟，即是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他謂譎讀如主文譎諫的譎，二霸主都沒有優劣。春秋書晉文則踊爲之諱本惡而不表。書齊桓之篡，則從正例，而記之云：「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劉氏解釋：聖人之文，天文也！天道之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詳略，不書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待事而萬物畢具；無傳而明，不言而著。子貢言之，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謂微言，易春秋備焉！不可得聞，謂難與中人以下言的意味。

劉逢祿對於書，以爲二十九篇，是原來所有而完全的。此外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怕是出於劉歆的臆造，而不是孔壁的原目。至逸十六篇的汨作九共等，多數是出劉歆底僞造的。那末，衛賈馬、鄭諸儒都不替牠作注，無怪至於亡佚了。又堯舜典的始，所以有「日若稽古」四字的，因爲唐虞夏底三統，皆冠以這四字，以與周底三統區別。所以書序有「昔在帝堯。」所謂昔在即「日若稽古」之例。史記五帝三代本紀，雖沒有這四字，而有「帝堯者放勳」及「帝舜曰重華」字樣。畢竟這四個字，本來不是

周史的文，而是孔子所加，乃三統以前的特筆。白虎通對於「臯陶稽古」四字，已經弄不清楚。馬鄭皆誤把這四字連帶下的帝堯來讀，而解做同天考道。因此偽大禹謨，遂摹倣牠，撰爲「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於四海」的文了。其論費誓云：「孔子序書百篇，皆屬三代廢興大政，侯國之書，惟費誓、秦誓二篇而已。費誓雖在周初，但比於商誓、牧誓、周公成王之書，則小何以取而序之？此周之變在書始，記荆蠻猾夏之萌。其意義是周史伯對鄭桓公之說，姜嬴、荆平實與諸姬代興相關。平王沒有齊晉、秦楚代興，此四國卽東遷以後的四伯。楚到春秋時始大，他雖晉襄秦穆同時，而詩書所錄不足。詩頌魯僖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享國久，與周相始終，所以特序費誓，記徐夷之並興，以預卜其終爲楚滅。上繼「蔡仲之命」，蔡誅君之後，後亦亡於楚。疏通知遠之教，卽春秋託王於魯，外楚而不書葬之意也。孟子曰：詩亡而後春秋作，我欲曰書亡而後春秋作。」又論秦誓云：「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僅文侯之命、秦誓二篇。合而讀之，一爲孱弱之音，一有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春秋記「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公羊子說：「謂之秦，夷狄之也，詐戰書曰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穆公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千里襲鄭，喪師殆盡，晉襄亦因喪中用師，所以貶爲晉人，尙書何故取之乎？取其悔過意也。深美閔約，足爲教訓，將欲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至於變，詩之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於商頌。是記先世之亡國，

以爲戒書也。書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秦誓，記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爲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變極而歸於正。其致太平的正經，垂法戒於萬世一也。』古文學是注重研究文字，從一字一句中，找出牠底意味。但今文學者，是與其說是從字句，毋寧說是從書篇底體裁次序等以探牠的深遠的意味的。劉逢祿以上的方法，確是前漢諸儒，尤其是公羊三家詩的學派的方法。用這方法去研究經書，往往能發生奇拔的議論。但都是主觀的結果，實和宋儒的哲學方法，不免異曲同工。他把一切古文，都說是劉歆的偽造，到底是不通之論！後來康有爲著新學僞經考，也說古文之學，完全出於劉歆偽造，總之都是祖述劉逢祿的說罷了。

同時，莊述祖底弟子宋翔鳳（于庭）著周易考異，尙書略說，尙書譜，大學古義說，論語說義，過庭錄等，其方法，像劉逢祿。他論易的乾坤二卦云：乾六爻，是明禪讓之法，卽是述堯舜之事。初爻潛龍，「有鰥在下。」卽孟子所說：「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於野人者幾希。」卽是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之德也。「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乾初之德也。乾之九二爻，由坤之五來降，陰陽始通。堯二女「降於媯汭，」適當此爻。歷試諸艱，朝乾夕惕，便是此爻之象。九三爻，「三載詢事考言，」相當九三四爻或躍，是攝相天子之謂。攝相爲天子，是疑於君。是時帝堯尙存，正朔未改，舜還是臣。不過用人行政，俱出於舜而已。故用疑辭，而謂之「或，」必以舜

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而後能攝天子之政，亦必以堯爲天子，而後能致「或躍」之功。否則，如文王與紂之事，只有括囊而已，欲自試則懼生。至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受正改朔之辭。堯崩後，舜踐天子之位。上九爻，洪水滔天，丹朱不肖，亢龍有悔，天祿之也。上九失位，降而居於坤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三在爻位爲三公，王者之後，當天祿之終，宜退而居三公之位。此置丹朱爲二王之後之法也。堯終舜受之，舜終禹受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堯舜乎。此是衆陽之象，羣聖人相繼治而不亂，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他又說：『坤之六爻，爲發明征誅方法者，卽文王和紂之事。初六履霜，卽文王受天之命。六二置方大，卽文王先治其國（岐）之事。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是受命稱王之事。六四括囊，是姜里之事。六五黃裳元吉，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純臣之節。當時歸文王者，計有荆梁雍豫徐揚等六州。西南兩方皆服文王，故云「西南得朋」。然是時服於紂的，尙有冀兗青三州。是在東北，所以云：「東北喪朋。」陰消至於上六，坤體已盡，坤關於亥，亥爲天門，乾之維在陰凝於陽之際，陰道窮而乾元又生於子。坤初爲震，震爲龍。六爻皆說乾元的升降，故稱六龍。乾初陽，和坤的窮陰相戰，所以說「龍戰于野」。乾爲郊爲野，然郊在內而野在外。戊在乾維之內，故戊謂之郊。亥在坤維之外，故亥謂之野。先儒之說，野在戊亥之間，戊無乾氣，顯是錯誤。乾之初九是甲子，故克殷以甲子，牧野之戰，卽是龍戰於野』云。以上二卦之說，晉干寶已把文王姜里一件事來解釋。及至宋翔鳳，更加推衍，而加多

了堯舜。把乾坤分做禪讓和放伐二卦，遂成爲一新的東西。

宋氏解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據他說，大學不說性而說善，其善就是性。人受天地的性，不能不謹候天氣，審察陰陽。聖人立大明堂的禮，而布十二月的令，以示王者之所當止。故仲夏的令說：「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仲冬的令說：「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凡物到極點時必有爭，所以制明堂的禮對於二至時候，正是陰陽交爭之際，令牠必有所定。大學與明堂之道卽其一。故二至的令，就是「知止而后有定」之象。故易復卦說：「至日閉關。」復初爻通於乾元，乾元以明至善，卽繫辭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震爲龍，巽爲蛇。復初所謂龍蛇之蟄，卽是明震巽相並俱生。然必待陰陽定，而象於龍蛇之蟄。所謂「靜而后能安」是湊巧的。故定和靜，是說體象，慮是說神明。君子只要能定，便能靜，能安。故須先把心「退藏於密」以存其身，由是齋戒以神明其德。故繫辭說：「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慮是擇中庸的學問，得是得一善的效力。若果能慮，萬事萬物，都可以處置得宜。通行於天下國家，而止於至善。這就叫做知止，也叫做致知。致知是至善的極點，而至善是慎獨的根原。云他別有論語說，也是發揮公羊學的。

龍自珍

劉逢祿底弟子龔自珍（定菴）著有定菴全集十卷，他論五經大義的終始，以禮記中的禮運和祭義爲經。春秋公羊傳的據亂升平太平，爲緯。爾雅，孝經，論語，孟子，禮記，不過是周官及明堂，陰陽等類罷了。不該列之於經。誠是痛快的議論！但他又說，六經是存在於仲尼以前，這和普通的今文異趣。乃是從史學家底立場的言論。他論尙書大誓，謂伏生原本，是二十九篇。不是二十八篇，其時已經有大誓。在後得於民間的大誓，不是真大誓。又孔壁古文，也沒有大誓。伏生書中所以有大誓的，因爲伏生的尙書大傳，已有援引大誓的緣故。況且歐陽生，張生等，都引大誓來說書，據這樣，就沒有可疑的了。至於武帝末年，民間有呈獻大誓的劉向，別錄之說，又劉歆「大誓後得」之說，王充，論衡，有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而獻於朝等說，皆是古文家所杜撰的。其他有塾議，胎觀，箸議等篇，皆關於經義和史論的特別的議論，總之是離不了公羊家的。

劉逢祿的弟子魏源（默深）著詩古微書古微等書，主張今文學的詩論，齊魯韓毛的異同，取姜柄章，詩序補義之說，謂「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則止，不理會聞者之如何。就事而詠，不求其原因。若因諷上而作，但求悟上則足，不理會他人之勸懲。至於太師采詩，貢於天子，以作者之詞諭聞者之意。卽事而詠，穿鑿其原因，於是賞罰黜陟以興。史編之以備臆誦，教國子以諷某人之詩，作爲諷衆人之詩。於是成爲詠己詠人之

魏源

法。勸懲感興均興矣。今三家詩和毛詩的異義，似有不同，實在根本沒有不同的。不過三家詩特以作詩之意爲主，毛詩以采詩編詩之意爲主而已。但自然亦有例外，三家雖以作詩之意爲主，也未嘗不及於編詩奏詩，毛詩雖亦以采詩編詩做主，也未嘗不及於作詩序者，亦有或和作詩者之意，全無關係，而依據詩篇以外的事情爲論斷。而三家詩比較毛傳，多合於事實。又論夫子正樂說：「孔子有正雅頌而無刪詩之事。昔時樂以詩爲體，但詩有爲樂作不爲樂作之分。且能同一入樂，也有正歌散歌之別。古聖人因禮作樂，因樂作詩之始。想作房中之樂，則必得作房中之詩。所以關雎鵲巢等詩做成。想做幽樂，必得做農事的詩，所以幽詩幽雅幽頌做成。想做燕享祭祀的樂，必得做燕享祭祀的詩，所以有正雅和諸頌做成。三篇連奏，一詩一終，條理井然，不可場易。此外諸詩，各以類附。不特變風變雅，搜采自下，以陳於上者，和樂章迥然不同。就是二南的殷其雷，汝墳，行露，甘棠。幽風的破斧，伐柯。頌的訪落，閔予小子，小毖，敬之。凡因事寫情，不是爲樂作的，都不能謂爲樂章。至於程大昌，陳暘，焦竑之說，皆謂徒詩不能入樂。若果然，則師警習之，豈有意義耶？然則將如何用之？一用在賓祭爲宴樂，二用在矇瞍爲常樂，三用在國子爲絃歌。一論四始的義例，謂關雎鹿鳴之作，大約在殷之末世，周的盛德，當是文王和紂之時候。關雎之刺時，卽思賢妃之淑德，傷牝雞之司晨。這和莊存與，劉逢祿同一傾向。然漢儒已有模範，至魏源這樣論法，他總算是發揮齊魯韓三家的微言大義，豁除毛詩美刺正變的滯例，而把周公孔子制禮正樂的用

心揭於來世云。

他又著書古微，志在發明西漢尙書今文的微言大義，闢東漢馬鄭古文鑿空沒有師傅的。因爲清朝學者疑東晉古文的僞的人雖多，而疑馬鄭底古文的却沒有。而魏源說馬鄭底古文，不是孔安國底古文，是杜林底古文，是與東晉古文相似的僞物。他說：「後漢杜林傳，言林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此是古文本所自出。考漆書竹簡，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書，漆書於簡，其竹簡必且盈車。乃謂僅只一卷，其不可信者一。漢書杜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藝文志敍曰：孔安國悉得壁中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而東漢諸儒，亦謂佚十六篇，絕無師說。夫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之訓，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嘗別自成家。其佚書之無師說，猶可言也。東漢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漆書之本。力排今文之說，而自有其師說。則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師說，而後可以壓倒今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既不出於今文，又出自何人？豈其陰襲其膏，陽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其不可信者二。段氏玉裁甚至謂佚書增多十餘篇，孔安國皆通其說，盡得其讀。並此外壁中所出尙書，劉向別錄，桓譚新論及藝文志所謂五十八篇的，孔安國亦盡識其讀。則是安國佚書，較伏生多三十篇，不是十六！何以史遷問故，不傳一字？而衛賈馬鄭傳古文者，亦不傳一字乎？——漢書儒林

傳言「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則史遷爲安國真古文之傳皎如天日。今馬鄭堯典，微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以堯典璇璣玉衡之天文，而改爲銅儀。以微子篇之太師疵，少師彊，而誣爲箕比。以無逸篇淫亂之祖甲，誣爲賢君，列於三宗。周公攝政十年，不並居喪居東數之。以爲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南轅北轍，背理害道。豈史遷所傳安國壁中之古文，反不如馬鄭杜撰之古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擠之爲今文學，豈孔安國亦今文，非古文乎？西漢之古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與今文異。上無師傳，且皆反背師傳，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遷所載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師說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玄又不同於馬融。一稽古而馬以爲順考古道，而鄭以爲同天；一「七政」而馬以爲斗七星分，主日月五星，鄭以爲天地人四時；……其不可信者四。儒林傳述古文尙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次弟傳到桑欽而止……不知杜林所得之本，卽安國壁中之本乎？抑別自一本乎？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其師說亦不言受自何人，旣無師傳，何有家法？其不可信者五。近世治尙書者，江聲王鳴盛，多祖馬鄭，孫星衍持平於西漢今古文。而段玉裁則凡史遷本之異於馬鄭者，皆擠爲今文說。專以東漢嚮壁虛造之古文，爲真古文。且謂今文之說，皆不如

古文。而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微言大義，幾熄滅於天下云云。」以上所述，是魏源對於馬鄭所傳的古文尙書，不肯相信的理由。魏源對於尙書，有幾種工作，第一是補亡。補舜典湯誥各一篇，補泰誓三篇，武成二篇，牧誓二篇。又以逸周書的作雒度呂二篇，是周誥的逸篇。第二是正譌。以典謨的稽古，通於三統。謂放勳重華文命，是堯舜禹有天下的號，而不是名。又以毋若丹朱敖，是帝舜命禹教子的訓語，不是禹把丹朱來戒舜。高宗彤日，是爲胤嗣，不是祭禩。武逸的三宗，謂太甲，太宗，武丁，高宗，沒有淫亂的祖甲在內。微子所問，是大師疵，少師彊，不是太師箕子，少師比干。金縢鷓鴣，是陳善責難，不是疑忌，梓材是魯誥，不是康誥。所訂正的大概如此。第三是稽地，乃正地理的異同。第四是釋天，即正天文的誤。以上四種方法，是所以改造今文尙書，希冀髣髴伏生，歐陽生，孔安國等底真尙書。實際後漢儒林傳，關於馬鄭古文尙書傳來的記載，確是曖昧。有孔安國傳來的古文，也有杜林之本爲原本的。這是魏源所懷疑的一個道理。但魏源所舉出的疑點，還有問題，即如他怪杜林的古文尙書，只得一卷。但漆書不限定是竹簡的。因此那本書，也不限定是滿車了。總之，對於尙書的研究，能提出徹底的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功勞。

劉氏門下以外，研究今文的，有陳壽祺（恭甫）著尙書大傳輯校三卷，許桂林（同叔）著穀梁釋例四卷，迮鶴壽著齊詩翼氏學四卷，凌曙（曉樓）著公羊禮疏十二卷，公羊問答二卷，春秋繁露注

十七卷，柳興恩（寶叔）著穀梁大義述二十九卷，胡培翬（竹村）著儀禮正義四十卷，陳喬樞（樸園）著今文尙書經說考三十二卷，尙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一卷，三家詩遺說考五十卷，四家詩異文考五卷，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陳立（卓人）著公羊義疏七十六卷，白虎通疏證十二卷，鍾文烝（朝美）著穀梁補注二十四卷。以上皆收於皇清經解續篇。右所舉書中，分量最多的，算陳喬樞的今文尙書經說，及三家詩遺說了。他對於今文尙書和三家詩材料的蒐集，可謂竭其精神，旁搜博引，已無餘剩。他是替後人做下很大的工作，後人更應由此去比較及分析綜合地研究。柳興恩的穀梁大義述，也是一樣實際沒有甚麼大義的敘述。只是把關於穀梁的學說，彙齊羅列出來而已。只有凌曙的公羊禮疏，陳立的公羊義疏，胡氏的儀禮正義頗用力，有近於乾嘉學者的處所。其他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二十六卷，從公羊家立場，去解釋論語頗多。但比之焦循、孟子正義便顯著有遜色。此等學者的著書，只是不惜勤勞，彙集典據的出處很博，給讀者以非常便利而已。然而焦循、孟子正義當然是很博。至於遇有難解的地方，也便很忠實的羅列甲論乙駁的異說，以備讀者的自由決定。但甲乙兩說，莫衷一是時，著者對此還沒有何等的定見的，却很多。且即使出他的定見，和不出也無大差的。若在王念孫、王引之兩人，他便包括這等異說，而有更出乎其上的定見了。可是道咸學者，像這樣的很少。此種彙集家，雖然主張今文學，只是列舉古文學的矛盾，而罵倒牠的。那麼，雖說今文學的大義微言，是怎樣怎樣，不過反覆述那瑣

廖平

屑的小義粗言而已。又有不做彙集的工作，只倡大義微言，或出其獨斷的見解者亦不少。然把牠來對照於經書，總不能合。這等說，到底不能不拋棄的。還有一層，因為今文說，在經典上的材料甚少。隨便發揮其意見，都可以的。更有悍然附會到經書以外的說，因無反證，很易信口開河。所以或說孔子是革命家，或說是世界主義者的呢！那最出奇說的，莫過四川的廖平（井研）他始著今古學考，以為經學是在先秦時代，已有古學和今學兩途。一以周公做主，一以孔子做主。孔子壯年時代，是夢想周公，祖述周公的。晚年，遂自立說，欲改前王底制度，而創設一王的制度了。因此孔子壯年時的門人，便守古學，晚年的門人，便守今學。齊魯是今學，燕趙是古學的。從經書以至經說，今古兩派，劃然分明。例如在今學：禮是王制，春秋是穀梁公羊，易是子夏易傳，及施孟梁丘京，尙書是今文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是齊魯韓三家等。古學：禮取周禮，春秋取左氏，易取費氏，書取古文尙書，賈馬傳，詩取毛傳等。制度也有不同。今學說：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凡三等。古學說：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凡五等。於是今學用今學統一，古學用古學統一，所做的注釋，容易分明。這樣古今之分，在鄭玄以前，誰都守着那界綫的。在今學派中，伏生尙書，三家詩固不消說，即何休底公羊解詁，古文說一字也不用。其和周禮有相異的，就因牠把春秋改制的原故，所以不能強同於周禮，這是今學派。及至許慎說文，使用古義。把今文家說，貶牠做「博士說」，又叫做「異義」。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馬融

們所注的周禮，左傳，尚書，皆不用「博士說」的片語隻字。引用諸書，也只用古派，而不用王制了。這樣今文和古文，像陰陽水火的分別了。後來到了鄭玄，便完全把牠混合起來。及至王肅出頭，其混合更甚。例如王制的廟制，是今說，祭法的廟制，用古說。但說家語孔叢的廟制，又雜揉二書而成一說的。以上所說，頗爲明快。（以上由小島祐馬的介紹）

其後他意思一變，取消孔子壯年晚年的二說。以爲孔子底學，一切都是今學。而古學實始劉歆，說劉歆擡出周公底名，置諸孔子之上。這是古學者底策略，所以對抗孔子的。因此西漢十四博士說，是傳孔子之學的。左傳國語，也是今學，尤其左傳不止傳春秋，實是六經的總傳。這說和劉逢祿全然相反。劉氏謂東漢以後的古學，都是劉歆之說，而不是孔子底經的。廖氏對於春秋，以爲孔子無王者之位，而做王者之事，所以叫做素王。這素王的義，就是六經的根據。可是叫做素王，顯然不是真王，不得不託於空言。六經實是其空言，是假託於文王的。這文王原是孔子理想的象徵，而不是歷史上的周文王。這種微言，七十子以後，差不多無人知道了。乃想把王制及春秋，以考查歷史上實際的制度，豈非大謬？他還說，不僅春秋，即其他六經也，仍有微言，爲了表現微言，纔制定六經的。以上是「闢古」「尊經」的言論。

其後他底說凡三變。前時以周禮爲劉歆僞作，到這時又非常的表章牠。謂周禮和王制同是寫孔子理想之書，但周禮不止說中華一國之事，乃說世界全體平和的事。王制是說王伯的小一統，即王制

是國家主義，周禮是世界主義。他又把易、尚書、春秋和道德春秋，來給帝王伯的政治相配合。而以周禮和皇帝相配，王制和王伯相配。目前還是國家主義，即是伯者時代。現在的中國，即古時的鄭、英國即古時的秦，日本即古時的魯。現在的明治天皇，即春秋時的魯哀公。但世界是進化的，從現在的伯者政治，應進而爲王，更進而爲帝，爲皇，便成大同之世，即是世界大一統的理想世界呢。所以他把經學，分做兩大別，一爲王伯，即說國家主義的理想，這和小學程度相當。一爲皇帝，即說世界主義的理想，這和大學程度相當。而易、詩、書、春秋、伯，由孔門德行家的顏閔，以至道家、陰陽家，都是說皇帝的大學的標準。文學的游夏和儒墨名法，都是說王伯的小學的標準，是很有趣味的學說。

其後他底說凡四變，叫做天人之學。他以爲從前所說，不過是地球上的人學罷了。至是更進一步，而講上天之學。中庸一書，所謂至誠至聖至道至德，凡加有「至」字的，都所以顯出牠係最高，這即是天學。又有把大字來替代至字，也同此意。至於「物窮則變」，有所謂大智若愚，大孝不仁，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等，也是至高的地位。只是當時儒者，不諳天學，遂以聖人爲登峯造極了。殊不知道家有所謂天人神人化人，乃中庸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的最高境地。從前把皇帝王伯，以配易、詩、書、春秋。今把書和周禮，以配皇帝了。總之，春秋與王制，以配王伯，還是人學。對於皇帝等所立的神人，而把詩、樂來配牠，才叫做天學。老子、莊子、列子，當然是這一路學說了。不過今日還是伯者的時代，不經過萬

年，這皇帝的理想，還不能實現的。即天學的理想，也是一樣。然而更歷數萬年之後，或科學益加進步，可以不用衣服飲食，都得到長生福澤，現出這樣的理想鄉，也未可知哩。在後他還有兩度變更其學說，但不過補苴一部分而已。除今古學考以外，他還有六益館經學叢書等著作，要之不過從公羊家三科九旨等引伸，而與禮運及邵子皇極經世書相結合，撰出這理想說罷。但他縱橫驅使經書來立說，算是一位奇才。且拿中國比於古時弱小的鄭國，也算率真。其前輩湖南王闓運，也有種種著述。但到底不及廖平，廖平約在十年前，已有六十多歲，今尙生存，亦未可知。註(5)

善化皮錫瑞著經學歷史，經學通論，是由公羊家立場而論經學的。他是公羊家最後的學者。像他所作今文尙書考證三十卷，尙書大傳疏證七卷，確是不朽的名著。

那時今文學來得這麼盛，在反動方面，古文學又擡頭了。今文學雖然是前漢底學，但至現在，那遺書多是斷簡零墨。且其義也近於幼稚，是否出於周公孔子的真意，令人懷疑。於是如乾嘉學者一樣把從周秦傳來的古文文字，和制度加以研究，尤其健全的方法，成就的學者不少。例如馬瑞辰（元伯）的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一卷，胡承珙（墨莊）的毛詩後箋三十卷，陳奐（碩甫）的毛詩傳疏三十卷，皆在三家詩外，而研究毛詩的。其方法，還是篤守乾嘉學者，從注疏做工夫。又如劉文淇父子，考證左傳周易尙書的舊疏，抉摘唐五經正義的缺點，能令賈公彥孔穎達輩赧顏的。又如李貽德，輯述左傳賈服

注，揭出杜預說的根源。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六十六卷，左傳內容一覽無餘。孫詒讓著周禮正義八十六卷，以補賈公彥的不備，把乾嘉諸學者的說，盡數網羅，最後加以自己之說。凡研究周禮的，以這書爲最完全了。但此書的長處，是省去讀其他注釋的煩勞。其短處，既引清朝諸經師的優長之說，仍舊備載賈疏。檢閱頗嫌繁雜。他研究古代金石，影響到經學上頗大。其後從殷墟發見龜甲獸骨，在文學上開一新紀元。由此表記於上古的事實，在經學上有了不少的影響。至於清季偉大學者要算至光緒年間尙生存的德清俞樾（曲園）了，他始從乾嘉以來學者的規模，研究聲音文字。又取道咸學者的長處，尋求微言大義孜孜不息。所著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及其他諸經說，有益於後人者甚多。其弟子章炳麟（太炎）聰明卓越，確是中國學者當今的魁傑。今以上海做中心，信從他的學說的人很多。說他是代表中國最近的思潮，也不爲過。他是浙江餘杭人，始學於俞樾，又學於孫貽讓，又私淑於黃以周。居日本時，又和平陽宋恕交，諳悉佛典，在佛典中，好唯識相法，好荀子，及老莊韓非。他所服膺的，爲印度無着和荀卿。但不好孔子。他嘗說孔子竊老子的學說，隨後要殺老子，老子知機隱去。又謂老子覺得孔子根基淺薄，所以只把六經授他，而不授以奧妙的學說云。他對於今文家以孔子爲作者之說完全反對。他尊古文，以劉歆爲偉人而崇拜之。對於章學誠底文史通義所稱六經皆史說，大概承認。所以對於易，也以爲是蠻野時代，英雄豪傑，互相吞噬的出處進退的歷史。是由衰世戰亂的意義所撰成。若在太平時節，

就有不知所謂的了。日本伴信友等，也說這是文王篡奪陰謀的書，頗與此說相似。

章氏對於尚書，以爲是帝王的歷史。書傳和書序，自孔子以前，已經存在的。據墨子（兼愛中明鬼下）及國語（周語）已引「書曰」。雖不是書經，而是書傳及書序，是很明白的。孔子不過正其異同罷了。總之今之尚書，是殘缺之餘，加以今古文學者的混亂，殆成爲不可解。幸有「逸周書」保存，由此以知其萬一而已。對於詩如司馬遷所云，古詩有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繁重，只取三百五篇而已。章氏謂九德六詩之歌，校今時風雅頌有五倍。風雅頌已有三百篇，五倍起來，就該有一千五百篇以上了。此外還有六代的樂，九夏的舞，又當依其節奏，和其聲容，以爲歌曲的不少。由這看來，謂古詩三千餘篇，還是省略言之罷了。關雎是歌，文王和紂的事，窈窕淑女，即指鬼侯的女，鬼侯有女很好，獻於紂，紂以這女不喜淫，乃醢鬼侯，脯鄂侯，拘西伯。詩中所謂君子，即是指紂。不喜淫，正傳所謂不淫其色啊。他對於春秋，以爲是歷史。莊子說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志即古文識字，即說春秋是先王的舊記。所謂經世，實即世紀編年的意味。那裏有所謂建一王的法，和立素王的制底意思呢？孔子的春秋，和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沒有何等的優劣。並不如公羊家何休所說一樣。以爲孔子特定凡例，去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實則這是天下人共喻的凡例，不是孔子想出來，又不是周公所制定。在古代各侯國都有史官，都能明白那君臣上下的名分。如董狐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光」，皆能秉筆直

書。大約春秋始作，在宣王時候。墨子引諸國春秋，亦上至宣王而止，是始作春秋凡例的，必在宣王時候的史官了。周時史官，始於尹佚，在後世代居這官，故春秋獨書尹氏，不敢舉其字。至孔子時，尙存其跡。魯惠公時，桓王使史角，出使於魯，惠公留他。其後裔在魯，（呂氏當染篇）墨子從而受學。史角大概是尹佚後人，故爲墨家的先師。（藝文志尹佚二篇在墨家）而春秋起於隱公，其法度也是由史角所傳授。是孔子的先師，和墨子的先師，也是同一淵源云。此說未免牽強罷。章炳麟又說：拿事實來說經的，就是孔子。且經和傳，像提綱和委曲細書一樣。韓非內儲上下，皆自爲經，又自爲說，以敍其意旨，這和近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又先作目錄，包舉大旨一樣，并不希奇。實際君子曰的語，孔子以前的春秋，已經存在了。晉世家傳稱：『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玉，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是春秋原書，已是這樣。而傳文以爲新出聖意，豈不是攘古良史的善名麼？此外「何以書，某某也。」畢竟是言語自解的說話。實際這仲尼邱明合作的春秋，後世謬以經是仲尼所作，傳是邱明所作而已。且孔子作春秋，其實以道齊桓晉文五伯之事爲主。左傳最爲正確，固爲史亡則國性滅，人無宗主，淪爲裔夷，仲尼所以作春秋，爲其足以留遠而已。那價值不過如此。畢竟世人喚牠做經書，不過尊重牠罷了。實則經卽系，其字是縛竹策而成書之意。恰像佛典所謂修多羅，修多羅是縛貝多羅葉的意味，那字義沒有甚麼尊嚴的意思的。後世妄加推崇，變做書中記述，含有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意思而已。若爲統一民族起見，歷史確居於重要

的地位。所以六經皆有古代史的價值，春秋當然是其中之一。以上是章氏對於春秋的大略。又章氏思想，以爲想推究古代的生活狀態，就必要研究小學。因此他有文始及今方言的著述。這種學問，雖然費力，但想追憶過去優秀民族（漢族）而保存其光榮，對於此學，實有必要。至其研究方法，和王念孫、段玉裁，也有不同。往往從參考比較言語學去研究，這種新方法，很足以供吾人底參考。

要之，據章炳麟底思想，以爲經學也是歷史，不該牽強附會，以媚時君的。若像漢儒的引伸讖緯，以曲解經義，媚時毒世，在名法諸家以上。董仲舒一流，以公羊斷獄，把毫無證據的事情，構成罪惡，實開慘酷的惡例。及至清朝揭發實事求是，注重考據。又不是媚時君以邀利祿，是其所長。可惜過於瑣碎，不通大體，在國家的治亂興亡上，沒有甚麼關係，不過識小的賤儒而已。所以他對於乾嘉道的鉅儒，也沒有非常的佩服的。

然則儒家以爲唯一經典的六經，他却沒有重視。他所稱作經典，可以做模範的，只有荀子、老莊、韓非，及佛敎中的一部分。

對於性的問題，孟子以爲善，荀子以爲惡。若據章炳麟的思想，這宇宙萬有，沒有一些是實體。自天地山川，草木禽獸，以至人類，考其實在，原是「依他起性」的錯誤，自由地結合了原因結果，遂像儼然的實體而已。所謂國家及國體，也不過是名目，除山河國土，和人羣之外，一個國家實是無一實體，要之

只是個物，不是總體的概念。可是彌綸宇宙的植物體，都是憑人類思想才有，假如沒有思想，這空界實無一物的。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故我們人類的性，實沒有甚麼的實體實性。不過只憑顛倒的妄見，以爲我的自身，就是一個實體而已。笛卡兒道：「我思故我在。」那末，我若不思，如在熟睡之時，可以說「我不思故我不在」了。所以畢竟無自性。由此看來，西洋派的唯心論，固不能成立，唯物派也沒有甚麼根據。若唯理論，不過是幽靈論而已。如康德的十二範疇，屬於一個無表色，也是無自性。如此，若把自我分析起來，實不是一個固定的實體。然則何以有自我呢？這是由真如所生的無明而起的。又卽阿賴那（藏）識。公都子所謂性無善無不善，及揚雄之所謂性，是指由阿賴那識的末那（執持）識所薰陶的種子而成的。這末那識，是爲我愛我慢的根元，開展出來。然則爲善和惡，由此分做我愛和愛他，苟子是指我愛一部分說，孟子是指愛他一部分說。所以人類的性質，就有善惡兩面的抽象了。至於戰勝自己的弱點，而轉爲善良，是所謂克己忍耐，非高人逸士，不能辦到。而我愛我慢的，二大原動力，作成世界，造出人生，遂不能歸到不生不滅的如來藏的安宅。然叫做善，叫做惡，叫做賢，叫做愚，要不過從無明而起的幻影。所謂個我，乃沒有實體而是假有的。然則這實體的實有，是怎麼呢？不外脫去這個我，而歸着於如來藏（真如）而已。他作五無論說：先要無各國的國家，次無聚落，無人類，無動植物，最後便無世界。世界原來由一念的無明而起！若能覺衆生的迷夢，開菩薩的悟境，自然入於無餘的涅槃，而歸

到空間無一物的本來，沒有戰爭和痛苦了。把這和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說相比較，確有趣味。

如右之說，章炳麟全然由佛教所構成。而對於中國的文化，也有自覺的議論。他所著章氏叢書，內有國故論衡，論衡，文始，文錄等，不蹈襲向來的歷史學家的言論，確能獨開生面的。道咸以後，以經學家而治佛學，不始於章炳麟，俞樾已校定金剛經，而作注了。公羊家研究佛教的更多，如魏源，龔定菴，也是熱心信佛者。這是對於西洋學問的反動，把中國原有的漢譯，造成一種精神文化，實由於自覺自矜的心理造成。這和宋儒陰取老佛，陽爲排斥的迥異。至今日研究佛教的，更成爲普遍的現象了。

總之，清初學者，是懲於南明空疏不學的毛病，由是鼓吹實事求是的校證學。其第一是從聲音文字的研究，及其結果，不僅對於經書，由史類至於諸子，都有研究。由是以及於佛教之書，在不知不覺間，至壓倒經學呀。就中廖平的天學，章炳麟的五無論，是充類至善之盡的。其他像汪中，孫詒讓，梁啟超，吳虞一流，皆表章墨子，也是清朝學者的特點。然則經學，完全息滅麼？這又不然。在民國的今日，雖然很重於科學。然各學校，還以經學爲第一的學科，雖然只及於那一部分，而沒有涉及於其全體，這是時勢當然的。我至是有一遐想，埃及和迦勒底的學問，在其本國已亡掉了，希臘的學問，在他的本國已亡，而在他國却完全保存着呢。佛教也是這樣。迴想我以前，在南華某人家，曾見左宗棠墨跡一聯云「異國古

書留日本。」像經學這一學科，將或失於中國，而被存於日本，也未可知，我於此有無限的感慨了。

註(1) 孟喜卦氣之說，見前第二章第四節。

註(2) 京房言易，以八卦分爲八宮，每宮一純卦而統七變卦，又有所謂飛伏，世應，游魂，歸魂，諸說。

註(3) 荀爽字慈明，東漢潁川人，所謂升降，謂易以陽在二者當上升，坤五爲君，陰在五者當降，居乾二爲臣，蓋乾升坤爲坎，坤降乾爲離，成既濟定，則六爻得位也。

註(4) 所謂爻辰，簡言之，卽以卦之陰陽六爻與十二辰相配合也。如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社元吉。」鄭注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口。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以泰卦六五之爻與十二辰之卯相配合卽其一例。

註(5) 所謂納甲，簡言之，卽以八卦與天干五行，方位相配合也。如云：甲乾乙坤，相得合木，故甲乙在東，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故丙丁在南，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故戊己居中，庚震辛巽，相得合金，故庚辛在西，壬地癸，相得合水，故壬癸在北。

註(6) 按廖平已於民國廿一年五月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中國經學年表

黃帝元年（甲子）黃帝制六相史官制六書

帝堯元年（甲辰）置歷閏法

夏禹元年（丙子）始定貢法車制設學校

夏芒十五年（辛丑）尙書中最古的一部分約產於此時

周武王十三年（己卯）詩經中最古的一部分約產於此時

周懿王元年（丁亥）遷都於陝西底槐里

王室衰微詩人刺之

周平王元年（辛未）王避犬戎之難遷都洛陽始號東周

周平王四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編年自此始

周莊王十二年（丙申）齊桓公立管仲相之

周襄王七年（丙子）齊管仲卒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於魯

紀前

二六九七

二三五七

二二〇五

二〇〇七

一一二二

九三四

七七〇

七二二

六八五

六四五

五五一

周景王元年（丁巳）吳季札聘各國

三年（己未）仲由生

十三年（己巳）孔子為魯委吏

孔鯉生

二二年（戊寅）老子約此時頃在世

二三年（己未）十二月孔子問禮於老子

仲弓有子生

二四年（庚辰）王鑄鐘名為無射

周悼王元年（辛巳）子貢生

周敬王三年（甲申）孔子去魯夏適齊

六年（丁亥）顏回生（一作景王二四年生）

十年（辛卯）孔子歸魯

十三年（甲午）子夏生

十四年（乙未）孔子修詩書禮樂

五四四

五四二

五三二

五三三

五二二

五二一

五二〇

五一七

五一四

五一〇

五〇七

五〇六

子游生

十五年（丙申）曾參生

五〇五

十九年（庚子）孔子爲魯中都宰

五〇一

閔子騫生

二十年（辛丑）孔子爲魯司寇

五〇〇

二三年（甲辰）孔子攝魯相

四九七

齊人送女樂於魯孔子去魯適衛

二五年（丙午）孔子去衛經宋鄭至陳

四九五

二八年（己酉）孔伋生

四九二

二九年（庚戌）孔子適蔡

四九一

三十年（辛亥）墨子約生於此時

四九〇

三一年（壬子）孔子往葉楚往衛

四八九

三六年（丁巳）孔子歸魯叙書記禮刪詩正樂

四八四

三七年（戊午）孔鯉及顏回卒（顏回一作敬王三十年卒）

四八三

三九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四十年（辛酉）仲由卒

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於魯

周考王十年（庚戌）孔伋卒

威烈王十年（乙丑）墨子卒

烈王四年（己酉）孟子生

顯王八年（庚申）衛鞅入秦

二六年（戊寅）屈原生

三三年（乙酉）孟軻至魏

三七年（己丑）宋玉生

慎靚王二年（壬寅）孟子去魏適齊

六年（丙午）荀子生

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作孟子七篇

八年（甲寅）趙武靈王變胡服以伐胡

四八一

四八〇

四七九

四三一

四一六

三七二

三六一

三四三

三三六

三三二

三一九

三一五

三一四

三〇七

二十年（丙寅）屈原卒（一說赧王十年又一說三十八年卒）

二九五

二六年（壬申）孟子卒

二八九

韓非生

三一年（丁丑）宋玉卒

二八四

李斯生？

四十年（丙戌）莊子約此時在世

二七五

列子約此時在世

秦始皇十一年（乙丑）荀子卒

二三六

十四年（戊辰）韓非子成

二三三

二八年（壬午）東巡主鄒嶧山立碑使徐福入海求仙

二一九

三四年（戊子）燒詩書百家語設挾書律

二一三

三五年（己丑）作阿房宮

二一一

坑儒生四百六十人於咸陽

二世皇帝二年（癸巳）李斯卒

二〇八

漢高祖六年（庚子）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二〇一

七年（辛丑）賈誼生（一說六年生）

二〇〇

公孫弘生

十二年（丙午）高祖過魯申公（魯詩）從其師浮丘伯謁見高祖

一九五

惠帝四年（庚戌）罷挾書律

一九一

文帝元年（壬戌）司馬相如生？

一七九

賈誼爲博士

二年（癸亥）劉安生？

一七八

十二年（癸酉）賈誼卒

一六八

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伏生處受尙書（約在此時頃）

易田何（淄川）詩申培（魯）轅固（齊）韓嬰（燕）禮高堂生（魯）春秋胡毋生

（齊）董仲舒（趙）各家約在此時頃

景帝三年（丁亥）鼂錯卒

一五四

傳田何之易的丁寬爲梁孝王庶將軍以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約在此時）

中元五年（丙申）司馬遷生

一四五

申公弟子蘭陵王臧以魯詩為太子少傅傳齊詩的齊轅固生為博士

傳公羊的董仲舒為博士

胡毋生為博士

韓嬰為常山太傅作韓詩內外傳數萬言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董仲舒上賢良對策欲起大學養人才以儒術來統一思想

一四〇

五年（乙巳）始置五經博士立十四博士

一三六

六年（丙午）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招致文學儒者數百人置博士官弟子五十人

一三五

元光五年（辛亥）以公孫弘為博士

一三〇

元狩二年（庚申）公孫弘卒

一二一

太初元年（丁丑）司馬遷執筆為史記

一〇四

四年（甲申）司馬遷底史記終於是年

九七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司馬遷卒

八六

元鳳元年（辛丑）劉向生（一說四年生）

八〇

四年（甲辰）京房生

七七

宣帝地節二年（癸丑）龔勝生

六八

元康元年（丙辰）孔光生

六五

甘露元年（戊辰）劉歆生

五三

揚雄生

三年（庚午）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施讎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

五一

彭祖穀梁則尹更始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

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元帝永光二年（己卯）匡衡爲光祿大夫

四二

建昭二年（甲申）京房卒

三七

嚴光生

元延四年（壬子）劉向卒（一說建平元年卒）

九

平帝元始三年（癸亥）班彪生

紀後三

五年（乙丑）孔光卒

五

毛詩立博士

古文尙書立博士

新王莽治建國元年

王充生？

周禮立博士

三年（辛未）龔勝卒

天鳳五年（戊寅）楊雄卒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癸未）劉歆卒

後漢光武建武元年（乙酉）桓譚卒

五年（己丑）起大學備禮器

八年（壬辰）班固生

十七年（辛丑）班昭生

十九年（癸卯）嚴光卒

三〇年（甲寅）班彪卒

三一年（乙卯）楊震生

鄭氏刊

中元元年（丙辰）倭國遣使來

起明堂靈臺辟雍

五六

宣布圖讖於天下

明帝永平八年（乙丑）遣郎中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於印度求佛教包咸卒

六五

十年（丁卯）蔡愔等得佛典並伴迦葉摩騰竺法蘭等歸國

六七

十一年（戊辰）天竺沙門來始建佛寺

六八

十八年（乙亥）黃憲生

七五

章帝建初四年（乙卯）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七九

詔高才生使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馬融生

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王充卒

九〇

四年（壬辰）班固卒

九二

崔駰卒

十二年（庚子）許慎生

一〇〇

十三年（辛丑）賈逵卒

安帝元初二年（乙卯）班昭卒

延光三年（甲子）楊震自殺

順帝永建二年（丁卯）鄭玄生

三年（戊辰）郭泰生

陽嘉二年（癸酉）蔡邕生

桓帝建和二年（戊子）安息底僧安世高至洛陽翻譯佛經

延熹七年（甲辰）虜翻生

九年（丙午）馬融卒

靈帝建寧二年（己酉）郭泰卒

熹平四年（乙卯）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學

命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卽熹平石經

光和四年（丁卯）諸葛亮生

獻帝初平三年（壬申）蔡邕卒

一〇一

一一五

一二四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三三

一四八

一六四

一六六

一六八

一七五

一八一

一九二

興平二年(乙亥)王肅生

一九五

建安五年(庚辰)鄭玄卒

二〇〇

六年(辛巳)韋曜生

二〇一

十年(乙酉)山濤生

二〇五

十五年(庚寅)阮籍生

二一〇

二十年(乙未)皇甫謐生

二一五

二二年(丁酉)傅玄生

二一七

蜀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蜀昭烈帝劉備即帝位改元章武

二二一

孫權稱吳王

二年(壬寅)吳孫權改元黃武

二二二

杜預生

四年(丙午)王弼生

二二六

後主建興七年(己酉)吳黃龍

二二九

十一年(癸丑)虜翻卒

二三三

陳壽生

十二年（甲寅）蜀諸葛亮卒於軍

十五年（丁巳）魏景初

延熙元年（戊午）吳赤烏

三年（庚申）魏正始

八年（乙丑）葛洪約此時在世

十二年（己巳）王弼卒

魏嘉平

十四年（辛未）吳太元

十七年（甲戌）魏正元

十九年（丙子）王肅卒

炎興元年（癸未）鍾會伐蜀蜀帝出降

晉武帝泰始五年（己丑）吳建衡

八年（壬辰）吳鳳凰

248
246
24

一三四

一三七

一三八

一四〇

一四五

一四九

一五一

一五四

一五六

一六三

一六九

一七二

咸寧元 年(乙未)吳天冊

二七五

二 年(丙申)郭璞生

二七六

三 年(丁酉)吳天紀

二七七

四 年(戊戌)傅玄卒

二七八

五 年(己亥)發掘汲冢書

二七九

太康三 年(壬寅)皇甫謐卒

二八二

四 年(癸卯)山濤卒

二八三

五 年(甲辰)杜預卒

二八四

七 年(丙午)月氏之僧竺法護來中國譯述法華經二百餘部

二八六

十 年(己酉)荀勗卒

二八九

惠帝元康七年(丁巳)陳壽卒

二九七

永康元 年(庚申)束皙卒

三〇〇

永興元 年(甲子)習鑿齒約此時在世

三〇四

光 照元 年(丙寅)干寶約此時在世

三〇六

元 帝 口 年

梅賾上僞古文尙書

明 帝 大 寧 二 年 (甲 申) 郭 璞 卒

三二四

成 帝 咸 康 三 年 (丁 酉) 立 太 學

三三七

五 年 (己 亥) 范 寧 生

三三九

康 帝 建 元 二 年 (甲 辰) 徐 邈 生

三四四

哀 帝 興 寧 三 年 (乙 丑) 陶 潛 生

三六五

簡 文 帝 咸 安 二 年 (壬 申) 裴 松 之 生

三七二

孝 武 帝 寧 康 元 年 (癸 酉) 高 句 麗 朝 於 秦

三七三

佛 法 始 由 中 國 入 三 韓

太 元 十 年 (乙 酉) 雷 次 宗 生

三八五

安 帝 隆 安 元 年 (丁 酉) 徐 邈 卒

三九七

二 年 (戊 戌) 范 曄 生

三九八

五 年 (辛 丑) 范 寧 卒

四〇一

元 興 二 年 (癸 卯) 劉 義 慶 生

四〇三

義熙元年（乙巳）後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四〇五

宋少帝景平元年（癸亥）十一月魏立天師道場（道教漸盛）

四二三

文帝元嘉十五年（戊寅）立儒學館於北郊以雷次宗爲給事中

四三八

十七年（庚辰）北魏太平眞君從此時起分爲南北朝

四四〇

十九年（壬午）正月魏主在道壇受符籙

四四二

二十一年（甲申）劉義慶卒

四四四

二十二年（乙酉）范曄卒

四四五

二十三年（丙戌）魏誅沙門毀佛寺

四四六

二十五年（戊子）雷次宗卒

四四八

二十八年（辛卯）裴松之卒

四五二

二十九年（壬辰）北魏興安

四五二

魏復建佛圖

明帝泰始三年（丁未）北魏皇興

四六七

魏鑄大佛

齊高帝建元四年（壬戌）立國子學

四八二

武帝永明三年（乙丑）詔在王儉宅開學士館以四部書充之為四庫全書之祖

四八五

六年（戊辰）皇侃生

四八八

明帝延武三年（丙子）孔子禮生

四九六

高湛生（北魏太和二十年）

東昏侯永元二年（庚辰）沈重生

五〇〇

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八月定雅樂

五〇二

四年（乙酉）詔立國子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五〇五

八年（己丑）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

五〇九

十七年（戊戌）北魏神龜

五一八

魏補三字石經

魏求佛書於西域

晉通三年（壬寅）天竺僧達摩入中土

五二二

大通元年（丁未）帝捨身同泰寺

五二七

中大通二年（庚戌）達摩入寂

三年（辛亥）顏之推生

十一年（乙丑）皇侃卒

中大同元年（丙寅）三月帝講佛書

陳文帝天嘉六年（癸未）北齊天統

宣帝太建元年（己丑）楊廣生

六年（甲午）五月周廢佛道兩教毀淫祠

十年（戊戌）房元齡生

十二年（庚子）魏徵生（後周大象二年）

十三年（辛丑）顧野王卒

顏師古生

後主至德元年（癸卯）王通生

沈重卒

陸德明開始寫經典釋文

五三〇

五三一

五四五

五四六

五六五

五六九

五七四

五七八

五八〇

五八一

五八三

二年（甲辰）杜如晦生

五八四

隋文帝開皇三年（癸卯）

十一年（辛亥）顏之推卒

五九一

二十年（庚申）十二月禁毀損佛像

六〇〇

煬帝大業三年（丁卯）玄奘生

六〇七

恭帝義寧元年（丁丑）王通卒（一說戊寅年卒）

六一七

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置弘文館

六二六

太宗貞觀二年（戊子）顏師古註漢書

六二八

僧玄奘入印度求佛典（或作三年八月）

三年（己丑）編梁書陳書及北齊書

六二九

八年（甲午）阿羅本傳景教（基督教之一派）于唐

六三四

十四年（庚子）使孔穎達等著五經疏

六四〇

十九年（乙巳）顏師古卒

六四五

正月玄奘從印度歸著大唐西域記

二一年(丁未)李延壽撰南北史

六四七

二二年(戊申)孔穎達卒

六四八

房元齡卒

高宗永徽四年(癸丑)頒行五經正義

六五三

龍朔元年(辛酉)劉知幾生

六六一

三年(癸亥)玄奘卒

六六三

儀鳳元年(丙子)後漢書底注成

六七六

中宗嗣聖元年(甲申)武后光宅

六八四

景龍二年(戊申)顏真卿生

七〇八

四月置修文館學士

玄宗開元九年(辛酉)劉知幾卒

七二一

天寶十四年(乙未)安祿山之亂起李白避于廬山

七五五

代宗大歷三年(戊申)韓愈生

七六八

八年(癸丑)柳宗元生

七七三

憲宗元和十四年（己亥）韓愈上論佛骨表反對宮中迎佛骨貶潮州刺史

文宗太和七年（癸丑）停止進士考試詩賦

八年（甲寅）考試進士再恢復詩賦

開成二年（丁巳）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武宗會昌五年（乙丑）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後唐莊宗長興三年（壬辰）始刻九經印板是爲板刻印刷之始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戊戌）禁造佛寺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癸丑）九經版成

世宗顯德四年（丁巳）設賢良經學等科

宗太祖乾德五年（丁卯）舊五代史成

開寶元年（戊辰）覆試舉貢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立崇文院

八年（癸未）使修太平御覽

樂史底太平寰宇記約成於此時

八一九

八三二

八三四

八三七

八四五

九三二

九三八

九五三

九五七

九六七

九六八

九七八

九八三

雍熙元年（甲申）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九八四

求遺書

端拱二年（己丑）范仲淹生

九八九

淳化二年（辛卯）趙普卒

九九一

三年（壬辰）孫復生

九九二

四年（癸巳）胡瑗生

九九三

五年（甲午）石延年生

九九四

至道三年（丁酉）孫沔生

九九七

眞宗咸平元年（戊戌）宋祁生

九九八

曾公亮生

二年（己亥）詔孫奭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九九九

以孟子加入於經共稱十三經約在此時頃

四年（辛丑）頒九經於州縣學校

一〇〇一

五年（壬寅）刊行三國志

一〇〇二

景德二年(乙巳)石介生

一〇〇五

三年(丙午)文彥博生

一〇〇六

祖無擇生

四年(丁未)歐陽修生

一〇〇七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罷制舉諸科

一〇〇九

李觀生

四年(辛亥)邵雍生

一〇一一

天禧元年(丁巳)周敦頤生

一〇一七

二年(戊午)司馬光生(一說三年生)

一〇一八

呂公著生

三年(己未)八月會道教及佛徒一萬三千餘於天安殿

一〇一九

曾鞏生

四年(庚申)張載生

一〇二〇

五年(辛酉)王安石生

一〇二一

仁宗明道元年(壬申)程明道生

一〇三二

二年(癸酉)程伊川生

一〇三三

慶曆元年(辛巳)石延年卒

一〇四一

二年(壬午)王安石成進士

一〇四二

五年(乙酉)石介卒

一〇四五

嘉祐二年(丁酉)孫復卒

一〇五七

四年(己亥)胡瑗卒

一〇五九

李觀卒

五年(庚子)七月新唐書成

一〇六〇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九月開經筵

一〇六四

會鞏校讎南齊書約在此時頃

神宗熙寧四年(辛亥)更定科舉法以經義取士

一〇七一

五年(壬子)歐陽修卒

一〇七二

六年(癸丑)周敦頤卒(一說九年卒)

一〇七三

七年(甲寅)胡安國生

十年(丁巳)邵雍張載卒

元豐六年(癸亥)曾鞏卒

七年(甲子)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八年(乙丑)程明道卒

祖無擇卒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司馬光卒

王安石卒

四年(己巳)以經義詩賦取士

紹聖元年(甲戌)重修神宗實錄

二年(乙亥)置律學博士

徽宗大觀元年(丁亥)程伊川卒

宣和元年(己亥)金嬰女真文字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壬子)陸九齡生

一〇七五

一〇七七

一〇八三

一〇八四

一〇八五

一〇八六

一〇八九

一〇九四

一〇九五

一一〇七

一一一九

一一三二

三年（癸丑）張栻生

一一三三

五年（乙卯）楊龜山卒

一一三五

楊時卒

孫逢吉生

七年（丁巳）樓大防生

一一三七

呂祖謙生

八年（戊午）胡安國卒

一一三八

九年（己未）陸象山生

一一三九

十三年（癸亥）大學建石經

一一四三

十九年（己巳）葉適生

一一四九

二十九年（己卯）趙秉文生

一一五九

孝宗乾道八年（壬辰）陸象山成進士

一一七二

淳熙二年（乙未）陸象山朱子等會於信州鵝湖寺

一一七五

四年（丁酉）真德秀生

一一七七

五年（戊戌）魏了翁生

七年（庚子）陸九齡卒

張栻卒

八年（辛丑）呂祖謙卒

九年（壬寅）趙伯驥卒

十年（癸卯）陳賈請禁道學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元好問生

三年（壬子）陸象山卒

度宗咸淳七年（辛未）虞集生（一說八年生）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郝經卒

衛王祥興二年（己卯）陸秀夫卒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許衡卒

十九年（壬午）文天祥卒

二十四年（丁亥）胡三省卒

一一七八

一一八〇

一一八一

一一八二

一一八三

一一九〇

一一九二

一二七一

一二七五

一二七九

一二八一

一二八二

一二八七

二五年(戊子)毀宋之故宮爲佛寺

一二八八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謝翱卒

一二九五

二年(丙申)王應麟卒

一二九六

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宋濂生

一三一〇

劉基生(一說四年生)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姚燧卒(一說延祐元年卒)

一三一二

延祐五年(戊午)勅寫金字佛經

一三一八

程鉅夫卒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劉崧生

一三二一

三年(癸亥)勅寫金字藏經

一三二三

順帝至元元年(乙亥)廢科舉

一三三五

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命宋濂王禕等編修元史詔郡縣立學校

一三六九

八年(乙卯)劉基卒

一三七五

十四年(辛酉)宋濂卒(一說九年卒)

一三八一

十五年（壬戌）復科舉

一三八二

十七年（甲子）頒行科舉條式

一三八四

惠帝建文元年（己卯）修太祖實錄

一三九九

四年（壬午）方孝孺卒

一四〇四

成祖永樂十二年（甲午）命胡廣楊榮等修五經四書大全頒行天下

一四一四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建弘文閣

一四二五

宣宗宣德三年（戊申）陳獻章生

一四二八

英宗正統十一年（丙寅）陳憲章約此時在世

一四四六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羅欽順生

一四六五

二年（丙戌）湛若水生

一四六六

八年（壬辰）王守仁生

一四七二

十九年（癸卯）王艮生

一四八三

二十年（甲辰）胡居仁卒

一四八四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楊慎生

一四八八

十三年（庚申）陳獻章卒

一五〇〇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唐順之生（一說二年生）

一五〇六

十一年（丙子）楊繼盛生

一五一六

十二年（丁丑）徐愛卒

一五一七

世宗嘉靖四年（乙酉）張居正生

一五二五

七年（戊子）王守仁卒

一五二八

九年（庚寅）改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一五三〇

十五年（丙申）禁中毀佛殿

一五三六

十九年（庚子）王艮卒

一五四〇

穆宗隆慶五年（辛未）歸有光卒

一五七一

六年（壬申）張居正上帝鑑圖說

一五七二

神宗萬曆四年（丙子）重修大明會典

一五七六

十三年（乙酉）張居正卒

一五八五

黃尊素生

二二年（甲午）詔修國史

一五九四

二九年（辛丑）茅坤卒

一六〇一

三九年（辛亥）冒辟疆生

一六一一

四十年（壬子）顧憲成卒

一六一二

四一年（癸丑）顧炎武生

一六一三

四四年（丙辰）黃宗炎生

一六一六

四六年（戊午）王夫之生（一說四七年）

一六一八

侯方域生

熹宗天啓四年（甲子）顧祖禹生

一六二四

五年（乙丑）毀天下之書院

一六二五

景教流行（是年發掘景教流行碑）

六年（丙寅）黃尊素卒

一六二六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黃宗羲生

一六二八

六年（癸酉）萬斯大生

一六三三

毛際可生

胡渭生

八年（乙亥）閻若璩生（一說九年生）

一六三五

顏元生

福王弘光元年（乙酉）史可法卒

一六四五

永明王永曆十一年（丁酉）請尊孔子改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一六五七

清聖祖康熙十六年（丁巳）始設南書房

一六七七

徐乾學刊行通志堂經解

十七年（戊午）使毛奇齡等編修明史

一六七八

十八年（己未）開博學宏詞科

一六七九

二十一年（壬戌）顧炎武卒

一六八二

二十二年（癸亥）萬斯大卒

一六八三

二十五年（丙寅）廣求天下遺書

一六八六

二十九年（庚午）大清會典成

一六九〇

三一年（壬申）王夫之卒

一六九二

三六年（丁丑）惠棟生

一六九七

三八年（己卯）黃宗羲卒

一六九九

四三年（甲申）閻若璩卒

一七〇四

顏元卒

四四年（乙酉）使翰林院修外國文字

一七〇五

全祖望生

四七年（戊子）聖祖勅修佩文齋書畫譜

一七〇八

四八年（己丑）淵鑑類函成

一七〇九

四九年（庚寅）勅撰康熙字典

一七一〇

五十年（辛卯）王士禎卒

一七一一

五三年（甲午）進王鴻緒所撰的明史列傳

一七一四

胡渭卒

五五年（丙申）康熙字典成

一七一六

毛奇齡卒

六一年(壬寅)江聲生

一七二二

世宗雍正元年(癸卯)戴震生

一七二三

十三年(乙卯)段玉裁生

一七三五

高宗乾隆元年(丙辰)劉大櫛舉博學宏詞

一七三六

三年(戊午)章學誠生

一七三八

任大椿生

五年(庚申)崔述生

一七四〇

六年(辛酉)孫星衍生(一說十八年生)

一七四一

八年(癸亥)邵晉涵生

一七四三

十一年(丙寅)沈德潛爲內閣學士

一七四六

十六年(辛未)皇清職貢圖刻成

一七五一

二十年(乙亥)全祖望卒

一七五五

二十一年(丙子)黃叔琳卒

一七五六

二三年（戊寅）胡天游卒

一七五八

惠棟卒

二六年（辛巳）江藩生

一七六一

二八年（癸未）焦循生

一七六三

三一年（丙戌）顧廣圻生

一七六六

王引之生

三三年（戊子）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成

一七六八

三八年（癸巳）四庫全書開館以紀昀爲總纂官

一七七三

三九年（甲午）以四庫全書底活字板名爲英武殿聚珍板

一七七四

四〇年（乙未）凌曙生

一七七五

四一年（丙申）劉逢祿生

一七七六

四四年（己亥）汪氏列女傳刻本

一七七九

四五年（庚子）劉大槐卒

一七八〇

四七年（壬寅）四庫全書成

一七八二

五三年（戊申）朱駿聲生

一七八八

五六年（辛亥）十三經石刻於大學

一七九一

五七年（壬子）龔自珍生

一七九二

五八年（癸丑）魏源生（一說五九年生）

一七九三

五九年（甲寅）汪中卒

一七九四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續資治通鑑著者畢沅卒

一七九六

四年（己未）江聲卒

一七九九

阮元著經籍纂詁

六年（辛酉）章學誠卒

一八〇一

七年（壬戌）黃易卒

一八〇二

張惠言卒

十五年（庚午）邵懿辰生

一八一〇

陳澧生

十六年（辛未）曾國藩生

一八一一

二十年（乙亥）段玉裁卒

一八一五

二十一年（丙子）崔述卒

一八一六

二五年（庚辰）焦循卒

一八二〇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俞樾生

一八二一

九年（己丑）李慈銘生

一八二九

凌曙卒

劉逢祿卒

阮元建學海堂刊行皇清經解

十二年（壬辰）王闈運生

一八三二

譚獻生

王念孫卒

十四年（甲午）王引之卒

一八三四

十五年（乙未）顧廣圻卒

一八三五

二十年（庚子）孫星衍底平津館鑒藏書畫記出

一八四〇

二一年(辛丑)龔自珍卒

一八四二

二二年(壬寅)魏源著聖武記及海國圖志

一八四二

王先謙生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洪秀全稱太平天國天王

一八五一

穆宗同治十一年(壬申)曾國藩卒

一八七二

德宗光緒八年(壬午)陳澧卒

一八八二

十四年(戊子)王先謙刻皇清經解續編

一八八八

三二年(丙午)俞樾卒

一九〇六

三四年(戊申)孫詒讓卒

一九〇八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王闈運卒

一九一六

七年(戊午)王先謙卒

一九一八

八年(己未)劉師培卒

一九一九

二一年(壬申)廖平卒

一九三二

增補老子古義

附漢代老學者攷

▲仿宋版毛邊紙印三冊 布套一函 定價九角 ▼

老子一書，學說深奧，爲我國哲學之始。長沙楊樹達先生，撰集韓非、淮南、文子諸家之說，解釋老子，較之普通註本，以後人眼光註解者，當較正確也。增補續加漏義九十事，並附漢代老學者考一篇，尤資參證。

淮南集證

全十冊 三元六角

淮南書博大精深，網羅先秦古籍，至爲完備。譚復堂氏謂爲九流之鈐鑰，欲求百家之學者，當以此爲權輿。是書爲北平劉家立先生所纂，參集諸家校本，繁徵博引，詮釋精確，洵爲第一善本。

中華書局發行

期限卡

Date Due

首借到期
81.7.11

常識文範

國立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

79. 3. 50.000

- 線裝四十冊 本連史 十五元
- 線裝十四冊 有光紙 八元
- 特連史 賽宋紙 四元
- 特連史 十四冊 四元八角
- 瑞藻編 線裝廿四冊 五元
- 線裝六冊 五元
- 林景亮著 線裝六冊 各一角
- 陳曾則編 線裝四冊 九角
- 線裝八冊 二元
- 線裝六冊 一元四角
- 線裝六冊 一元三角
- 線裝四冊 一元
- 線裝二冊 五角
- 線裝四冊 一元
- 線裝六冊 一元四角
- 梁任公著 線裝四冊 一元四角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發行

中國經濟史

(全一册)



總發行所

各

華書局

Author 田本國成之 書碼 090.9
 Title 中國經濟史 Call No. 073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90191

Date	Borrower's Name	Date	Borrower's Name
11/2	張翠玲		
	蔡長如		
3/1	張長如		
9/14	陳金		
11/18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書碼 090.9 073 登錄號碼 090191

標商冊註



77.11.23

政治大學圖書館



A090191